西陲今略

史部地理類 總目卷七十五存目作秦邊紀略四卷不著撰人名氏入邊防之屬

國朝梁份撰 字質人

西陲今略 無卷數分五冊今合

梁質人西陲三書序 從[illegible]先生集卷二十八

秦僻居西土廣輪甲天下天下之邊鎮九而秦有其四故全秦安危天下係焉史載洪武初李文忠鄧愈諸將渡臚朐掃斡難馳崑崙之西於是立瓜沙青海七衛以為外藩寘河州都司以收朶甘烏思藏設金牌以行茶馬法守東勝牧馬察罕腦兒以控制朔漠為邊陲計何其深也及其後合中國之力西罷於哈密之廢興北不能援復河套彝人交訌關中大擾兵民失業迄無寧居固不待綏寇之嗷嘐已知國威之不振矣夫安攘之計不講於西秦則禍流於天下建瓴之勢自古為然也言邊事者代不乏人余讀南豐曾子固元豐類藁載其先諫議公致[illegible]有西陲要紀十卷行世惜其書不傳吾友梁君質人仿

亦南豐人也以文章名於時顧為人魁奇好奇計多立義聲居山寨鄉人十數寨千餘賊賊不敢犯身臨行陣自詡為知兵性又畏流俗人知乃衣短後衣策匹馬遊幾徧天下念秦為周漢唐都王者宅中必當復營豐鎬因西首秦關周覽久之三歷塞垣由西安而東北至於榆林北至於寧夏西北至於西寧河州又西北至於涼甘肅登嘉峪望合黎之山西絕嘉陵南浮漢又南至於興安東升太華三峰又東出潼關函谷以歸迴旋萬里窮西秦之疆境所至記其道里山川阨塞城堡兵衛之形番部彝族之眾法制戰守饋餉屯牧風俗之宜著西陲亥步二卷圖說四卷今略八卷傳之其人以俟來茲嘻梁君之為秦謀以及天下者可謂至矣夫據天下之首河環東北山塞西南重

險之固號稱天府而屢受不固震及疆場者何哉其患不在無險患在有險而無備也王者苟能奮揚威武則當收燉煌守河外三城復故疆土不則閉關謝西域毋疲中以事外此二者百世不易之道也若明之季既不能張撻伐之威又不能畫疆自守終受貢虛名邊備漸弛使二百年之金甌始壞於西彝之王彝終淪於西陲之寇外攘失策內乃不安故至此極也使得梁君書戰有以戰守有以守以此謀秦吾知犬戎不足以禍周匈奴不足以困漢突厥吐蕃回紇之屬不足以病唐彼西夏之微又豈能僭稱大號與宋相終始哉曾諫議之書不知於梁君之書何如也當過南豐而問之

秦邊紀略卷一 [illegible]

全秦邊衛 [illegible]

今天下可患者獨西夷也西夷之患必始西陲西陲當唐虞時禹數土所及雍州之地服在侯甸開況聲教及流沙靡不即敘未嘗如後世之遠斥堠阻甲兵以自守也秦築長城因河為塞起臨洮達九原上郡而河西乃雍州故壤夫已棄之秦之塞亦狹小矣漢武帝元狩二年始於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又置張掖燉煌二郡是為河西四郡至昭帝始元六年置金城郡是為河西五郡且開西域遠出玉門萬里外置都護唐亦因之二代幅員可謂廣矣下逮於宋舉長安故塞多棄而不能守固不逮秦無論唐漢及明興使耿炳文收河湟馮勝取甘肅而於嘉峪關畫玉斧以界華夷其燉煌無論數千里委之外藩

不知古玉門陽關者安在湟間都護長史之置然較之秦則亦過之迄於中葉失東勝而秦漢唐之沃野千餘里在河山之内所謂河套者公然為穹廬歷二百餘年矣今之疆域幸由明舊可攷而知也其地南始於階州而河州西而西寧折而北而莊浪又西而涼州甘州肅州東而靖虜寧夏極於榆林皆邊衛也其塞則或山或河或長塹其緣沿道里則六千九百里有奇其邊吏或專閫或分符或偏裨荷戈之士合五萬有奇時或更張而靡定也其人則漢人土人雜以黑番回回黃番番僧衆寡不一要皆在疆域之中其環於外者則西夷西夷所環始河湟盡寧夏蓋河州之南阻蜀山寧夏之東限河套也考西夷之雜錯西陲者部落數十種而數十年間受羈縻不敢大肆憑陵者種類區分力敵而勢均内攫相煎而謀不協無有能統屬之者是

以苟安於無事今且有如冒頓者強兵習戰東討西征擊月氏樓蘭烏孫等數十國控弦之士數十萬錯雜塞下之夷虜皆頓首稱臣望風從命嗚呼可懼也已夫遠有冒頓之禍近有門庭之寇苟任捍禦者狃於無事不免棘門灞上之不戒則西陲之憂曷有已哉

右一篇從秦邊紀略本補鈔以足其舊

西陲今略五卷門人〔…〕小山編修〔…〕鈔無題目書

撰人名卷數蓋乾隆〔…〕鈔近年在廠肆見一鈔本

題曰秦邊紀略五卷索直頗昂未果成為門人李〔…〕

客〔…〕收得與四庫存目卷數不同首葉有小注稱

江右黃君所撰既而見定州王氏刻畿輔叢書題曰秦邊

吾李培撰培即李塨剛主之弟也萬〔…〕人〔…〕何以詳

於甘肅而反略於宣蓟其非李作不問可知猶疑其書

氏後人誤以為其祖書耳此書撰人見廣陽雜記且見

引於西域水道記其題秦邊紀略以新〔…〕不可讀亟

從編修借鈔之而紀其〔…〕於卷首光緒〔…〕六

月順德李文田

後見〔…〕園〔…〕作秦邊紀略但書全秦〔…〕蘭錡與儲氏

〔illegible〕

河州

河州晉所名也、漢曰大夏、隋曰枹罕、唐曰安鄉、宋曰寧河、明因晉而名之、蓋黃河入中國、始於河州、禹之導河積石是也

衛古西羌地、漢為大夏郡、屬金城隴西二郡、晉為河州、亦曰枹罕縣、隋初為河州、尋改枹罕郡、唐為安鄉郡、又曰安昌縣、宋曰寧河州、亦曰枹罕、今州西有枹罕故城、州南六十里有寧河城、明洪武初、鄧愈收復河州、洪武五年置河州府、十二年、置河州衛、屬臨洮府、今因之　黃河發源於星宿海、遶崑崙、遠流入中國、先河州、次蘭州、又次靖虜、至寧夏、繞河套、折而東南、入榆林黃甫川、出套、經秦晉豫齊魯、淮而入于海、積石、即今積石關、在衛西一百三十里、漢宣帝置河關縣、隋置河關郡、宋積石軍駐其地、稱積石城

馬、

河州雖亦邊地、雜於西羌、然自有郡縣以來、未嘗淪於夷者何也、河州東有臨洮之府、北有蘭莊之阨、南有洮州之塞、西有西寧之環、四塞內地、獨以一隅臨邊、非如他衛孤懸斗立者比也、

衛本羌地、今之生番熟番、皆西羌種類也、臨洮府在衛東北一百九十里、莊浪衛在衛西北、由喇嘛川黃河西渡四百里、蘭州在北、由洮河黎子山一百八十里、洮州在南、由和政驛二百八十里、寧夏衛在西、由永凌寺渡黃河、經古鄯川口四百六十里、由積石黃河上渡、經巴暖三川瞿曇寺四百五十里、衛西南一隅通河曲、河曲本在黃河內、明正德間、夷人據之、以至於今、

且不特地利也、衛之兵雖少、其民甚強、其土人甚盛、其熟番皆

轄於土官、其黃衣僧皆聽命於國師、其弓矢殳矛、比屋皆有、無事則耕牧爲生、有事則相爲守助、其馬則蕃庶、羌人畜牧尤多、明制立茶馬司、於是其土地所生有麥有穈有豆、有青稞、且移粟以資湟中、然則四境之內、襟山帶河、兵食足矣、雖亦臨邊、可謂內地、宜乎不淪于夷也

衛令設副戎一、又起台堡保安堡歸德堡守備三人、或云其先世夷人居中土已久、服食男女與中國無別、且久與漢人連姻、與漢人言則操漢人音、又能通羌夷語、其實心爲漢、非羌夷所可及云、西寧莊浪者亦然、衛西番二十四族、皆轄於蘇韓哈王四土官、黃衣僧即番人而爲僧者、衣帽皆黃、衛番僧甚多、所在動以千計、寺有一國師、皆襲封、其最尊者有金印、蓋洪武間因番僧公哥監藏巴藏卜等

入貢、於是賜詔封圓智妙覺弘教大國師使其統治僧民

衛出馬特多、由土人熟番、回回生番、俱以畜牧為業、按洪武七年、立茶馬于河州、弘治間、楊一清言、唐時回紇入貢即以茶易馬、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廐之良、無害而有利者也、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非虐使于番、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且西番為中國藩籬、其人本非我之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絶之則死、故俯首服從、此制番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而私販盛行、失利已久、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番無資于我、跳梁自恣、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今茶馬互市亦同於昔、官茶易馬、每揀頭八封茶十二、易皇馬一騎、揀頭六封

茶八、易營馬一、騎、揀頭四封茶六、易驛馬一騎、六衛雖不

產稻、而麥豆雜糧、隨地皆有、屯糧多至二萬六百八十石、

可以知之矣、麥豆雜糧輦載驢馱以往西寧者、不絕于路、

衛治西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八十里、

河州在昔至今、不淪于夷、而明中葉以來、乃有竊據一隅覬覦

而動者咸脇從我屬番、殺掠我兵民焚燒我積聚要盟我城下、

往往有之何也、

武宗正德四年、火落赤據捏工川常犯河州眞相據莽剌

川亦犯河州今西夷達達嚻、住牧捏工川及南岔灘部落

三千有奇康熙十四年、圍衛城一月、康熙二十二年、又犯

衛地、

西南有二十四關、關之外有甌脫之地名河曲焉亦謂之九曲

之地世所謂小河套是也雖在河內千里間地無居人近有起台遠有保安尤遠有歸德繕堡屯兵于其中曾滄海一粟之不若宜夷之盤據滋蔓于河曲而為我河州患也

麻山關安龍關大馬家灘關小馬家灘關鵜塘關斗石關思巴思關殺馬關喬家乂關西耳關槐樹關閃羊關土門關朵只巴關牟尼關老鴉關別藏關崔家關石嘴關樊家關五台關積石關紅崖關今所謂二十四關也關皆山陰林木茂密關之東則河州內地關之西則小河套即九曲之地亦曰河曲蓋黃河曲折傍岸之總名也起台堡在衛西二百里保安堡在衛西六百七十里歸德堡在衛西一千二百里三堡皆在河曲地各堡僅一守備其兵民俱非漢人乃土人云三堡之兵分地偵探此舊例也

夫西南之間內有二十四關以為阨塞而猶有夷患者何也蓋二十四關崇山峻嶺茂木深林蹊徑狹隘有山川之險矣關東二十四族之番雜土人回回而居有民人之衆矣苟相地而置兵因形而乘陣夷固不能以飛越灼灼明矣今河州起臺之兵畫壞分守之一關之間寥寥數人為民雖强不可以勝戰地雖險不可以無兵乃經畫之疎顧至於此是猶使三尺之童當戶而捍虎狼之入也豈可得哉

二十四族熟番專事中馬每族有土官為長以統束之二十四關自麻山而西北至石嘴皆河州之兵防守自老鴉而北皆起台之兵防守

二十四關外雖千里空虛地然有起台保安歸德三堡而夷猶盤據蔓延者何耶淮南王曰非强不能服非威不能制當明初

興鄧愈招諭河州雖絶遠如朵甘思烏斯藏咸慕義來歸況疆域之中如河曲者乎夷不敢居河曲則設官置戍于三堡不過遠為偵候耳乃其衰也亦卜剌據青海而火落赤真相逐分據捏工川莽剌川騷動河州迄無寧歲何有于三堡三堡獲于瓦全幸矣責爐灰以障滔天之水當無若是之苛也

明洪武三年左副將軍鄧愈追元豫王至西黄河詔諭河州土番諸國元帥何鎖南普化兒只迭來卜納剌等皆納印請降于是河州以西朵甘思烏斯藏等部來降以指揮韋正守河州其時城邑空虛人骨山積韋正日夜撫循軍民河州遂為樂土云朵甘思烏斯藏俱詳于後

河曲之地漢時本西羌境當唐鍾存等所居明正德間夷人火落赤據捏工川真相據莽剌川其時亦卜剌已據

西寧之青海、相為犄角侵擾河湟云赤卜剌詳後四衛中、
按捏工川在衛西南八百三十里、莽剌川在衛西南九百二十里、皆河曲地也、火落赤真相等竊據既久、侵犯頻仍、陝西巡撫田樂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調兵青海、一敗之于西寧之大小康纏、再敗之于衛之肆達河口、于是部落散亡、逃于海腦之西、火落赤奔烏斯藏、真相不知所終而青海四衛間、惟卜兒孩一部落為獨盛久之使其子居河曲、今住牧河曲之速爾加黃台吉、乃卜兒孩之孫云

河曲之間如是、乃以三堡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不委而去之何也、夫楊矩棄九曲地、悔不可追、曹鳳請廣設屯田、隔羌夷之路、殖穀富邊、省轉輸之役、考之于古、棄之不可也

唐楊矩以九曲之地、盡與吐番、吐番就之以廣畜牧、侵犯

内地、距悔悝自殺　漢曹鳳曰、燒當居大小楡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海、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宜復建西海郡縣規固二楡、廣設屯田、隔塞羌夷交關之路、于是和帝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開田二十七部、夾河與建威相首尾云、

河曲不宜棄、然自明以來、不築城障列亭以守、何也、夫河曲與延綏之河套、皆在黃河內者、河曲千里間、空虛無際、不若河套三面環河也、自古無城郭、不若河套之多州縣也、山谷沮洳、不若河套之平衍也、荒蕪既久、土瘠沙深、不若河套之膏沃也、僻在一隅、不若河套之當西北衝而介于秦晉也、輕重難易、不待智者知之、河套可守、固已棄之、而何有于河曲不毛之地、雖欲

守之其誰守之、

河套在寧夏之東榆林之北、其地自秦漢以來、皆郡縣其土地肥美大宜耕種明　武宗正德間漸爲夷據、及王楨余子俊築榆林邊遂棄之于夷、詳後近疆中、

棄之不可、守之無功何也、夫長駕遠馭者視乎勢立疆守土者因乎時、因時制宜者在乎知通變、河曲未有夷患則置三堡以蔽河州也、棄之不可、爲當日言也、夷已據之、而拘牽舊制以三堡爲告朔之餼羊、是寇在門戶之內、乃守于通衢之上、雖不之棄、甚于棄焉、守之無功、爲近日言也、

衛迤西九十里爲老鴉關、又九十里爲起臺堡、又七十里爲上北莊、又九十里爲撒剌坡、坡爲三堡之關鍵、其地生番頗衆、今土官韓清見統束之、又一百三十里爲金鎖、又

九十里為邊堵、又一百一十里為保安堡、堡孤懸塞外肘腋生番、一線通道、又西四百里為歸德堡而中華地盡

然則計將安出曰、驅夷遠去、增三堡之戍、拓三堡之城善之善者也、然其勢有所不能也、撤保安之兵、退守二十四關以與起台相犄角、則河州西南、兵益多而守乃固矣、

保安堡守備一員、馬步兵一百二十八名、其地產金、福子氆氌、堡皆土人、距捏工川一百五十里、今其兵皆土民、無一漢人者、餉則衆共分之、糧即所應輸者抵之、而一守備孤處其中、若贅疣然、且近為其豪王喇夫旦所脅、常居衛不敢赴汛也、

歸德密邇西寧、割以屬之則往來應援、庶乎不阻、此皆不得已而權宜之計出焉、

歸德堡、元以為歸德州、置土番宣尉司、明成祖永樂四年、
建歸德守禦千戶所、統治屬番、中茶馬、堡五穀俱產城中、
皆土人、堡東至河州一千二百里、北至黃河八十里、又二
百八十里即西寧衛、南至四川打箭爐六百里、東北至捏
工川七百里、東南至莽剌川六百里、今堡設守備一員、所
千戶一員兵皆土人、其往來衛治、因河曲皆達爾加部落、
及生番往牧、道路中梗、久借徑於西寧、迂遠始得達云、
若夫河州內地也、據險守塞、講武務農、加惠土民、撫恤屬番馬
入于廐可也、糧賫于夷不可也、苟守斯土者加之意焉、則河州
庶其無患、而河西隴右、亦籍藩籬之固矣、

西寧衛、雍正初年、改衛為府、附西寧一縣、碾伯縣屬焉

西寧、南連河套、西接青海、北倚祁連、疆域而外、遐荒絕域、靡不可通、無梯航之勞、且海河地盡肥饒、祁連宜于畜牧、夷未有不徙家相就、樂得為鄰者、

西寧之南、二百里許、即黃河、黃河南北之隙地、亦謂之河套、與寧夏榆林之河套不同、青海即西海、在西寧之西四百里、海周千餘里、祁連山在西寧之北三百餘里、其山延長千里、跨涼甘肅之南、連西域烏斯藏諸國、西北連金山及回回諸國、西連哈烈諸國、無所不通、唐楊矩以九曲肥饒之地與土番、土番就之以廣畜牧、北魏袁翻曰、西河土地沃衍、大宜耕種、夷常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蓋其上積雪不消、其下冬煖夏涼、水草大善、故宜於畜

牧、今青海爲達賴黄台吉所住牧、濛卜川爲達爾加台吉住牧、大通河爲麥力幹黄台吉住牧、今西寧邊外、凡西域諸國駱駝馬騾往來不絶于道、西寧有總戎五營全設額兵五千、外有城守兵五百、鎮海營參戎一、古鄯三川遊戎二、各堡守備四、統兵七千名、西寧有四川、四川者、南北東西之川口也、東川之南則達爾加部落、其北則麥力幹部落、南川口、西川口、則達賴部落、西寧李土司所轄僅萬人、祁土司所轄十數萬人、其他土官吉納阿陳等、所轄合藩人、土人、所居、悉依山傍險、屯聚相保、自守甚嚴、莫敢犯其疆域者、此明制之最善、蓋亦本之五代與、五代用土豪爲衆所服者封之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邊部無虞、且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于祿

而富者安于家也、北川外漢人之作奸犯科、及逼于不得已者皆在焉、夷無苛政、凡為盜者、以九九罰之、如盜馬一匹者、罰馬九匹而已、殺人者不死、以家所有之半、為償命錢而已、姦淫者、出牛羊頭畜為遮羞錢而已、其盜而涉于疑似、殺而非兵刃、姦而非強、且不得首馬、夷之徵斂、若豆麥青稞、若牛羊駝馬、但十分而取一、不及者不取也、歲一取之、謂之瀦巴、往來番文、必附錯遺之物、輕則皮毛、重則羊馬而已、謂之壓番文、又謂之手信、附近番子有明歲時納茶馬者、謂之熟番、其散出山外、易有無于熟番者、謂之生番、有十三族、皆熟番也、曰中葳、曰章啞、曰隆奔、曰巴沙、曰芊哽曰申中、曰隆卜、曰西納、曰果迷卜哽、曰阿琪、曰嘉爾即、曰巴哇、曰即爾嘉、皆羌也先零罕开之遺種也、十三

族謂之十三大族、其後小族甚多、如剌卜族紅帽族之類、不可勝計、今西寧誌悉去其籍、不可詳攷矣、海夷當嘉靖時、常入犯邊、番族受其害者、燒帳房、掠羊馬、擄婦女、殺丁壯、番皆畏之、願為部屬、然後攻土民、殺漢人、敗官兵、無所不至、今諸番分納各夷添巴、不中中國茶馬、已判然為夷屬、萬曆間、夷犯內地、驅番為導引、前鋒番既獲利、為害河湟、甚于夷矣、莊浪在東北三百七十里、河州在東南四百五十里、涼州在北由莊浪七百一十里、甘州亦在北、由莊浪一千一百九十里、莊浪東南、則大通河、西北則邊外、洮河之西南則河套、甘涼之南則祁連、北則塞外、所謂環夷而守也、

曰、西寧據蘭靖寧延之上游、當莊涼甘肅之左腋、王韶謂欲取

西夏當先復河湟火落赤謂吾兵牽制西寧精兵搗河洮臨鞏則五郡皆囊中物由是觀之西寧爲重于河東西有較然矣

按西寧之東南皆近黃河而黃河由蘭州而下經會川縣靖虜衛寧夏鎭以至榆林故曰西寧據上游也甘涼肅如人吐舌然咽喉之地必經莊浪而西寧當莊浪之西南故曰當左腹也宋王韶平西夏疏曰欲取西夏先當復河湟則夏人有背腹受敵之憂蓋宋時河西諸郡皆爲夏所割據也明火落赤謀于套王俺答曰留一部于海西以爲牽制潛渡精兵直渡洮河破其臨鞏則河西諸郡不攻自下五郡皆囊中物矣

曰西寧之重如此而欽之難計將安出曰惟有鑒有明之得失而已西寧萬山環繞三硤重圍有明于凡走集蹊徑則重門擊

析、罔或怠焉、非善守乎、夷馬近疆、人皆得奪首功而邀重賞、非善禦乎、予四衛以名號、貢馬有常期、安插有地、因俗為教、而吉凶與之同患、不足以服異類之心乎、土司授以世官、恩有加而賄不索、不足以服向化之心乎、此有明之得也、及其中葉大反初政、亦卜剌等、據有青海河套之間、廢四衛而不能復、掠諸番而不能救、疆場騷動、迄無寧日、豈惟西寧阽在危亡、即河東亦同于累卵、而當事者痛飲于危牆之下、歌笑于漏舟之中、此中晚之失也、非鄭洛招番、田樂主剿、則西寧為左衽久矣、由此觀之、鑒戒不較然乎

按西寧四境、皆重岡複嶺、東有大石硤、小石硤、西有西石硤、揖之三硤、明制夷人近邊、不論漢人番人、能斬夷一首級者、官賞銀五十兩、故夷遠避于沙漠、莫敢近焉、四衛者、

曰曲先曰罕東曰安定曰阿端是也、有明皆加以指揮及千百戶之職、每歲一赴西寧茶馬司互市、明制、各番皆使部落有數中馬有額、安插有地、保護有方、又因其俗信佛擇番僧中為番所敬信者、創立寺宇、封以國師禪師之職其番中之豪而有力者、授以指揮千百戶、以統率諸番族馬、明初、以土司招番有功、賜之鐵券、予以世襲、明正德四年、小王子丞相曰亦卜剌、與阿爾禿斯擄掠四衛、奪據其地、嘉靖間、俺達、永邵卜又據之、明季、卜兒孩據青海大通河、今沿邊之夷、皆卜兒孩之子孫也、河套即西寧之東南黃河套也、套有揑工川、嘉靖間、火落赤據之、莽剌川真相據之、自亦卜剌竄居西海、曲先阿端皆逃散、祇罕東安定徙近沿邊四衛、遂廢、萬曆十九年、經略鄭洛招回生熟番

七萬五十人、化爲良族、二十三年、巡撫田樂與夷絶款、調兵青海、先敗青把都于昌寧湖、次敗賓兎等于松山、又敗永邵卜真相等于西寧之西南、川口遂清、青海西寧乃得稍安焉耳、

西寧邊堡

巴暖三川、西寧東南二百五十里、

古鄯驛、西寧東南二百六十里、巴暖三川北一百三十里、

巴川堡、西寧東南一百三十里、古鄯驛西三十里、西北至上川口四十里、西至下川口三十里、

下川口、西寧東二百七十里、

上川口、西寧東一百八十里、下川口西北一百二十里、

老鴉城、距西寧城一百一十里、上川口西五十里、

碾伯城、西寧東一百四十里、老鴉城西四十里、

平戎驛、西寧東七十里、碾伯西四十里、
西寧衛、在鎮海營東五十里、
南川口、西寧南四十里、
西川口、西寧西三十五里、南川口西北三十里、
銀塔寺、西寧西南三十里、西川口北十里、
鎮海營、西寧西五十里、銀塔寺北四十里、
多巴、西寧西五十里、鎮海營西北五里、
北川營、西寧北七十里、多巴東北七十里、
威遠堡、北川營東七十里、碾伯城西一百里、
冰溝堡、西寧東北二百二十里、威遠東一百八十里、
西寧近疆
巴羊戎川、西寧東南一百七十里、羊戎驛南一百餘里、

歸德硤西寧東一百二十里南川營東四十里歸德之孔道也
東西俱爾灣皆在鎮海西七十里
青海西寧西四百里接界
罕東衛青海東北西寧西北三百餘里
曲先衛罕東衛北大通河南西寧西北三十里
安定衛青海北曲先西南西寧西南五百八十里
阿端衛曲先西南西寧西南四百八十里
白塔兒西寧西北九十里北川口西二十里
紅崖溝西寧北一百五十里係松林硤之口外
掌吉兒壑峴西寧東北碾伯之西二十里
棹子山冰溝堡北三里
大通河祁連山南西寧西北

西寧邊堡

巴暖、三川十八堡之統名也、東南連河州、東北接蘭州、西北通碾伯、黃河塽限於東、小文山阻乎西、大通河流其北、其延袤二百里、平原築堡、臨鏊附巖則置寨、臨流則甃石、山巔平則削四壁、續斷垣於山上、為城可耕可牧可守、然漢土雜居、番夷環處沿山西行、直走湟中、然皆無人迹之徑也、北至古鄯驛一百三十里、

三川十八堡、皆明副使及官所築、在嘉靖十六年、其地切近黃河、踰則河州之積石關、大通河、源出祁連山、流千餘里、會湟水而入黃河、有明於三川之大山下閘門起、鹹水溝止、築濬邊壕、有分水嶺、東南之水經羗都溝而溉三川、其嶺北之水、則經巴川暖川溝、趨大通河焉、冰雪涣後、其

水漑田疇、故棗梨成林、膏腴相望、其地水草大善、明設宗水監四院曰永州、曰黑城、曰清水、曰美都三川、蓋孳牧土人、皆李土司所部、熟番生番目不可考、夷卽達爾加之部落、在三川之南、揑工等川是也、三川有遊戎、西至西寧二百五十里、

古鄯驛、河湟之孔道、唐爲鄯城縣、東連馬營、南障雪山、四境山環重岡複嶺、路通兩硤、湟中東南之保障也、自是而西、皆湟中大路、蓋萬山深處也、西至巴川三十里、

驛爲河州西寧之大道、其東悉皆土人、番族語言不通、非河湟人則罕由之矣、馬營寺在東七十里、皆番僧、雪山在南百里、山高積雪、因而名焉、鄯城縣、唐高祖時所置、西寧之水名湟水、故稱西寧曰湟中驛、明置兵九百名、增至一

千五百名、今議置遊戎、既而復裁驛、西北至西寧二百六十五里、

巴川堡土人所居、東接古鄯、西通黑山、北臨大通河、河山之水皆可導以溉田、土人自守倍于兵民、漢人無居此者、山高而地瘠也、西北至上川口四十里、西至下川口三十里、

巴川土人屬治土司所轄、古鄯在東三十里、黑山在西二十里、黑山亦土人所居、分水嶺之水、經紅東溝來剌溝、而至巴川溝馬堡西北至西寧二百三十里、

下川口、亦土人所居、東南沙井、北接紅古山西之間、車不能方軌人不能成列田疇有水可引高高下下稼穡艱難瓜菓非饔飱物也西北至上川口二十里、

沙井驛莊浪在東一百里、自下川口取道馬回子坡、虎頭

崖、則至沙井矣、紅古城亦屬莊浪、在下川口北五里、自下

上川口、土司李氏之所居也明初李南哥率衆南歸使之招番

川口西至西寧二百七十里、

討撫大有功績賜鐵券虎頭符今其精銳土人尚以萬計朱邪

赤心、盡忠于唐後裔之昌宜哉其地南接巴川堡西接虎刺害、

北限河水、東通蘭州、高山深谷可四達焉西至老鴉城五十里

巴川在南五十里、虎刺害城子、亦土人耕種、在西三十里、

自古鄯而向西寧、必由之路也、北抵黄河五里、東由莊浪

地、直達蘭州、今設有把總、西至西寧衛一百八十里、

老鴉城莊浪之驛遞也漢土之所雜居東接上川口北連棹子

山、西抵瞿曇寺、南臨河而北負山、依山為隘、則甜水溝據險扼

要以絕夷氣勝番關稽察出入以備非常無容緩也南近阿蠻

阿㟁之南黑番聚集而添巴外貢不宜防與自老鴉而趨莊浪則東北四十里有冰溝若趨西寧則西四十里有碾伯

老鴉城莊浪西寧必由之大道也由大山砍踰山抵上川口五十里桌子山屬莊浪由白崖子抵山一百里山皆黑番所居瞿曇寺在西七十里由紅水店虎狼溝抵寺寺皆黑番所居永樂間造極其莊嚴河即湟水發源西北之熱水山流數百里遶西寧而通大通河會于黄河在西寧境謂之湟水俗名西寧城河渡河一里即阿㟁黑番即十族中之番也自城至西寧一百八十里城有把總

碾伯城或作碾此南涼之樂都縣也明洪武十一年置碾伯衛指揮使司倉學所驛建置紛然亦湟屬之大鎮焉東接老鴉西達威遠南通南林北抵勝番剩防可謂八達矣湟水南流而城

閭就圮則脩築之當議者、背負崇山而土官溝各隘、邊壕不修則板築之宜急者也西至平戎驛四十里

南涼禿髮烏孤、于此置樂都縣、成遠堡在西北一百里、由岡子溝至南林大山六十里、剩防溝即西番溝、在北四十里、勝番關亦在北四十里、南門外即西寧河、碾伯邊隘、有土官溝、蘇家大峪、夏兒把營等處、舊皆築邊濠、其他穉澗斬斷崖石者甚多、不可勝數、城有守備西至西寧衛一百四十里

平戎驛、南北皆夷也、南極石扎巴、北盡紅崖溝、南北百里、皆為綏服西寧孔道、不絕如綫、幸而土番雜居、有鄉田同井之風、趙充國得屯田可墾者二千頃、在此也、大硤在東、小硤口在西、四十里、而小硤則漢之湟硤、唐之省章城、古之綏遠關焉、往來要

害、控制咽喉、于是乎在、而皆不開設官置戍、何哉、西至西寧四十里

石扎巴、在南九十里、黑番所住牧也、石扎巴之北四十里、有撒剌兒硤內入平戎之路也、石扎巴之南五里、有巴羊戕川、西夷達爾加部落所住牧也、紅崖溝在北一百里、即松硤、硤口外、黑番兒閭隆族所住牧、紅崖溝之南、有白馬寺、內入平戎之路也、紅崖之北踰山十里、則大通河乃西夷麥力幹部落所住牧也、

西寧衞、漢初爲龍居郡、霍去病逐羌、築龍居寨因名龍居郡、趙充國伐先零罕幵、請置破羌縣、魏置西平郡、晉隋因之、唐亦不改、宋初爲鄯州西平郡、既失復收、改爲西寧郡、明初長興侯耿炳文下河西、改爲衞、湟水西來、浩亹東抱、爲得形勢、然衞孤懸

天末、而歷代得失、每在五郡之先、豈盡無援之故與衞之輻輳殷繁不但河西莫及、雖秦塞猶多讓焉自漢人土人而外、有黑番、有回回有西夷、有黃衣僧、而番回特衆豈非互市之故哉城之中、牝牡驪黃伏櫪常以萬計、四方之至、四境之牧不與焉羽毛齒革珠玉布帛、茗烟麥豆之屬、負提輦載交錯于道路出其東門、有不舉袂成雲揮汗成雨乎、雖帶甲五千而外加以城守之兵、足以控制巖疆防閑奸宄然奸每生于峻防之地亂恒伏于不見之閒、則利為之階也西至鎮海五十里南至南川四十里、

湟水源出熱水山、北流五百里、經伯顏川、與那孩川邊衞城北、又東南流五百里、黃河伯顏川在西北五十里、那孩川在城北數十里、浩亹今其地不可考、或以為即小硤口焉、五郡即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也、而西寧在河西、不

扃鍵殊嚴之下
宜接自大樺坡
以至乾溝關二

與五郡之屬者、漢以之屬金城也、金城今蘭州湟城內外皆輻輳而城東為最、黑番雖半食力為人役回回皆擁貲為商賈、以及馬販屠宰之類、文有僉事通判經歷、武有總兵、五營全設、故至五千名之兵、又有城守營都司、

南川口、各堡之總名也、營在水泉兒塞明副將達雲與夷戰於闇門之間申中中等族尾於闇門之外殺夷甚衆京觀可築東有歸德硤圮塌城溝西有王溝兒硤直接青海南闇門之外申中剌卜番族而南達抵黃河直通河州之歸德故西寧之受禍者南川居多焉、昔于各隔塞交關之路扃鍵殊嚴、群乎、綢繆之計、此其時矣、北至銀塔寺十里、

祁廷諫、有明授指揮使、朵爾只失結、有明授指揮僉事、大

康纏在西寧城西七十里、又西二十里為小康纏、嘉靖間

海夷乞款後、復犯邊愈甚、及田樂為巡撫、知必不可款、乃徵河西各路兵、洗清青海、西寧兵與夷戰于大康纏、大勝、殺戮甚多、海氛遂息、乾河等山口、舊皆有邊、循牆挑壕、斬斷山崖、築砌石台以備夷騎、刺撒西林、尤為要害云、東至西寧城三十里、

銀塔寺、一名塔兒寺、寺有樹葉、形如人、謂之千佛樹、又謂之寶貝佛、其實即菩提樹也、廣東亦有之、其葉經絣濺則如絹如紗、其紋有如雲如人者、海夷達賴將銀裹樹、每歲六月、不分番夷盡集于寺禮拜、寺無隙地、霍英所謂以拜佛為名者也、至此者、北由北川閣門西、此由鎮海多巴、西由西石硤西納川口屹迭溝口、東南由南川口、寺北至鎮海四十里、東北至西寧三十餘里、

鎮海營、茶馬互市之通衢也、東距西寧南連銀塔、北近多巴而

今烽下當接
燧不設以為專
書一統中云云

接北川西踰黃河而通石硤蓋青海而川大通有夷住牧以是爲西寧門戶焉款于斯戰于斯所有來矣故營之初制距海纔四十里所謂西海郡者是也有明移置于此而四衛猶居海壖貫爲外藩嗣鎮海之外藩皆爲外侮營西至石硤天險與夷共之東西枸爾灣盡爲要荒思冬灣伏兵之地今蜂自大樺坡以至乾溝鬭土出石崖續以短垣墩台相望靡不周至猶且有青海二川之夷荼毒乞答真伏羌等堡猶且敢續于王溝兒硤奏凱于揑耳朶硤况昔西海孔熾而申中各族納其添巴其所謂隔塞交關者曾不苦折柳之可懼狂夫也西北至西川口三十里

歸德硤在東南三十五里番族住牧圪塌城溝在東四十里王溝兒硤在西三十里青海亦稱之西海昔達賴黃台

吉于此住牧焉。南川關門外南二十里，申中族堡寨，西四十里，剌卜族堡寨，南川南二百四十里，即黃河，渡河即河州之歸德堡矣。大樺皮，北至西寧城七十里，有明時西海之夷，有亦卜剌，繼有永邵卜、卜兒孩等占據揑工川、莽剌川，謂之二川，有明時火落赤據之。乞答真、田家寨在西寧城南四十里，伏羌堡，在城南五十里，明副將李魁禦夷于王溝兒硤，敗衂死之。副將達雲追夷于揑耳朵硤，斬夷甘把都爾恰，揑耳朵硤在西寧城南一百里。熱番十三族，昔皆納夷添巴，南川總堡有守備

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東西二祁所轄之土民各號稱十萬。祁氏蓋祁廷諫、朶爾只失結之後，所居在三祁寨而西寧之共丈大廈者，非李祁土司而誰也。効命之賞，來行苞苴之索未

猶有重捍以備之者下當接乎綢繆之計

已何以服土人之心哉且西川之西張天討于大小康纏者不款之效也今之乾河打草灘哈爾各山築亭障猶有行馬者乎剌撒西林時為出入衝要猶有重捍以備之者烽燧不設以為車書一統乎彼荐食上國之心包藏禍心而未已也西渡河五里為多巴

西寧在東五十里考之各書皆謂去西寧五回屬六百里未嘗至其地也或謂就古鎮海在青海傍者而言亦不可知鎮銀塔在南四十多巴在西北五里北川口在北七十五里湟河在西一里踰河即多巴西石硤在西二十里西海在西三百里王莽使卑禾羌獻西海地遂置西海郡為中國地高適詩青海只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蓋言屬內地也明[illegible]三十[illegible]皆西戎[illegible]明初入貢遂

置寧東、安定、從逆沿邊而四衛廠、東西拘爾灣、在黃河東者為東拘爾灣、在西者為西拘爾灣、皆黑番堡寨、距鎮海七十里、昔鎮海渡河而西、皆屬達賴黃台吉、參力斡黃台吉、設營有參將、

多巴、或作多壩今之夷廠也、在湟河之西、其地名不著于昔、蓋新創也、居然大市、土屋比連、其廛居遂末則黑番也、出而貿易則西寧習番語之人、馱載往來、則極西之回與夷也、居貨為賈則大通河西海之部落也、司市持平、則寧僧也、至于那顏獨無之、多巴豈非內地、而顧為夷之壟斷哉、北至北川七十里、寧僧、夷之頭目、言長官也、達賴所部、寧僧一、參力斡之所部寧僧一、家居多巴、主市者、那顏、漢人稱之、長官也、多巴西二十里、始出柞、內為草地、則夷廠在內二十里、東南至

鎮海五里、東至西寧五十里、

北川營亦總堡名東踰馬圈西接剌銀北有東西閣門閣門之外、白塔兒、回之叛亡而附西夷者及漢人之亡命咸萃淵藪焉邊堵而外、築室耕田即與以十左氏不能易之苟有中行說郭藥師以及張吴元昊輩則為害于國者豈淺鮮哉西寧之最可慮者不在斯乎東至威遠七十里、

營在新城堡東、渡河二里為毛家寨、更東十里為上馬圈堡、又東五十里為威遠堡、皆內地也、西踰大山六十里為剌稞、則達賴參力幹住牧、皆外地也、東西閣門在營北十里、順治戊子、回回叛亂、逃亡于此、漢人及回築高屋莊田、置水磨斗車、種麥豆青稞、凡牛種皆參力幹所給、而歲納添巳、若種屯田法也、其地橫亙百數十里、村堡相望、中有

白塔、因謂之白塔兒、自南川以至北川、雖有邊牆、高者不
過三五尺、卑者可緣牆而上也、或隘口及頃圮者、亦積薪
于下、布土于上、西寧極邊之地、始如是布置、其稍遠于邊
者、則如此布置且無之矣、北川有守備、南至西寧八十里、
威遠堡、即東川也、亦堡之總名、川地廣而隘口多、指不勝屈、其
黑松林峽、雖兩山壁立、而中有通衢、昔常過以邊堵、[illegible]閭隆
寺、閭門之外、即屬龍荒、啟閉何常盡慎耶、自威遠而東、復至碾
伯岐而合也、由碾伯而老鴉、必由之大道、若夫合而岐者、老鴉
而東北、則有冰溝焉、自堡至冰溝一百八十里、
東川營在威遠堡、營舊在沙塘、永樂間改為廣牧、其川特
寬、美地茂草、有二監八苑、二監者、甘泉、祁連也、八苑者、廣
牧、麒麟、紅崖、渾泉、西寧、大通、永安、古城是也、陝西共六監、

莊浪甘州各一、而西寧有四焉、暖川三川各一、而威遠獨有五焉、黑松林峽、南至西寧一百里、爲關隆寺、黑番所居也、在營北二十里、東至碾伯一百里、碾伯至老鸛四十里、老鸛至冰溝四十里、營有守備、

冰溝堡在小山之巔、土人所居、北負桌子山、南面荒山、中通一徑、乃莊浪必由之孔道也、舊有峽榨邊溝壕、澗塹斷石路、以防不虞者、今不期息而息矣、自是而東北、由大通河、則莊浪之西大通矣、

桌子山、黑番所居也、堡有把總、西南至西寧二百二十里、羊他石在東北二十里、西大通又在羊他石之東北三十里、

西寧邊地自巴暖三川至于冰溝、凡十有七所、九百二十里、其長城或有或無、塹或險或平、不能執一論也、

西寧近疆、自西寧東南接河州界起、迤西西、折而北直接莊浪界止、

巴羊戕川、在西寧之南、其水發源于南山、匯流而入黃河者、川近內地、善水草、昔為番族住牧、今河曲之夷、部落既多、冰堅可渡、恆牧于茲焉、

巴羊戕川、在西寧東南一百七十里、平戎驛南一百里、川地平、水不深、蓋西寧南山一派耳、黃河在川東南九十里、本番族住牧、及夷人據、番乃北徙于石扎巴、其地今夷人達爾加部落所住牧焉、

歸德硤、在西寧之南、南川口之東南也、硤為歸德堡之孔道、故名、河南與歸德堡、今往來常假西寧道者、必由是硤、番族居之而斗租石賦、不入縣官、顧聽于夷、何哉、

歸德硤在西寧南一百二十里、在南川營東南四十里、今

黑番住牧、其番類未詳、皆納夷添巴、

東西俱爾灣、在西寧鎮海之西、夾湟水涯深也、湟水東流之灣乃北流、俱爾灣舊為內地、安插黑番、自青海四衛俱為夷、有黑番外向、又何足怪、

東西俱爾灣、在鎮海營西七十里、湟水發源塞外熱水山、東趨西寧、灣水東西者、一在湟東、一在湟西也、四衛為夷有、在明正德年間、灣今有黑番住牧、

青海即卑禾海、在西寧之西、其週千里、其味鹹、其魚斑黑、其中有海心山、山有寺、喇嘛或居之、其山縱牝馬、或得龍駒、其海非沍寒冰合、人畜不得渡、環海之地、廣野瀰漫、其西北一隅、咸沙磧不長寸草、其地北川之所滙也、豐草之所生也、華夷之所通也、其南則可達松潘茂州、其東則至西寧河洮、其西則通西域

各國、哈密山出烏斯藏尤近、其北熱水祁連諸山、祁連之陰則莊浪甘肅矣、青海之地、吐谷渾據于漢吐番滅之、王莽受羌末地始爲中國置郡爲西海周海亭燧相望、蓋夸耀焉、或曰今海北四十里有郡遺基云、或云是明之鎮海營也、明初置四衛于沿海爲外藩、故洮河莊湟無夷患、四衛之廢、則亦卜剌敗惟卜兒孩一部獨全、夷推爲卜失兔汗、今之漫延于青海間者皆卜失兔之苗裔也、中國人不察、等之四衛誤矣、

青海在西寧西四百里、唐詩所稱青海者是也、唐書載哥舒翰築神威軍于青海上、西海者、從王莽所置郡而言也、然北海不[illegible]名西海、按北魏涼州刺史袁翻曰、西海在酒泉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正北夷往來之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衍沃、大宜耕種、可爲重戍鎮防西北云、由

此觀之、則西海在五郡之北、今孛羅撒之西有海、謂之西海、至于青海在五郡之南、且周匝踰千餘里、不及中國一湖、豈足當四海之一乎、王莽以青海爲西海、蓋今大其事以爲美名耳、海岸周一千二百里、水深而鹹、不可飲、馬海中魚甚多而不大、無鱗、背負黑點、海中有海心山、週百里、山有寺、無住持僧、或喇嘛有德行者、冰合而往、至則周行誦梵咒、欲離北山、亦待冰合、然亦罕有往者、世傳海龍冰合、縱牧馬于海心山、或縱牧海岸、可得龍種云、海岸皆有水草、西寧之西、百谷之水所注、獨海之西北一隅無水草、故皆不牧畜其地、松潘茂州皆四川地、河州洮州皆在海東南、自海而往松潘茂州、必渡黃河、其里至則可考、亦通四川之打箭爐、哈密在西北、金山即沙陀、在海之西、今嘎

爾旦所居之地、或云自海至金山納六十程云、烏思藏在西南、今達喇嘛所居、熱水山在西寧西三百里、在莊浪西南、祁連山在西寧西北在涼州甘肅南遠近不一不可里計、青海東至西寧四百里、東北至莊浪六百里、北至涼州之黃城兒、行十日、北至甘州之偏都口、行十有二日云、今近海四十里有城牆基址、相傳明初立鎮海營于此、四衛廢、乃移營于西寧西南五十里、然無可考、明正德間夷亦卜剌乃擁衆萬餘寇涼邊、又請居哈密、至西域貢爲中國外藩、議者不許、四年、乃侵青海之四衛、掠諸番、盡有其地則因夷人中之有才能者、中國不善用之耳、而永邵卜卜兒孩之屬皆依焉、及扯力克俺答往來海上、火落赤真相黨踞於南、賓兔宰僧青把都兒犄角於北、所以洮河湟莊

多夷患也、亦卜剌據青海二十餘年、為吉所襲、惟卜兒孩獨全、達賴卜失兔罕、盤據四衛、今之達賴黃台吉、卜兒孩之子、歹力幹達兒加黃台吉、皆卜兒孩之孫也、青海今夷人達賴黃台吉住牧、

罕東衛在青海東北、有明置之、以處西羌別種、初西羌知天命、稱臣獻馬、乃賜之冠帶、給金牌、歲一至西寧茶馬司、彼此互市、于是封鎖南吉剌思為指揮、傳其兄塔力襲、數世無他變、衛無城郭宮室、以氈帳為廬舍、逐水草牽牧畜、與曲先安定阿端輔車相依、而各分地、要不離乎青海左右、及亦卜剌阿爾兒斯來侵、殘掠其衆、罕東之人、徙就西寧沿邊、流為生番、為降夷、衛乃名存實亡矣

衛在西寧西北三百餘里、明洪武　十年、鎖南吉剌思貢

馬來降、因置罕東衛、乃以其目為指揮僉事、領其部落中馬歲赴互市永樂三年、鎖南吉剌思死、因其兄塔力襲為指揮、以奴奴為指揮僉事、正德四年、亦卜剌及阿爾秃斯據其地、罕東之人皆徙近內地、衛遂虛、按罕東衛在青海罕東左衛即沙州、在甘肅之西、相距二千里許、世之著書者、以二衛合而為一、不知多一左字、相去懸殊、即留心邊事如丘濬、二衛亦不能辨、以此言之、邊地考據、豈易言哉

今達賴黃台吉住牧

曲先衛在罕東衛北大通河之南也、元置曲先元帥府、明因之而置衛焉、以土人散西思為指揮、傳至黑麻的貢獻不絕互市相安、及明中葉夷人外訌曲先之衆竄于窮荒或依土魯番去、而海上饒野、為他人有矣

衛在西寧西北三百里、元置曲先荅林元帥府、明永樂四年、置曲先衛、以散西思為指揮同知、領其衆賜冠帶、給金牌、歲赴西寧茶馬司互市、正統初、以累麻賊為指揮、常遣其部目火丁赴京貢獻、亦卜剌之亂曲先遠徙、今參力幹部落住牧、

安定衛在西海北、曲先之西南也、元遣揚州樂戶、謂之撒力畏兀兒、元末、自哈密而徙青海、明初、煙帖木兒貢鎧甲刀劍內附乃以樂戶之後分為先帖里二族、頃之置衛、合二族為安定衛給茶中馬、與三衛同、而分地獨寬、二族獨多、及避夷患舉族徙西寧邊外相依仍舊

衛在西寧西南三百八十里、元封哈忽失里為武威王、遣揚州樂戶一族以快其心、遂以樂戶之族為撒力畏兀兒

久之其人同回夷之俗、然必養犬豕以自別、元末乃同阿端之人徙于青海、其族特衆、有不樂徙者、則留居哈密焉、或以永樂時遷揚州樂户為安克帖木兒者誤也、煙帖木兒乃安定阿端之王、入貢在洪武七年、正德間、亦卜剌之亂、衛人或遷甘州、或就西寧沿山、流為黑番、衛地今達賴部落住牧、

阿端衛、在曲先西南、蓋韃靼別種、自哈密遷青海與安定之人同屬于煙帖木兒者也、明初効順來歸、亦分二部、曰阿端阿真、未幾合阿真于阿端而置衛焉、給牌印號紙與三衛同、數傳後不能守其分地、遂徙徼外、

衛在西寧南四百八十里、初阿端與安定皆居哈密、族雖各別、部本無分、元末遷青海、明初、煙帖木兒再入貢、即分

安定阿端為二部洪武八年以煙帖木兒所部凡屬夷種皆為阿端以別于樂戶之族中為互市同于三衛及亦卜剌奪其地其人分散遂逃沙漠衛遂廢今達賴部落住牧

多巴在西寧西五十里今互市地也黑番回回築土室成衢為逆旅主人凡九曲青海大通河之夷為居壟斷遠而西域回夷為行賈者皆于是乎在世以西寧市口在鎮海北川惡知所謂多巴耶

多巴在鎮海西北五里北川南七十里多巴復見者舊為四地今為市口也世所傳西寧市口者為鎮海北川即律例亦不載及多巴豈為市口未久乎今皆番回居住主市者夷人達賴下宰僧一參力幹部宰僧一中國厥不設官焉

白塔兒、在西寧西北、川營之口外也、山環地衍、其土沃潤其道西域錯雜、厥革貂鼠白狼艾葉豹猞猁猻玄狐牛皮麂麖羊羔、厥貨鑌鐵金鋼鑽球琳瑯玕瑣福五花毡撒黑剌阿魏哈剌苦木綠葡萄瑣瑣葡萄、厥牧馬駱駝犏牛犛牛羝羊羱羊、厥居土屋平房木几榻、厥人則漢回錯雜各為村落弓矢佩刀未嘗去身、厥貢則輸之于夷夷亦莅以宰僧革麥粟力役之征如民收焉、四方之夷往來如織以舊事于北川、今近于多巴惟白塔兒為道主也

白塔兒在西寧西北九十里、北川口西二十里、地有塔、疊灰堊之故謂白塔兒、其地之皮及貨、皆自至西域非白塔兒所產、但聚于斯耳、多巴亦然、銀鼠白如雪、其毛似晉、但微短淺而細膩過之、狼皮以白為貴、艾葉豹其毛青而白、

其斑微黑、不似金錢豹之甚、猞猁猻及土豹沙狐之皮、聚而分之、可爲四種、其腹天馬、其領烏雲豹、其脓金邊、其背則沙狐皮也、狐皮以玄色爲最貴、牛皮即香牛皮也、本牛皮、夷以香物製之、加紫紅色茜之、夷以爲靴、則蛇虺不敢近、以爲褥、可避諸蟲、其香雖久不散、瑣福撒黑剌、五花毡皆羊絨織成、產于史剌思、安吝、賽撒馬兒罕諸國、阿魏、物之最臭者、西域諸國皆產、塞外各獸頗多、不能盡載、然西塞獨無虎、故不及之、多巴此地之屋、皆高堂大厦、且有倉厩、有小河、激水轉磑于内地易驢以轉磨、其人男耕女織且有老學究授四書毛詩章句者、其地之漢人、則西寧之亾命、回回則順治八年之叛黨、各仍其俗、共居于此、其添巴則納麥力幹、分地給種、皆麥力幹所謂宰借、夷目總名

紅崖溝在西寧北黑松林硤之口外也山石微赤夾道稍寬溝長十里許左右多岐小澗多泉水羌人牛羊于是焉牧自亦卜剌亂後族類多散處莊浪閒其安土重遷者今西夷臣矣

紅崖溝在西寧北一百五十里平戎驛北一百里底達營北四十里黑番爾加洞族住牧納夷人添巴其族甚衆有居莊浪之西山連城者五百餘家皆為中國中馬不納夷人添巴居紅崖溝者其一派也

掌吉兒墊峴在礦伯之西兩山峭峙壁立千尋罡風起則峴中水六月冰冰其地西達青海北由他共石趨西大通峴無居人湟莊番族之遊牧者或一至焉

掌吉兒墊在礦伯西二十里他共石在峴之東北二十里又三十里為莊浪之馬營又八十里為黑古城又六十里

為弓把城又二十里為羅羅城又二十里為豐樂堡又二里至西大通堡焉

梟子山在莊浪之交冰溝堡之北山頂之平如几席然自麓至山腰蜿蜒十里許多茂草冰溝土人咸植牧焉番亦依山而牧云

梟子山在西寧冰溝北三里上先寗族于此住牧

大通河在祁連山南西寧西北也河源發于祁連東南流莊浪南山之水雜注之西寧北山之水又注之流數百里經西大通河堡北東流而入黃河或云即可可川酈道元所謂浩亹水也河水迤邐源遠流長不能執一地以名遠近惟源北接涼州東連白塔南通青海西界甘州水不甚深其地可耕可牧氊裘之君長在焉且他夷所居不過施氊帳逐水草耳惟河源之夷為

東為椽茅覆灰壁有宮室之規而夷人曾不深居乃有牧無度非稟性使之然與河源之間招納流亡牧羊孳馬漑種深耕為根本地且黃城酸茨河三角城白塔寺兒昝卜等青海之部落凡受令咸聽于此亦足徵其為一都會矣

大通河源在西寧西北三十里在涼州之黃城兒南二百餘里青海北五百餘里甘州大馬營之東南二百八十里西大通堡屬莊浪河經其南大通河北屬西寧河經其北河流數百里涼莊湟地皆有大通河而源則在昝卜寺西二百里於湟莊涼甘為適中其地在萬山內開廣平衍有土可耕水草大善夏涼冬溫舊為塞外棄地順治十六年麥力幹於此開地伐木陶瓦大營宮室使其長子剌力木居之而麥力幹往來于黃城酸茨之間其長子招集流亡

種麥豆、畜牛馬、竟如內地矣、黃城、酸茨、三角、白塔、背卜、及

青海之曲先衛、皆其部落、凡事悉來稟命、其誕生罔不畢

集、今南力木部落所住牧

右西寧境內外番夷壤地、附西寧諸隘口、合十有六焉、

小硤口西北至西寧三十里

大硤口西北至西寧六十里

哈喇只山口西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木恰兒硤北至西寧九十里

歸德硤口北至西寧一百一十里

旦思貢口北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西石硤東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經納硤東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剌撒兒硤東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北石硤口南至西寧一百里

㨨把硤南至西寧一百里

西石硤口西南至西寧一百二十里

紅崖子山口西南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撒兒山口西南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西番溝山口即剌防溝也西南至西寧二百里

黑松林山口西南至西寧二百五十里

莊浪衛 雍正初年改衛為平番縣

莊浪衛、漢之允吾縣、前涼之廣武郡也、東距黃河、南環大通、西界烏稍、北築新邊、其地狹、其山寬、其土瘠、兵民而外、土司十萬熟番之戶三千、其于河東西、為蘭州門戶、涼湟堂奧、甘肅之咽喉、晴夏之捷徑、車馬絡繹、轂擊肩摩、乃諸郡之統會、九達之莊逵也、

允吾音雪鵝、漢為允吾縣、昭帝六年置、屬金城郡、前涼張氏允吾縣屬廣武郡、唐初為涼州地、宋為、元昊所據、元為莊浪縣、明洪武十年、改置莊浪衛、而平涼府所屬莊浪、與此不同、蓋彼為縣、此為衛也、黃河在東二百二十里、渡河為蘭州、即河東也、大通河在南一百二十里、新邊在此二百里、烏稍嶺在西一百二十里、土司姓魯、本韃卜失加

之後、自明初世襲指揮、今襲職魯宏其子名帝臣、所部精銳有三萬餘人、又有土司姓毛、明伏羌侯毛忠之後、亦有土兵莊浪衛以保障者、非兵之力、土司之力也、蘭川在東二百六十里、自紅城子野狐嶺苦水沙井驛金城關渡黃河鎮遠浮橋、即蘭州也、由蘭州至西安一千四百里、西寧在西三百七十里、涼州在西北三百四十里、莊浪在涼湟之東、故曰堂奧、甘州在西北八百二十里、肅州在西北一千二百四十里、莊浪為甘肅鎖道、故曰咽喉、莊浪東北至三眼井與靖虜之蘆塘相連、自蘆而東七百五十里至寧夏、蓋便道也、故曰捷徑、凡甘肅涼湟之趨河東者、舍莊浪便無他途、故曰統會、

漢收五郡、通西域、率由河漢故允吾為散地僅屬于金城有明

考道里之迂直通四郡者由蘭州而渡黃河故莊浪重而置衛馬其制文武官必備卒必精其民居中土兵居外地外而熟番又外而生番其四境之外東蘭西涼西南湟中皆接連疆界易以防閑其可患者莫如北之大松山此有明之故轍也松山重岡連阜水草特多垣禦未設之處特內地之甌脫耳成化間夷人火篩取道內侵數載一至或一歲一至及單于稽首稱臣諸邊與之互市蓋覊縻一于塞外之地未嘗開市于腹裏也莊浪貪皮馬之細忘經遠之猷往事不懲私與互市故大松山數百里地為賓兔阿赤兔王廷捐扼背吭久假不歸遂成夷藪及其東市西劉道路冠攘河東西幾梗呼吸乃縮地築長塹登埤來塞亦已晚矣

漢霍去病收河西五郡通西域其出師皆由河州而至西

寧馬莊浪之官文有監司經歷武有衆戎凡西寧之官兵
皆屬焉火篩夷人名有明嘉靖間俺答等踩大通深入澤
潞宣大撫紫荆關且西略延慶東冠遼陽無歲不被兵自
其孫把漢那吉歸義後封俺達為忠順王弭兵者十數年
各夷目皆內附所謂五單于稽首是謂邊郡雲中上谷榆
林朔方是也阿赤兔初款于中衛而私互市于松山皆隆
慶以後事長塹即今所謂舊邊也築松山于外焉
初河湟洮岷之間青海兩川之夷蜂屯蟻聚而莊浪獨安者夷
處湟西南而莊浪在湟東北也湟河各守其地亦無大患及松
山已據夷之南北通而右臂續彼招此引大肆鴟張犯西寧者
三冦洮河者再當斯時也豈惟河西同于累卵而莊浪且阽在
危亡矣惟伏兵扒沙伏兵速罕聯固吾圉不猶奉漏巵而灌焦

耶、茍非籌邊老臣、拓築新邊、則莊浪之禍尚可言哉、

青海即西海、兩川即河州之二川、正德間、夷人亦卜剌等相繼據青海、火落赤等據二川、萬歷間夷犯西寧洮河、副將李魁李聯芳、遊擊李芳皆先後禦夷、沒于陣焉、扒沙即今涼州之大靖也、速罕兎其地有泉、謂之速罕禿泉、在衛東二百里、萬曆二十六年、巡撫田樂、總制李汶、專意一剿、乃檄副將達雲督率各鎮官兵、爲進討計、先克冒湖之青把都、次破青海之永邵卜、其時阿赤兔之宰僧、尚在大松山、乃令甘肅之兵、由泗水、莊浪之兵由黃羊、河東之兵由蘭州、由靖虜、夷乃悉甲以待、各路並進、互相牽制、而泗之兵直擣扒沙、黃羊之兵直擣魚溝、皆捷、夷乃奔遁、悉平松山、乃起于涼州之泗水、盡于靖虜之索橋邊、邊三百七十

里、謂之新邊、環松山于內矣、有明于莊浪開市、其害如彼、

近乃有開市于甘州之洪水害豈小哉、

或曰松山已為內地、然則莊浪今日、不已安如磐石乎、曰莊浪四境、昔之重地獨在北、今之重地在西南、何也、青海漸繁倍蓰于往日、祁連初近、什伯于西川、則鎮羌西大同間要害之地通川之道也其入也無塹邊之隔、其歸也無窮日之勢昔阿赤兔通青海由此而出入焉、今之夷、雖暫安馴服、然內地屬番、刼以積威惟夷命是從萬一困隙敗盟阻大通之津、當烏稍之道塞岔口之衝則湟涼甘肅求一線之通亦不可得、莊浪外絕鄰封、內生他變存亡危慮、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曰今之重地在西南也、

青海、前達賴黃台吉住牧部落二千餘人、祁連山下、則參

力幹佳牧、所部亦有五千餘人、鎮羌堡在西一百三十里、其地直通大通河、討來川三角城、皆夷所盤踞、即祁連之下也、西大通堡在西寧一百一十里、其地近大通河、達則青海、皆近于夷疆也、鎮羌為涼甘肅必由之大路、所謂要害也、明嘉靖間已築舊邊、及平松山時、阿赤兔欲壞鎮舊邊、走青海、伏兵拒之、前此未築舊邊、則鎮當為通衢也、莊浪之番、貧者善竊盜、自衛而東、皆不容其入城市、自衛而西、無處不有番寨、一有意外、則他變必生矣、

莊浪南邊堡

西大通堡 莊浪衛西南一百二十里西寧冰溝東北五十里

新站 莊浪南四十里大通堡東北八十里

莊浪衛 西寧衛東北三百七十里

武勝驛莊浪西三十里
岔口堡武勝堡西北五十里
鎮羌堡岔口堡西北五十里
莊浪北邊堡
裴家營涼莊公界之所在大靖城東四十里
阿壩營在裴家營東四十里
下紅水營阿壩東四十里
三眼井堡下紅水營東南四十里
莊浪近疆
平山莊浪西南西大通南五十里
黑山嶺西大通南三十五里紅杏城北五十里
紅山川西大通南二十里紅山堡南一里

河腦西大通西十里

他喇都川在莊浪東南通遠

排路溝在他喇都川之北通遠西南十五里

小川子在莊浪西武勝驛西南十里

馬營溝武勝西北二十里

大沙溝莊浪之西岔口東南二十里

乾沙溝岔口東北二十五里

寬溝岔口北八里

火燒城岔口北十六里

沙金溝岔口東北二百七十里

野狐川金沙溝後十五里

先窑寺莊浪西北鎮羌堡東南四十里

乾柴窩 鎮邊西二百里

莊浪南邊 莊浪而西則南北皆有邊堡故得邊以別之

西大通堡宋王韶所建蓋莊湟之交也西即大通河因以名堡堡臨水負山居民稠密四達之地乃西寧之咽喉也河腦之番雖少亦有陰款于夷堡北連城土司之家在焉其西山有木商則採之不當為國家倉卒軍儲計耶西山之番輸貢則亦多堡西循河則黑古城番漢雜居由黑古城而西北則章吉黑峴往來青海則朝揚鞭而夕秣馬者也故紅山川条子山之番族外納添巴不惟偪乎堡東則達通遠堡猶有遺墩乃古驛路其黃泥岡則危途也堡東則徑通紅杏城蘭湟舊路昔之遐征商者每取道焉夫徑多則難于阻險人雜則易以容奸而况據我之上流有人耶東南上下山破則今之驛路矣東北至新站八十

里、

宋神宗時、王紹使王厚收復河湟、因地形險要、築大通河城、或曰即今堡、或曰在河州西寧之間、今大通河堡未知孰是、大通河在堡西一里、其源出于祁連山之攊大川、流數百里至此、又東南流而入黄河矣、大通河腦之黒番五家、其目曰汪東爾加、令納夷添巴、連城在西三十里、土司姓魯、自明至今皆賜職、凡莊浪之主人皆屬焉、有明河湟間、常遣舟載軍、伏下寧夏以平賊宣留木一寺用番僧來爾聞隆寺五百人、于連城中馬、餘番則納夷添巴、夷即麥力幹也、黒古城在西一百里、掌吉髮峴在西北二百二十里、青海在昔為達賴所住牧、紅山川、堡之番即闇都剛族、住報恩寺中、阜子山之夷、即上仙密族、皆納達賴麥力幹

添巴、通遠堡在東北七十里、即宋之孫路所謂通遠至熙河者是也、黃泥岡在通遠堡之西北八十里、紅古城在東南八十里、此山僻小徑蘭州西寧之捷路也、昔私商自南而至紅古城、而西大通、西上川口、以避徵稅、今亦罕由之矣、堡居人僅五六家、把守之一把總、東北至莊浪一百二十里、西南至西寧之水溝五十里、

新站蓋移新牛站于此、其地源泉不通、耕種常廢、居人汲水在深山二十里許、故冬則掃雪窖水、春則向空受雨、而番漢雜居于南北站、無防兵、殆以莊浪之非遙乎、此歷山坡涉河、西十里則至莊浪焉、

新站站肆相連、小築平岡、驛卒寥落、蓋建置之未久者、往來絡繹、苦于奔馳者非一日矣、土無所生、泉無所汲、

莊浪衛古城在南、射斗在西、今皆廢焉、南達河水、北列舊邊東通金城河西東之接壤西南凉湟兩岐分合處也節節之所絡驛土漢之所雜居、黒番之所出入、蓋九達之區河西之都會也鄯鄯之間有番場或塹入衛城爲偷兒南向萬山、番族所居沿邊西自羊圈溝循大路渡莊浪河、三十里爲武勝驛

古城在南五里、射斗在西十里、莊浪河在西門外、源出鎮羌之分水嶺、至衛南流、入于黄河、舊邊在北二里、明正德間因夷阿赤兔據大松山、乃自蘭州金城關起、急築長城、至于涼州之泗水堡、直接今之長城、及萬曆間平定大松山、又築新邊于極北、故北爲舊邊焉、由紅城、野狐城、苦水沙井、而至蘭州、計二百二十里、涼州在西北三百四十里、西寧在西南三百七十里、番場在城外、番子多善竊盜、衛

南之堡曰大柳樹堡、相距十五里、二十里曰黑城堡、三十里曰南大通堡、西山南山多番族、舊設副將、今改參戎、明崇禎十六年、土司魯布聖聞賊渡黃河、乃髡其髮曰、不能殺賊、豈肯降賊、從此與世長辭矣、卒不知所終、其浮家在城內南門、西至羊圈口二十五里、

武勝驛堡、在平地河流其北、山環於南、北河舊邊廢爲營蘭東西陲壞盡列羌番、探丸之舉、時時有之、武勝本堡置郵、雖非要地、而堡屬則有書風嘴、分地則有鐵沙野狐二嶺、皆當慎焉、而詘于無兵、野狐嶺之南、大通河流焉、西北五十里至岔口、莊浪河在北一里、即駱駝刃楞石嘴、兀兒兕四山也、雖非要地、然七族黑番居焉、書風嘴堡西南三十里、黑其堡之西有白石頭溝嶺、最爲衝要云、鐵沙嶺在西八十里、野狐

嶺在南二百里、堡有把總、

岔口堡、堡當平地南山北河、同于武勝土瘠薄收、難于粒食、加以春夏大雹折木偃禾、無歲不祲、而六族熟番、食毛踐土於此氊帳當路、畜馬彌山、蓋地通塞外、如大通河青海者、不一而足堡之東宜防者五、

曰俸夫堡、曰黄草沖、曰柏嶺溝、曰大沙溝、狐頭嘴、

西山極衝者十有二焉、

曰土魯干、石門峽、曰青山坂、曰野葱溝、曰駱駝峴、曰散岔山、曰鹽泥溝、曰克革嶺、曰加思革、曰新河壩、曰捏兒朶、曰金沙溝、

又西北五十里至鎮羌堡、

莊浪河在北二里河北即邊牆熟番六族俱納麥力乾添

巳、崇禎十六年、諸番叛逆、三月十一日、副總兵魯儼昌從
堡進劉光宏等番、斬殺殆盡、堡有把總

鎮羌堡同于岔口、歲祲大雹、無歲無之、山有祁連、河有大通川
有討來、今之虎穴虎子皆在焉、然亦逐水草而列氊帳耳、獨三
角城之寇、屯田築室、爲不拔之基、去此甚近、昔阿赤兔于青海
此邊假道於此、蓋鎮羌一堡、爲南北塞外相通之要道、安知今
日不指爲續臂地耶、雖此有重邊、而南之蹊澗成路者特多、其
黨朵兒尤爲衝要、西古城爲次要、兵即足守、則謹其阨塞何容
緩與、渡河而西北、則爲稍嶺、雖非甚高、最爲荒驛、但有蠢動風
聞、經行絶迹、夷未至、蒙虎皮而行者多也、西北三十五里、則涼
州之安遠堡焉、

祁連山、麓起于堡之西南、討來川嶺在西二百四十里、討

來之水發于嶺、西流、大通河在西一百三十里、其水發源于擺大川而東流、二水俱在祁連之南、三角城在西二百七十里、麥力幹之部落在焉、築室耕稼、亦如內地、三角城亦近涼州、蓋涼州南山之南、祁連之北也、有明時夷阿赤兔阻于青海、假道鎮羌許之、嗣是南北往來、皆取道于堡、今堡河北有舊邊、更北有新邊、所謂重邊也、當朶兒在西一百六十里、西古城在西五十里、河即分水嶺之河、東流而下至莊浪、凡岔口武勝所指皆此河、河在北數里、烏稍嶺在西五里、從此而西五里則渡河、既渡即嶺、平而且長、直達于安遠、志書以為在堡西者誤矣、嶺既空曠、而黑番每假夷名于此為寇盜、堡有遊戎、

莊浪南邊、自西大通而西、至鎮羌、凡六所、二百八十五里、其南

皆山、其山皆番、無長城為之界限、道路為疆而已

莊浪北邊

裴家營、涼莊疆域所分也、堡在平原、土瘠沙多、水利不通、非香溝分灌、安人畜之不渴死耶、西望大靖、南近火燒、東連沙溝、北環邊墩、援應雖近、而闇門罕閉、邊額不修、甚非所以防禍于未萌也、又東四十里為阿壩營、

香溝屬大靖、分其餘以灌溉、大靖營在西四十里、大靖居高、營地則卑、可望也、火燒溝在東南三十里、沙溝在東二十五里、長城在北一里、大靖阿壩、相距不甚遠、可為援也、

阿壩營、地高而平衍、土脈不毛、其地北闇門逼西之阿壩水空、鍵閉宜修、斥堠宜明、其邊外有大泉水、更北有黑石山、水足草深、夷必爭牧、況乎營盤水之密邇為鄰乎、內地則雙井堡為廬

裴捷徑、則中川寇虜宜過也、又東西十里爲下紅水、

堡迤南水泉二處疏通水槽、引入堡內、水空在西十里、虜向每從此入犯、今則沙高牆缺、可入之地不止水空矣、在北二十五里、雙井堡在南四十里、蘆塘屬靖虜、在雙井之東一百一十里、裴家營在西四十里、蘆裴往來、備新邊而行、則一百九十里、由雙井則一百三十餘里、所謂捷徑也、

中川屬松山、在雙井之東二十里、堡有遊戎、

下紅水、自松山平而亭障築也、南近大松山、北近黑石山、風沙日揚、邊牆漸北、且營盤水直達賀蘭山後、其途甚便、況爭遊牧者不但賀蘭之夷哉、又東四十里則三眼井、

大松山在南七十里、黑石山在邊外西北二十里、營盤水在東北一百六十里、自營盤水五十里至黃沙坡、又二十

里至小風口、又十里至大風口、又三十里至拜寺口、又三十里至壘石口、又三十里至黃硤口、又五十里至賀蘭山口、自堡至寧夏之賀蘭山後、共五百二十里、賀蘭山後之夷、視囊勞藏克氣三台吉住牧、若游牧者不可勝記、堡有守備、今自寧夏出中衛之永安墩口、經長流營盤兩水頭、直達紅水、或三眼井、鹹坦迤矣、驛站既設、商旅通行、而蘆塘一路、惟平固迴税者則由之、

三眼井堡地極空曠、堡近新邊、其東永寧堡舊有邊兵以為犄角、今亦無之、其南由狼溝口、西至沙井堡、路極崎嶇、蓋趨蘭州之大道也、其北有麻黃灘通近于邊、至衛之地也、其北至黃沙泰、以及水塘湖水頭之地、則偵夷人之動靜也、若夫張既之所取道、理有可信、文無可徵、又東七十里為靖虜之蘆營、

永寧堡在東九十里、明以蘭州之秦將改置永寧、以永寧去新邊五十里餘、而三眼井又在西四十里也、猴溝口在南三百里、沙井驛在溝口南四十里、蘭州在沙井驛東四十里、自堡至蘭州三百八十里、路傍山麓、行太揮之麻黃灘以其在紅水三眼井之間、空曠無守故也、黃沙券在邊外之北二百里、水塘湖亦在此一百二十里、魏之張既、文帝使為武威刺史、時盧水羌反、聞既將至、乃拒于顫陰口、既言揚兵顫陰、乃于金城渡河、潛于揟次間道直抵武威破之、武一堡卽張既之間道、然無可據矣、堡有守備

莊浪北邊、自裴家營之團莊起、東至三眼井界靖虜之蘆塘營止、皆長城、凡四堡、一百九十里、

莊浪近疆、自莊浪西南接西寧界起、折而南、又折而西、以接至涼州界止、

平山在莊浪西南、西大通堡之南、叢山之中、忽有平地山有豐草流水注之孳收為邊外最黑番住牧于茲、南通青海、西近大通、則與接帳建鞲者、不惟邇乎、

平山在西大通南五十里、黑番蘇東奔族、於此住牧、

黑山嶺在西大通之南、紅古城之北、嶺舊有墩、迤而南則海石灣、灣南則李家村灣、東達可可川之王家山城、嶺之東西南北、無非內地、黑番居此、其族甚微、領茶肇馬、宜其子孫世世無敢萌異志也、今外交于夷矣、

黑山嶺在大通南三十五里、紅古城北五十里、黑山壕南至海石灣一十五里、海石灣東西二路、南至李家村五里、東至可可川地方王家山城五十里、無一非內地也、嶺今黑番爾革日族住牧、

紅山川、在西大通之南、川有堡、堡有居民、迤東由紅古城而趨苦水、蓋昔之通衢也、川在堡南、居內地中、黑番居之、陰款於夷、

紅山川、在西大通之南二十里、紅水堡南一里、由川東至紅古城六十三里、又五十里苦水、此昔日商賈之途也、川為番僧閻都剛族報恩寺僧住牧、

河腦、在西大通之西、紅山川之北、大通河之源流、不知其幾千[illegible]百里、西大通人以其地在上流、謂之河腦、黑番就牧河干者、依我宇下、今頓首于夷之庭、不暇矣、

河腦、在西大通四十里、黑番江東爾加族住牧、

他喇都川、在莊浪東南、通遠堡南、河西平原之地、通謂之川、不專指流水也、川地廣衍、其地瘠薄、其水蕭疎、腹裡不毛之地、可牧而不可耕者、西大通通遠堡之屬堡於川為捍肱也、黑番駐

喙於此、討曰不宜、而輸誠恐後、于塞外焉、

他喇都川、在通遠堡南三十五里、黑番寫爾袞族住牧、

排路溝、在通遠堡西南、他喇都川之北、溝皆芨萁草充斥道路、故名排路、或曰一名肆棧溝在内地、明設有騎步、今番則外臣于夷矣、

溝在通遠堡西南一十五里、芨萁草名、河東西皆取之以編席者、明於溝設兵一十三名、馬一十三匹、今無兵、溝黑番蟒樂族住牧、

小川子、在莊浪之西、武勝驛南、平衍之地、兩山夾之、故曰小川、七族之番俱在焉、邇來周道之間、肆為胠篋矣、

川在武勝西南一十里、莊浪而西之山、土人皆謂之西山、川亦平地、為撒卜兒馬其等七族住牧、今其目名阿擴、時

為盜、

馬營溝在武勝西北、岔口東北、西近圖莊南近伏羌溝在岔口之東此、蓋重邊之內地也、黑番處此夷詎能害、而南向事之何耶

溝在武勝西北二十里、岔口東北二十里、大馬營圖莊在溝西七里、伏羌在溝南六里、莊浪有新舊二邊、溝在舊邊北、新邊南、今黑番白扎爾族住牧、

大沙溝、在莊浪之西、岔口堡之東南、溝北接壤平城黑番住此而遠輸於夷

溝在岔口東南一十里、平城堡南三十里、今黑番阿蓋族於此住牧、

乾沙溝在岔口東北大沙溝北溝為岔口、山場草木足供畜牧岔

口之人公其利與羌人共之

乾沙溝在岔口東北二十五里黑番錢朵族住收

寬溝在岔口之北乾沙溝之西溝有墩自墩至溝腦一里平川亦岔口山場也番族住此者與大沙溝乾溝皆陽奉陰違焉

寬溝在岔口北八里明制有墩塘兵一十二名馬一十二匹今裁自墩至寬溝腦延長十二里今黑番紅扎爾族住收

火燒城在岔口北鎮羌堡東切近曹家鋪番之羊馬犏牛犛牛羌斤道遠而奉夷謹戒亦為之倡與

火燒城在岔口北一十六里曹家鋪在北五里城今黑番朵卜藏族住收

沙金溝在岔口西北溝地特遠其形勝不可得而知趨其地者

必由新阿壩揑耳朶馬距岔口既遠則鞭長不及腹矣

溝在岔口西北二百七十里自岔而西北二里為土魯干又一十五里為石門砍又一十五里為青土坡又一十七里為野葱溝又二十里為溼泥溝又二十里為駱駝山又三十里為散岔口又一十五里為光華嶺又二十里為思加羊又二十五里為新阿壩又三十里為揑耳朶又四十里為沙合溝溝為黑番思國壯族住牧

野狐川在岔口西沙金溝後地為邊與煤炭溝為鄰明之守軍今皆廢矣

川在金溝後一十五里明時野狐川煤炭溝各設墩軍二名川今為黑番朱己族住牧

先密寺在莊西北鎮羌東南寺極弘壯番僧居之飲食起居無

異於番、惟屏妻子、衣黃衣耳、添巴之納、則遠輸烏思藏焉

寺在鎮羌東南四十里、甚寬廣、明初勅建以處番僧、先密僧特多、於是分爲二族、所謂上先密下先密、皆寺族類也、寺東爲廟兒溝、西爲黃草充、北爲打柴溝、西爲鎮羌焉、今番僧肆爾只等族住牧、

乾柴窑、在鎮羌之西、南山之南、其地屬境外、西接三角城、東通黨朶兒紅埡峴、以至於分水嶺焉、黑番處此、遠於內而近於外、物以羣分、固其宜也、

乾柴窑在鎮羌西二百里、三角城在其西七十里、黨朶兒在其東二十里、又東二十里爲紅埡峴、又東二十里爲分水嶺窑、今黑番住牧、

右莊浪南山內外番族壤地附莊浪諸要塞合四十有五焉

羊胸子城南至西大通四十里

工巴城東南至西大通四十里

毛兒茨徑東至西大通六十里

勝卜勞硤南至通遠堡三十八里

亂石家東至武勝驛四十里

紅坙峴北至武勝七十里

鐵沙嶺北至武勝一百里

寺兒溝北至武勝一百三十里

熊窩溝東北至武勝一百里

香爐山東北至武勝一百六十里

白石頭溝嶺東至喜鳳嘴二十五里

野狐嶺東至喜鳳嘴二百里

石門硤東至岔口五十里

駱駝峴東至岔口七十里

散岔山頂東至岔口一百里

澀泥溝東至岔口一百二十里

光草嶺東至岔口一百三十五里

思加羊東至岔口二百一十里

新阿壩東至岔口一百八十里

揑兒朶東至岔口二百一十里

沙金溝東至岔口二百五十里

大沙溝西至岔口二十里

狐頭嘴西至岔口五十里

大澀泥溝東至鎮羌堡二十二里

四道溝東至鎮羌四十里

紅溝兒東至鎮羌五十里

雞冠石東至鎮羌八十里

散岔東至鎮羌一百里

人頭峴東至鎮羌一百三十里

寬溝係涼南境外東至鎮羌一百六十里

紅腰峴係涼南境外東至鎮羌五十里

小木麻兒係涼南境外東至鎮羌堡二百二十里

白石頭由城兒溝東至鎮羌堡一百二十里

分水嶺東至鎮羌一百三十里

白石頭空高崖東至鎮羌一百四十里

黨朵兒東至鎮羌一百六十里

紅埡峴東至鎮羌一百三十里

泉子嶺東至鎮羌一百八十里

牛心山東至鎮羌二百里

討來川嶺東至鎮羌二百四十里

乾柴窯東至鎮羌二百里

此莊浪西南之要塞皆南通西夷之路番夷所出入焉雖南山之外未居一夷然三角城大通河以及青海相距非遥不能域以封疆之界也

甘州衛 雍正初年改衛為府附張掖縣山丹縣屬焉

甘州唐虞夏為雍州地其後淪於羌戎秦漢間為渾邪王地漢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始過焉支至祁連渾邪王始殺休屠來降元鼎二年始置張掖郡歷五涼隋唐皆曰張掖惟西魏更名甘州後因革不一宋為元昊所據理宗寶慶元年為蒙古所有明洪武五年命宋國公馮勝為右副將軍由金蘭趨甘州二十四年置衛內轄五衛外轄七衛兼轄千户所三屹然重地矣甘州之畸重於河西惟明為然

二十五年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衛所謂內轄五衛也二十六年設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凡山丹永昌涼州鎮番莊浪西寧肅州皆屬焉所謂外轄七衛也甘屬之高台千户所肅州之鎮夷千户所涼州之古浪千户所無所不所屬焉

所謂兼轄千户所三焉。

其地東有武威、西有酒泉、南有祁連之阻、北有合黎之環、南北相距、僅可百里、如築通道中通一線、通餉道而接聲援耳、何以畸重若此哉、蓋其河黑水、其田上上、其民五方錯雜、其俗樸而剛、此所以畸重也、

凉州在東四百八十里、肅州在西五百四十里、祁連在南一百五十里、霍去病至祁連山斬首萬級者也、合黎山在北四十里、即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是也、甘之南北相距寬者可二百里、隘者纔十里許、言百里者舉其概也、黑水發源於祁連山下、北流至甘州城西十五里、與山丹之弱水合而西流、至肅之鎮夷、流向合黎山焉、黑水非禹貢之黑水西河、蓋禹貢之黑水在雍梁之間、與此懸殊、甘之黑

河、但可謂之張掖河耳、高台一帶者、皆因黑水為渠以灌稲參、無旱潦之憂、稲為河西所借有者禹貢雍州厥田上上、今惟是足以當之、漢武帝時、發徙民以實甘州、雖産稲而民頁實甚、

從來稱五郡者、必曰斷夷人右臂、蓋五郡遠出四千里外接西域之疆入夷腹内、我征不難、則可以搗其巢、彼掠邊郡、則可以躡其後、要黨結叛、則可以遏其途、今五郡僅存其四、雖縮地一千餘里、而西夷不敢越河西而東折者、四郡之蔽於西也、甘州在四郡之中、則又若陣之有中堅、磨之有樞紐、身之有腹心、甘之所以畸重者、豈偶然哉、

蘭州而西、為金城郡、凉州而西、為武威郡、甘州而西、為張掖郡、肅州而西、為酒泉郡、赤金蒙古而西至哈密、為燉煌郡、

明正德間、棄去哈密、而燉煌遂爲絕域、然明開國之初、亦以嘉峪關爲聲教所及、其赤金蒙古、罕東左衛、哈密三衛、皆羈縻夷屬而已、故曰僅存其四、自嘉峪關外、西至哈密一千九百餘里、

河西之南北、何地非夷戎之所甚者無如甘州夷之所恐者亦無踰甘州、彼在南者欲北、在北者欲南、而甘州適當其中、橫截其路、則必自東而西、循牆而走、動輙以月計、苟通甘州則直出直入、朝發於南、暮宿於北、合衆長驅、隨所欲爲矣、夷之垂涎窺伺者豈一日哉、昔小王子欲寇涼州、擁衆至大松山、部屬阿爾禿斯曰、截列虎巴娃甘斯得窩隸勿火落赤刀答計勒勿伊個阿論落得勿謂當分兵取甘州、約會火落赤到則大事成矣、小王子不聽、及敗、悔之、

小王子、在明之成化間稱可罕者也、先為小王子所殺、小
王子之相曰亦卜剌、有罪、竄居青海、阿彌克斯、夷目之多
智者、其時有夷目曰火落赤者、性極凶殘而善戰、住牧於
河州之撒工川、阿爾禿斯勒小王子分兵取甘州、小王子
不聽、敗於松山、

且契丹摧陷、元昊割據蒙古內侵、河西之受敵、甘肅為先譬之
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其中首尾俱應獨擊其項則
一身無所施、甘州者、常山之項也
宋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入甘後、破肅州及各郡天聖六年、
夏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取肅州寶慶元年、元鐵木真使察
罕陷其甘州、而河西諸郡、遂成破竹之勢

考有明之制、坐鎮甘州者、不但行都司而已、文有撫軍武有總

戊、率一代之名臣宿將屯兵三萬有奇、其時祁連譁敵牧馬合黎孰敢彎弓屠黃水東西、安如泰山、可謂善用兵常山之勢者矣、

明制甘州至鎮者、自行都司外、有巡撫都察院有行文僕寺卿有監司、有總兵、有副戎、有都僉書、且洪武二十八年、肅王移國於甘州、三十二年、肅王始內移於蘭州、五衛兵二萬五千九百名、山丹六千七百七十名高台一千四百六十名、所謂三萬有奇也、後遞減之一萬二千五百人、洪水之增設不與焉、甘州城正官兵有馬者三千員名、步兵守兵、游兵守望兵不在其數、其衛所城堡兵馬、即此可概見矣、

今官兵不及有明、而祁連為夷之淵藪、公然而入大草灘矣、此永固城之所以特築也、合黎乃我雉兔芻蕘之地、今我以為絕

域、而夷以為交衝、此人宗山斜濠口石硤口之所以可虞也、

甘州撫軍、今駐於蘭州、今甘州有監司監牧同知武甘肅提督五營全設、又永固協鎮副戎、甘州城守參戎、山丹高台、黑城、洪水、四遊戎、硤口大馬營馬營墩高古城梨園紅崖平川、七守備、此今之官制也、提督兵五千員名、永固協及各路城堡統四千三百六十二名、今甘州之兵、計之不滿萬人、此今之兵制也、永固城在東南一百八十里、自順治八年、甘州總兵開市於洪水、而夷人遂據大草灘、乃謂於永固置副戎、黑城置遊戎、大馬營馬營墩置守備、皆在大草灘之內、在甘凉南北邊堡中、今大草灘之夷、刀爾吉懷阿爾賴之部落、合黎山之夷、與一定之部落、人宗山口在東北三十五里、石硤口在東一百九十里、斜濠口在東

六十五里

甘州南邊

大阿情 高古城西五十里

大馬營 大阿情西十餘里

黑城堡 大馬營西三十里

馬營墩 黑城堡南二十里

永固城 黑城堡西北三十里

洪水堡 永固城西三十里

南古城 洪水堡西北七十里

花賽堡 南古城西五十里

龍首堡 花賽堡西北四十里

甘峻堡 甘州西南六十里

梨園堡 甘峻堡西三十里

高台所 梨園堡西九十里

榆木山口 高台所西南九十里

暖泉堡 榆木山口東南二十里

紅崖堡 暖泉堡西南三十里

甘州北邊

九壩堡 肅州胭脂堡東二十里

四壩堡 九壩東五十里

平川堡 四壩東三十里

仙姑廟 平川堡東三十里

板橋堡 仙姑廟東一十五里

新城堡 板橋堡東三十里

瓦窰堡、新城堡東三十里、

人宗山口、瓦窰堡東三十里、

觀音山口、人宗山口東四十里

斜濠口、觀音山口東五十里

山丹衛、斜濠口東南西距甘州城一百二十里、

新河堡、山丹衛東四十里、

石硤口、新河堡東四十里、

甘州近疆、

白石崖、在甘州之大馬營南百里

野馬川、在甘州東南扁都南五十里、

巴縣墩川、在甘州之南水關外

大都麻口甘州東南洪水堡南

小都麻口、洪水之南、大都麻之西、
酥油口、甘州之南、高古城南、
野兒口、甘州之南、在花寨堡之東、
板答口、甘州之南、龍首堡之南、
平頂、在板答口之南、馬驪寺東、
哱囉口、在甘州西南、梨園堡之西、
哱囉口外、在口南、
擺通河、甘州西南、哱囉口之南、
黑河源、在擺通河西、
古水澗、在梨園堡西、哱囉之西南、
牛毛山、在古水澗之西、
青坑搭、在牛毛山之北、

灰稜在青圪塔西南

榆木山口、祁連之北、高台所之南

半箇山、在甘州之西南暖泉堡之東南

新墩子、在暖泉南半箇山北

拜浪河在甘州西南紅崖堡口外

紅土坡、在拜浪河之南

草打班、在拜浪河西南

水關口、在紅崖西

哮囉口、在紅崖南

石灰關口、在紅崖西南

明海子、在紅崖西北

居延城、在甘州之北

居延澤在城東

合黎山在甘州之北

紅泉堡在甘州東北觀音山外

紅鹽池在甘州東北山丹衛北

甘州南邊

大阿博墩名也為甘涼之界當大草灘中東接高古城西連大馬營北通硤口堡南近白石崖其地風寒無水候卒二三人登臺遠眺而已西四十里則大馬營

高古城在東五十里屬涼州大馬營在西四十里白石崖在南九十里大黃山在北一里定羌廟在東北三十里大草灘大黃山之麥刀爾吉懷阿爾賴之部落朝暮見於墩下甘肅通衢舍此更無他途墩有墩軍二三名汲水必東

向十數里云

大馬營亦當大草灘中、大阿博在其東、大黃山峙其北、幽僻遐陬、茂草隙地、在山南者、種衆接踵、乃設官置戎於此、要賊自守、猶履春冰、求其置重捍於酸茨河白石崖者、何可得焉、又西三十里則黑城堡、

大阿敷在東四十里、大黃山在北二里、即焉支山、甘涼之民近焉支山者、於山採藥伐木獵獸以資生、今多盤踞山中、莫之或過、營在大草灘、其草甚茂、不稼不蔌、所謂隙地也、游畋於大草灘者、刀爾吉懷阿爾賴之部落也、南山之後、即祁連山下之夷所居者、曰白石崖口、曰野馬川、曰酸茨河是也、設官置戎、在辛卯年、酸茨河在東九十里、參力袊部落所居、白石崖在東南一百里、口外六十里、刀爾吉

所住牧營有守備兵一百四十五名西北至甘州二百四十里

黑城堡亦在大草灘中有事則左提大馬營右挈馬營墩非堡之援耶祁連當前其隘口獨寬如白石崖者並馳十馬昔之濟渠濠牆修設臺樣楯櫓木石皆為烏有其後所山口今已無所憑恃矣奈何不使盜至此耶草灘可謂慢藏天險不設互市且開可謂誨盜即裕之壘何以斡耶斜而西北三十里則永固城迤而南至馬營墩二十里

大草灘之夷以其地而言內則馬支山中外則白石崖扁都口後山所以其部而言則刀爾吉懷阿爾賴二部落也

大馬營在東三十里馬營墩在南二十里祁連山在南一百里白石崖口在東南九十里其外即刀爾吉部落住牧

其部出入大草灘者、率由白石口焉、後山所口在南六十
里、亦祁連山下之夷出入之路也、互市在辛酉年、間市於
洪水、夏廷至今、詳洪水中、堡今設有遊戍兵三百八十名、
西北至甘州城二百一十五里、
馬營墩、即馬家墩也、雪山南峙、草灘北環、兵士墮指裂膚、不但
三冬祁寒而已、四時不識菜根、扁都口在南、昔之夷王欲假途
而北、甘肅出師青海、率由於此、其為要道由來舊矣、口外之野
馬川、且有王庭、然扁都諸口、昔之高岸峻防者、已視為具文、聽
其廢置矣、迤而西四十里、則有洪水、折而北二十里、則有永固、
雪山、即祁連山之支幹、積雪不消、在南三十里、大草灘環
堡而北、尤寬闊、故曰北環也、其地氣夏有霜、終歲無華、扁
都口在西南五十里、明時有夷王拙力兒、逼於西寧之青

海、欲假道北歸、以扁都口請、當時未之許也、又經畧鄭洛
會師洮青海火落赤真相等、而甘肅之兵悉由扁都口出、
會於西寧馬、凡往來青海西寧者由口而行、路雖險山、實
為捷徑也、野馬川、在扁都口南五十里、今惟阿爾賴住牧、
其部落往來大草灘、皆由扁都口、堡有守備一百八十四
名、西北至甘州城二百里、

永固城漢為單于城、涼之祁連郡也、明季插漢至此遂殞厥身、
而六畜久不蕃息、於祁連大草灘縱牧、乃因跡築壘特設官司、
而永固之名始立、則大草灘在目中也、其所轄之大馬營、黑城
馬營墩、鼎立灘內、近有洪水為之右臂、遠有永昌高古為之聲
援、此因事補偏、似為得之、而殺伐不張、欲阻寇之入關域也、得
乎哉、況乎與之貿遷有無也、遠三十里為洪水、

漢武帝初軍于居此謂之單于城前涼張元靚改為祁連郡唐開元十六年金吾將軍林賓客破土番於此明北夷綠罕於天啟元年入河套吞併套部掠榆林犯涼州攻甘州所向無前於甘病滯下至祁連城而死祁連山在南五十里己酉年大草灘有夷遊牧乃設關築寨新名之曰永固城也地在大草灘中而勢差高耳大馬營在東六十里黑城在東三十里洪水在西四十里永昌高古屬涼州永昌在東二百二十里高古在東一百五十里城有副戎凡甘之營堡皆屬焉兵九百八十二名北至甘州一百八十里

洪水堡當大草灘之口屏甘州於內也有明設兵又增修各隘口險要南北扼塞屯兵彈壓當時無識者猶有台騎移白之識焉而今也開市與之互市矣西至南古城七十里

有明嘉靖間、巡撫唐澤因西寧之西海夷人披猖、乃奏設兵八百名、馬五百匹、於洪水堡、又增修各隘險要、辛卯年、甘肅總兵官貪皮馬之利、於洪水開市、於是夷人盡至、而大草灘之氊帳幾充塞無間矣、雖環大草灘皆屯士馬、莫之誰何焉、而人皆忌諱、胡為相安無事云、西水關在南四十里、古佛寺在巴緐墩川、在西水關之南七十里、戊子、回回丁國棟反於涼州、米剌印反於甘州、及討平之、其餘黨逃散於四方、或歸於西域、或為夷部、在古佛寺者其一也綠墩之夷、曰滾卜台吉、今叛回為其部落、所謂為虎附翼也、西水關有明之所設險、今皆為夷毀壞、幾於無跡矣、僅今有遊戎兵四百三十五名、北至甘州城一百五十里

南古城即古城堡也、雖漸遠於大草灘、而逼近乎祁連山隘口

紛紜、其最著者有盃番、大都麻口、有小都麻口、有酥油口、小者不勝屈指焉、有明於酥油各口、鑿山驅石、漆城蕩蕩、今城覆於隍、因之而成路矣、又西五十里有花寨焉、

寧番在東八十里、大都麻口在南七十里、小都麻口亦在南七十里、酥油口在南十五里、甘凉之堡、以古城名者甚多、故俗增南以別之、明於酥油口、設岔道溝山、塞斷要路、修砌短垣、黑番在大都麻口、其目曰囊索、在小都麻口曰七慶喀、在酥油口者其目曰蓋牛家番子、今皆納吏添巴、城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八名、南至甘州城一百里、

花寨堡、昔之屯兵堡、洪水居中堅之勢、堡與黑城、分爲兩翼、今堡乃去兵、夫孰與守之、又西北四十里有龍首堡、

明之巡撫唐澤奏設兵二百六十名於堡、又設兵二百六

十名於黑城二處、又設兵二百五十名、皆統於洪水營焉、
堡分防之地、有野兒等口、口外黑番、其目曰黑羅撲堡、今無防汛、西北四十里至龍首堡、

龍首堡昔之劉果城也、黑河水利、率先得之、土沃則人蕃、明所以展築請防與、板答口之黑番、黃鼠兩端平頂之黃番、向背不一、而口外臨松城之馬蹄寺、賜額猶存、今喇嘛居之、夷常居此而熬廣茶、黑河有石、其文內蘊豈魏所云柳谷石乎、西渡張掖河、則有甘峻堡焉、

堡上龍首堡也、舊名劉果城也、蓋明初貴者各築城以居、即以姓名名城、今寧夏名堡多類是也、堡舊城廢及更築、因地近龍潭、乃名龍首焉、黑河一名鮮水、一名羌谷水、即張掖河水也、源出祁連之北、曰擺通河、北流、經龍首至甘

州西而弱水入焉、遶高台而流、至鎮夷北流、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是也、水色黴黑、土人或呼為黑河、且謂即禹貢之黑水、按禹貢華陽黑水為梁州、又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是黑水為雍梁之界矣、甘州在雍之西北、去梁州二千餘里、非禹貢所謂黑水可知、且導黑水至於三危、入于南海、蓋在漢蜀間、始可入於南海也、此水但可謂之張掖河而已、黑水北流、近甘州城、會弱水、西流至於肅州之鎮夷乃北流出塞、至於合黎山焉、而甘州之地及肅州之鎮夷皆資黑水灌溉、河西獨甘有稻、亢旱無憂、黑水之利也、堡得黑河水脈、故土最沃、明巡撫楊博修築木龍壩、於是堡之磨田、盡為沃土、人益富庶、乃展築張掖城以居、即今下龍首堡、於前明自請設防、而募兵二百名屯於其堡、今則

無之、板答口在南二十里、黒番之目曰由道人、平頂在南四十里、馬蹄寺之嶺也、黄番蓋爪沙二州內附之夷、平頂黄番之目曰格家、其言語服飾與夷同而與黒番異、臨松城、前涼張天錫所置、呂光置中田護軍鎮、南涼禿髮傉檀掠臨松千餘户、西秦乞伏熾磐破臨松、徙其民五千户於枹罕、沮渠無諱拔酒泉、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皆此地也、馬蹄寺、在板答外二十里、寺甚寛、永樂間賜額普觀寺、山石有跡似馬蹄、因以名之、寺左右有丹硤臨松青松三山、石洞有七、石門有二十、洞中皆大小浮圖像、今寺有喇嘛高僧、其名曰擺布哈、自烏斯藏來者、取黄番黒番添巴、以轉輪於烏斯藏之達賴喇嘛、擺布哈住持此寺、諸夷常牽牛羊持酥油赴寺、謂之熬廣茶、黒河中有石、色如玉、剖之

中有五色紋理山水禽魚之狀後漢張掖柳谷水湧溢寶石負圖蓋即此寺也黑河在堡西二里堡無防汛東北至甘州五十里

甘峻堡因甘峻山而得名由黑河而西黃番之在南山者種落漸繁昔之屯兵者蓋有為焉今祁連之夷部落日多而西磁窰各為民堡山口甚多脫有意外誰之責耶又西三十里至梨園堡

水經註張掖水歷甘峻山南因山名堡而訛為甘也甘州南山凡自黑河而東皆黑番住牧黑河而西皆黃番住牧黑番自漢至今與中國雜居稍為馴伏黃番則罕東左衛之夷有明時匿伏及土魯番侵之乃舉族徙入嘉靖八年總督王瓊奏安插於甘肅各地以罕東左衛都指揮枝丹置

南山甘州是也、俗呼黃韃子、其後巡撫黃儁、於堡奏設防兵二百名、山口即甘峻山口、在南二十里、從此而往來於祁連也、西洞子堡、在東二十里、磁窰亦在東二十里、西洞磁窰之南十五里、南山口曰大磁窰口、内外窰磁口、堡無防汎、東北至甘州六十里、

梨園堡、南眺祁連、西接榆木、其哼囉口、黑河之所來、番夷之所由、兵少援稀、其若之何、孫楨之事、可為前車、西由咸邋堡九十里至高台、

祁連山在南九十里、榆木山在西南十里、哼囉口俗謂波囉口、黑河源出祁山連之擺通河、或呼謂擺大川、但分一泒流百十里、北向哼囉口之水關而入於甘州、其關連山石崖一里、鑽明濱四十丈、石河四十五丈、甘州之人、常畏

粮集米出哮囉口外百餘里伐木浮黑河而至甘州其口外之路東通埜馬川、巴[illegible]墩諸處、更東至涼州錯處、西至紅崖、更西至肅州諸山外、東南至西寧界、然皆層山峻嶺積雪凝寒、無一定之路口外黃番其目曰滾卜又有古木間之黃番其目曰白頭家又有牛尾山之黃番、其目曰叅力斡、俱呼為八個家、畫頭目之別名、武謂即八個舍人之種落云、宣德十年、更入哮囉口、正千戶孫楨率六十人禦之、戰於口內、既勝、禎單騎追之、陷陣死焉、威敵堡俗呼葦之城在西四十里、梨園堡有守備兵一百四十名東北至甘州九十里、

高台所、漢之樂綰縣、唐之建康軍也、西有古台、因以名焉、遠拱、合黎、近峙、白城、前顧、黑水、後環、地平、水順、五穀皆生屯田之

地也、郭元振開置、盡水陸之利、行之至今、東接張掖、西控酒泉、交衢大道、實在於此、乃屬堡之在南者、苦於隔山、在北者阻於涉水、且南皆夷穴、為患日深、北則偶至、為冦莫測、而南山之夷、且有潛入而貿易於此者矣、迤而西南七十里、則至榆木山口矣、

樂綰縣、漢以之屬酒泉郡、南凉張駿置建康郡、北凉都於此、唐置建康軍、名勝志以建康在高台西南者誤也、明初為高臺站、正統中改為所、西二十里有古台、高一丈、建寺於上、因以名之、祁連在南一百里、合黎山在北八十里、即書所謂至於合黎也、白城子在西南八十里、黑河在城北二百步、黑河自南發源而東流、又折而西流、遶高台之地三面、故高台土膏水足、五穀畢發、尤為多稻、河西諸郡多

粳稻於此、高台之屬堡、以九壩為最、以及肅之鎮夷皆產稻之地、唐武后時、郭元振為涼州都督、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足一縑糴數十斛、軍數支數十年云、甘州即漢之張掖郡、在東一百五十里、肅州即漢之酒泉郡、在西二百七十里、所之屬堡、在南者、如紅崖等堡、為榆木山所隔、在北者、如九壩等堡、為黑水所阻、高台東往甘州、黑河猶可涉者、分流散漫也、北往九壩、而黑河不可涉者、河流合一也、雖常架木為橋亦不終日之計耳、所有遊戎兵三百八十七名、

榆木山口即榆林溝、高臺紅崖之大道也、滿目荒郊、常無人跡、蓋榆木山延長、路當其北、紅崖諸堡、遂隔於南、而山口則峯迴路轉之地、黄番所息喙、豬夷為聲援、往來震驚、雖有墩軍、將焉

用之、楊博之經制、不猶有疏焉者乎、折而東南二十里、則至暖泉堡焉、

榆木山、起於梨園堡之西、盡於山口、隔嶽敵高台於北、隔紅崖暖泉順德諸堡於南、黃番住牧於榆木山者、武南武北武中、其山既寬、其名各異、如牛毛山、青圪塔之類、皆榆木山也、山東近梨園、南近暖泉紅崖、故山中黃番雜見於各堡、無一定之疆界焉、明巡撫楊博經理紅崖諸堡、俱為詳察、獨榆木山口、無所設施、故猶疏、南至順德堡三十里、

暖泉堡居民少、堡通紅崖之路、西隣順德、村落相望、西邑人皆足食、然今番夷交通、各隘紛如、則置戍以衛民、扼要途而通呼吸、所重至矣、折而東南三十里、則紅崖堡焉、

甘州堡名暖泉者有二、其一在甘之西北、此在甘之東南

堡及鎮羌順德楊旗鎮夷五堡、明時因近番夷、民皆逃竄、五堡漸廢、及巡撫楊博、於紅崖設官、屯兵始漸興復、令各堡不惟畏夷、而且畏番、蓋番多假爲夷也、各隘口有揭旗大口子諸處、諸番住牧、有五、曰半箇山、在東南八十里、今番目恰舍人等、曰仄楞、在南八十里、番目八部代蒙古弄等、曰新墩子、在南六十里、番目宣黑卜等、曰榆木山口、在東二十五里、番目丁刺兒等、曰明海子、在西北六十里、番目司千尊等、諸夷子目有四、曰參爾根黃台吉、曰綽庫兎曰滾卜擦罕、曰勞藏、住牧之地不一、要之不離擺拜浪河亭囉口一帶而已、堡有郵遞兵數名、

紅崖堡、撐突孤懸之地也、雖地平土衍、稌黍皆宜、野廣草豐、便於孳牧、而四境皆山、千谿百谷、射鵰牧馬、實繁有徒、俘掠人畜、

特細故耳、其近者若拜浪河、若草打班、五虎環聚、其遠者則姑置之、蓋山卯峣㛪、路尤敧䑛、無隘之可扼、其七族黃番、五個擺眼、八箇家、羅兒家、黃番皆安於秦山、而我之各堡則危於壘卯、何孤危若是也、自是而西、或沿山、或由馬營莊九十里、則肅之清水堡矣、

祁連在南、榆水在北、凡無名之山、不勝數也、地雖寬衍、而四境則千岩萬壑、拜浪河溶雲成流、其河不大、祇供紅崖灌溉、無他注也、在東南二十五里、草打班在東南九十里、五虎者、㕘爾根、綽庫免、滾卜、㘄罕、𡂢藏、四兄弟住牧於拜浪河一帶、其一則曼爾旦之圖頭曰完布住牧於草打班者是也、遠者、若也系㲲、野馬川、大通河、酸茨河、白石崖諸處、皆有路可通、肅南之封來川、卯來泉、山後、無不可往來

也、七旗、黃番曰虎狼家葉寨、住小關口、在南三十里曰白
克代、住黑河源、在南四十里、曰丁剌兒、住榆木山、在北四
十里、曰司千尊、住明海子、在西北九十里、曰云芥、住緯哱
口、在南七十里、曰黑宣布、住暖泉新墩子、在南六十里、曰
乃滿滚布、住石灰關、在南五十里、所謂七族黃番也五箇
擺眼、曰尚世嘎、曰阿爾旦、曰占帖木、俱在榆木山之青圪
搭、所謂五箇擺眼是也、八箇家、曰滚布住哱囉口、曰白頭
目家住古水澗、明耋力斡頭目住牛毛山、所謂八箇家是
也、羅兒家黃番、曰哈舍人、住羊個山、曰格家頭目、住平頂
曰八代部、曰蒙古弄、俱住灰楞、所謂羅家兒黃番是也、諸
番俱納夷人添巴、故相安無事焉、堡有哨備兵一百二十
六名、西北沿山至肅州之清水堡五十里、其路少有行者、

由肅州之馬營莊紆廻取道至清水堡則九十里焉

甘州南邊自大阿博而西至紅崖堡凡十有五所六百五十里

甘州北邊

九墒堡甘肅於此分疆西接胭脂東連六壩北近合黎而限以邊牆南通高臺而阻於黑水其地引水平疇桔槔不設而穰穰滿家西城乾東塞於莊衜然合黎山口特近夷巢窺內地少隘外夷出入不由關門也設有大舉高臺雖來援不阻盈盈一水哉自堡而東由六壩五壩五十里而至四壩矣

胭脂堡屬肅州在西二十里六壩堡在東六十里合黎山亦要途其山東起硖口環甘州之北止於肅之鎮夷延長三百餘里其山產茶邊牆在堡北二里高台所在東南四十里黑即張掖河由甘州西流而至其在甘州尚散漫及

板橋流至此合為一道水深沙浮不可徒涉自新城以至此率引黑水灌田旱魃不能虐也明制堡守兵一千五百名今皆不設六壩五壩產米與堡相同其兩堡皆在北二里黑河在南一里

四壩堡地沃而米多與九壩諸堡無異而川原平曠風起沙揚猶為過之東二十里為平川堡

明巡撫唐澤以四壩諸堡極為難守經制疏畧乃改築邊牆一道防兵二百昔人之留心邊事如此今虜行邊外沙漠無水乃入飲黑河出入不由關門堡及九壩俱無防汛東南至甘州一百四十里沙不勝挑豈小邊不可擴充乎內地湫隘其邊外不可斥地乎

平川堡北枕合黎南臨黑水土沃而地平牆低而沙壅同於四

埧也、夷之北行、僅隔一堵、甘之西北、惟此屯兵數十里之間、誰為禦之、苟夷入寇、屯兵過少、自守不足、况其他哉、又東三十里為仙姑廟、

明制、騎兵二百、步兵一百、庶幾可以巡守本堡、救援各村、今兵殊少、又皆老弱、堡有守備兵一百八名、東南至甘州一百二十里、

仙姑廟、廟已、無城堡、無屯戍、兵北山南水、亦類平川、東板橋而西柳園、相距之道里均焉、廟在邊外、夷人禱之、祈靈觀兵焉、鼎新小廟、跨於牆垣、中外之分、幾無畔岸、又東五十里、至於板橋堡、

其地有廟無堡、柳樹堡在西十五里、廟旁有閘門、而牆皆湮、為設出入、皆不由閘門、廟南至甘州一百一十里、

板橋堡、合黎在北、兩羊臺為通徼、黑河在南、分流至此而合、一堡之平衍土膏與四壩平川埒、昔皆屯兵翼張鼎峙、嗣夷飲黑河、全然無忌、苟區畫如前、豈使夷馬至此、又東四十里新城

合黎在北之山外、羊台口在北三十里、相傳蘇子卿牧羊處、黑河上流、皆泛濫、至北合為一派、明制、堡屯兵二百、與四壩之屯兵相應、雖有關門、夷行邊外、渴則入飲、不由關門、其邊之淤塌可知、明以柳樹堡至堡、皆理口朝鹹、外口沙壅、乃於內地改築一道、阻絕夷衝、而舊牆遮蔽飛沙兩得之焉、東南至甘州九十里、

新城堡、即舊虜堡、俗謂之新城、東接瓦窑、西連明沙、後以人宗為險、前有黑河為隍阡陌交通、河渠灌溉、亦饒野矣、然無亭障而多塞道、昔有屯兵、今無候卒、殆以甘州甚邇耶、又東三十里

爲瓦窑堡、

瓦窑堡在東、明沙堡在西二十里、堡無長城、倚天險人宗山聚數十里、其北合黎焉、黑河在南五里、自南來折而西流、人宗山名、塞道曰明沙口、曰小口子、曰青山口、皆與堡相近者、堡無防汛、東南至甘州衛城四十里、

瓦窑堡、居民之小堡也、枕崇山而面弱水、東山口而西新城沿邊獨堡、於甘爲近、東三十里至人宗山口、

堡南皆平原、北枕人宗山、所謂崇山也、弱水東至山丹流向西、合黑水、至鎮夷而出塞矣、二水既合、稱黑水而不稱弱水者、以其小於黑水也、山口即人宗山口、堡防汛南皆内地、自堡至甘州城二十里、瓦窑堡沿邊而東、即人宗山也、然甘爲重鎮、故次載之、以其近之近者也、

甘之鎮夷、漢之張掖郡也、黑河右繞、弱水後環、東接山丹、西連樂綰、涼肅交通、咸集於是、其城大而堅、其糗粮足以資莊湟、其勇悍足以援四郡、況乎衛城之中、官無不備、兵多而精、宜其金湯之固矣、乃昔有流寇之屠戮、近有回逆之披猖、至於外患自古為多、明則莫甚於土魯番、今南山之蠢食日深、合黎之鼠竊時有、則因時補救者、宜如何也、其地窪下、黑河南來、秋高則水溢、幾於排山倒海、苟非老君填堰隄障水、則沈竈產蛙之患不能免矣、真鐵木兒、亦見及此、是任斯土者所當計及也、

鎮當秦漢前渾邪王地、漢武帝元狩二年、渾邪王降、以為武威酒泉郡地、元鼎六年、始置張掖郡、取張國臂掖之義、西魏改為甘州、因州東甘峻山而名也、世亦呼甘泉、後為李軌所據、唐武德年置甘州、天寶後沒於土番、大中時始

復宋為夏據改鎮夷郡又改宣化府元置甘州又置甘州總管府又置甘州等處行中書省以總河西諸郡明洪武五年置甘州衛黑河在西十五里弱水在城北山丹在城東一百二十里又三百六十里至凉州樂綰即高台在西一百五十里又二百七十里至肅州甘州產稻米凡凉州莊浪西寧至此馱載四郡今河西皆是明季闖賊攻城文武堅守城中西南隅有達子營秣馬之所也降夷數百居之降夷內應城陷為賊所屠庚寅各郡回夷盡叛城為叛回米剌即所陷此內患也南山即祁連山部落甚多土魯番之真鐵木兒以為資於內地寓甘州正德八年歸石與滿速兒曰甘州城南黑河可引以灌城於是滿速兒日夜謀及甘州矣嘉靖元年滿速兒以二萬騎冠甘州薄城鄉

攻都御史陳九疇率衆先登力戰乃解圍去老人堡在西南二十里武云即誌書所載老人渠云鎮文有盤司郡佐武有衛守備有城守兵戍兵八百員名又住劄甘州提鎮五營仝設兵五千人衛東北至人宗山三十五里

人宗山口即人祖口也其口兩山忽斷大道中通狀如紫荆居庸北高而南卑夷俯而入我仰而防山口之外有硯瓦孤木木架諸墩久無候卒矣昔於觀瓦灘作叠水鑿石井確有成效又於石井之南作南山關重險既設又設城兒溝遺規尚存但因高下以爲峻防則北至之夷何能越此沿山而東四十里有觀音山口

山名人祖俗以祖爲宗又名快活山不生草木隘口獨此處爲大故謂之人宗口甘州出塞外率由於此蓋合衆草

木芻芜雜兎、向多往焉、甲寅而後、西夷盤據遊牧、部落繁多、今遂為窟於山中矣硯瓦各墩在口北十里、作畓水、桀石井、皆明之太監陳浩所布置、後夷入犯、至此不能入、明之巡撫楊博閲邊至此、乃作山南關、今山口有千總、山南關下多紋石、如菜玉、鋸而析之、與黒河中石相似

觀音山口、亦壯高而南卑、路徑險狹、夷騎難窺、山內東山寺口外紅泉堡、酸酷皆設險、故沿山安堵、今紅泉既廢、而夷據為居停矣、更沿山而東、五十里為斜溝口、

內口有泉、夷每入飲、太平堡在西南二十里、紅泉堡在口外三十里、明設屯兵二百、今夷來往於紅泉者、部落不一、非但祝囊、而祝囊部落、向牧於此、今他夷據之、人咸以為祝囊焉、其實祝囊已在盜夏之賀蘭也、山口無防守、西南

至甘州五十里、

斜濠口、即灰溝也、東近東樂驛、北出烟墩溝、西山之勢、至此漸成平易、徑路遂多、山不可削、隘不可關、亦由山水南衝弱水北繞也、故甘山長城、實始於此、明於山內增修隘險、墻之外有濠、濠之外有墩、木棑石疊、靡不備焉、因山口之出沒時有、而甘山之行旅多危、雖甲于台軍、不足為有無、則置兵東樂、修築日規、何可一日緩也、東南則有山丹衛焉、

灰溝、古所名也、今但知為斜溝、東樂在東南十五里、烟墩溝在口側五里、甘之西、自靖安至此、以山為固、此地山平不險、乃築長城直接山丹、而東矣、凡龍頭諸山、不可為險者、皆築於外、今牆多傾、山口無險、出入無阻焉、明之巡撫楊博、於灰溝設險尤備、自此而西至甘州、共修一十五處、

而甘州之東北始安山口之北、西夷甚多、秋冬間常由口入、行旅多危者此也甲子墩在東南十里大路間舉墩、在明季甘誌所不載墩軍數人、或在或去、雖在不足恃也、斜溝口無堡無防、東南至東樂一十五里、西至甘州六十五里

山丹衛、漢之山丹縣也、西夏乃置甘肅軍於此、元為山丹州、祁連遠拱、甘肅西屏、弱水夾流長城後衛、地平城廣水足、然外有龍首山之險地、南有白石崖扁都口之遠患、東有大黄山之近憂、而大黄山在几席之間、忽能遯為異人任也、至於唐書所載遠而無扃而昔人所禁地、非我有矣、東四十里為新河堡、

漢山丹縣屬張掖郡、後魏西魏唐西夏、皆山丹縣、西夏據河西、置甘肅軍於此、元改為州明為衛、祁連山在南一百九十里、甘峻即龍首山、其下有泉甘冽、故名甘峻、西魏以

張掖為甘州、因此得名也、在西北邊外二十五里、中有石洞、下有泉、弱水原出祁連、繞城前後、合而西流、至於新城滙於黑河、謂之張掖河、即書之弱水既西、導弱水至於合黎是也、地誌云、弱水在張掖郡山丹縣、是為得之、而書注引柳宗元、投之以物則委靡墊沒及底而止之說、今此水春冬之間、褰裳可涉、及其漲也、雖舟可浮、但河西不知造舟耳、豈有如柳宗元所謂者哉、蔡沉身未閱歷、故引證失實如此、乃西域傳有弱水在條支之說、似別為一派、而宗元之說、或謂條支之弱水、則涉於荒唐寓言、君子所不道矣、衛城不甚遠、而南關特寬、城南有南草湖、城西有西草湖、皆引水以灌田、龍首山即甘峻、明之夷人青把都兒先據昌寧湖、漸次移住於此、牧為邊患、萬歷間、巡撫田樂合

圖龍首山、斬馘七百餘里、青把都單騎遁去、兒當時以為甘山之捷、即此也、今龍首山往來游牧之夷、指不勝屈、詳肅州之新城堡中、白石崖口在南二百二十里、口外為刀爾吉住牧、扁都口在西南二百里、口外為懷爾阿賴住牧、此皆大馬營黑城馬營墩之汛地也、大黃山、即焉支山、在東南四十里、唐書注、山丹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口傍河東堧、西屈東出、行三百八十八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又東北百里有回鶻河、明楊一清云、大黃不生則夷之人畜受暑熱之災、麝香不生、則夷之臥榻受盤蛇虺之害、云大黃河西皆有、而各郡志俱言產山丹者佳、不知其實於焉支山所謂錦紋者是也、焉支之下、即大草灘、灘為夷所牧、山為夷所居、

今非一日矣。凡閫達及大帥往來巡視。即山塞之深處。其狡如此。况地方之官。又不以聞。故馬支爲夷蔽。世不得而知也。衛有守備。又有遊戎兵二百九十二名。西至甘州城一百二十里。

新河堡古驅遮也。大黄起於南。邊城倚於北。堡居平衍。路可四通。而張鵬敗寇於此。山可謂因地制勝矣。舊設防兵。今乃移其兵於馬營墩堡。徒有居人耳。甘凉孔道。扼塞之守。何可廢也。又東由宣遠堡四十里至石硤山。

大黄山起於南五里。邊城倚於北五里。馬營墩在南一百四十里。移住在己酉年。堡至仲冬。溝渠水涸。則資汲綆。飲馬稍艱。商旅無投宿於此者。苟議防險。其惟步卒乎。東至硤口三十里。

石硤口堡、大黃立於南、合黎畫於北、山難設險、牆不勝防、但恃撥軍左右望而為耳目焉、夾堡盡山、源泉無本、幕井常乾、明於邊牆所起止者、斬斷山崖、築中牆而設溝塹、但為北面之防耳、今守於北、又怖於南、蓋慮草灘大黃之夷、彼處於中、我反居外也、其東附陘曲折、崎嶇陰寒、晝晦、出硤即灘口、大黃前峙、陰風四起、溽暑猶寒、道路之梗、恒為行路者危焉、其東有土阜荒祠則定羌廟、甘涼之界、於此分矣、

大黃山在南八里、合黎在北長城外二十里、硤口之山兩峯相對、下有石井、而泉常竭、今引山水於數十里外至、猶不足用、明制輸戍兵三千三十名、可謂多矣、明制西之邊牆、止於閘門、東之邊牆、始於窰兒、今則邊牆不純、較之他邊似有可觀、然上皆山石、牆在山腰、易於傾圮耳、大黃

山大草灘止隔一土岡俱在路之南長城在路之北北面猶有長城可恃南面則無可憑故敵越人於貨時時有之破口之路亂石高低皆兩曲折轉側人馬皆艱人但知升陞之險不知其平也然峽口路里許行路非艱惟南北皆夷一線之通為可危耳堡有守備東至定羌廟二十五里

甘州北邊自九垻而東至於石硤皆長城山險凡十有三所四百八十里甘州屬內地不與焉

甘州北邊近疆 自甘州西北界肅州界起以至於東北界涼州界止

居延城在甘肅之北晉之居延縣唐之寧寇軍也遠在絕徼漢霍去病軍過居延而後南踰祁連李陵未至居延為單于扼絕其後蘇武牧羝北海要之不離居延近塞元以為亦集乃路以山丹西寧二州屬之城圍一都會謂之亦集乃城明初馮勝進

兵逐其王、降其將、城郭廢、宮室至今歸然、其堂皇雖舊、而規模猶存、夷雖不樂居此、而游牧其地者、夫固有之

城在甘州北、可九百里、肅州鎮夷北、可六百里、凉州鎮番西北一千二百里、晉居延縣、屬西海郡、唐之寧寇軍、在居延東百里許、以居延爲屬地、元之亦集乃路、在居延、有都總管府、又設行省、以山丹西寧二州隸之、自居延而南、居人里落、旅肆陸續、直達山丹、明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兵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至別篤山、元岐王朵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馬畜等萬餘、六年、元孽犯凉州、都指揮宋晟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速兒、十三年、以沐英討火脫赤於和林、由亦集乃路渡河至和林、獲其全部以歸、按秦塞、木無杉、而居

延之宮殿梁皆果杉、不知何處得來、而黃瓦琉璃鹿毛塗墁、梁間有至正元年重修六字、其餘漫滅不可識、游牧部落無定、

居延澤、在城之東、古流沙、漢獻帝建安末、立為西海郡、元謂亦集乃海、海近城因城易名、海判為三、衆水滙之、然不敵中原一小湖、漢皆謂之居延湖云、

海在城東南二十里、亦曰亦集乃湖、甘州黑水合弱水西流、至肅之鎮夷、廢出塞北流、討來河水注之、是謂天倉河、東流、至合黎山北、乃北流、經居延、故曰衆水所滙也、其海有三、哈班、哈巴、哈剌失三海也、今夷人游牧部落無定、

合黎山、在甘州之北、禹貢所謂至於合黎是、西起肅之鎮夷、東盡甘之硤口、南距人祖山、山南則張掖也、其麓清泉茂草、甘之

苑囿在焉、其巔產茶、甘人不識也、今夷人四集矣、

山在甘北五十里、一名要塗山、其西北有小硤、則弱水黑水與流沙相合之處、山延長三百餘里、環甘州於南、人祖山在合黎山南二十里、合黎多草木、甘人昔牧馬獵獸於其下、然不知其上產茶也、康熙十一年、甘州參將石福始知之、遣人採取、佯言牧馬、陰使家人製之、歲獲多金、十三年後、夷往來游牧於合黎之下、無復有越人祖山口者、合黎今部落無定、

紅泉堡在甘州東北、觀音山口外也、夷行塞外、北則合黎、南則人祖、中則孔道焉、堡當其間、亦南趨觀音山口之要道也、地平有水、昔人相度築堡置兵、拒夷於高陵之外、自堡無屯兵、而夷為傳舍矣、

堡在甘州東北十里、明時夷每由觀音口入犯太平湖瓦窑諸塞、嘉靖二十九年、巡撫楊博親履險要、相度地宜、乃命有司創築紅泉堡、奏設兵二百、於是夷人不能越堡入口而諸寨俱安、今城依舊久無屯兵矣、夷人居恆游牧無度

紅鹽池、在甘丹之北、紅鹽來甘堅類石色如丹、謂之鹽根、河西多有之、其地多禽獸、夷雖不住、而未始不游牧也

池在山丹衛北五百里、明洪武中、指揮莊德歲往採鹽以供大內、後以其地在境外、乃奏停止、其地有醉馬草、馬食之如人醉、不能移足、以其草根煎之、和根傍之土以灌之其醉始醒、河西之地亦有此草、池多馬雞松雞他刺不花以及鹿兔黃羊青羊之屬、今夷人之部落游牧者不可致

右甘州北面境外夷人懷地、附諸隘口合三十有四焉

氷窖山、南至高台所一百二十里
雙纖山口、南至高台六十里
老鴉泉、南至高台五十里
紅山口、南至高台三十里
破烟墩、南至高台二十五里
石關口、南至高台二十里
鷹窩山、南至高台二十二里
破山口、南至甘州九十里
羊臺口、東南至甘州一百一十里
青小口、東南至甘州七十里
小口子、南至甘州六十里
明沙口、南至甘州六十里

茨兒溝、南至甘州六十里
人宗山口、南至甘州四十里
觀音山口、西南至甘州五十里
大盤道口、西至甘州五十里
小盤道口西至甘州五十里
斜濠口西至甘州六十里
東樂大口子、西至甘州一百里
龍頭山口、東南至山丹二十五里
白露山口、東南至山丹三十里
白土口東南至山丹二十里
紅寺山口、南至山丹三十里
羚羊山、西南至山丹四十里

青山口、南至山丹三十五里

剌答口、南至山丹六十里

獨峯山口、南至山丹三十五里

紅羊圈口、西北至山丹六十五里

青羊口、西南至山丹四十里

東山口、西南至山丹八十里

赤山口、西南至山丹八十里

石井口、西南至山丹九十里

玉泉口、西南至山丹一百里

小關口、西南至山丹一百里

此甘州北面之隘口也甘州雖在合黎之南邊墻之內夷人內犯者固少而往來游牧於山北者則時有之凡往來者必依邊

故四壩板橋、有踰垣而入之懼、游牧者必依山、故觀音山斜濠口、有越嶺入寇之憂、然此其小者、硤石口大黃山之夷盤據於南、邊外之夷隣於北、所存爲甘涼大道者、廣不足以容車耳、

甘州近疆、自甘州東南接涼州界起、至甘州西南接肅州界止、

白石崖口外、在甘州東南、涼州之西也、口捎壁攢峯、下有澗谷曲折、可以通行、口外五十里許、出幽藪、高者忽平、隘者忽谿、水清草茂、四通八達、北甘涼、南青海、火通雖險、皆可踰越而至也

口外在甘州大馬營南一百里、涼州高古西南一百二十里、白廟崖南五十里、青海北十三程、大通河西北八程、今夷人刀爾吉住牧、

野馬川小堆甘州東南、扁都口之南也、有明時、張掖青海相往來

內若王師、外若海夷、咸出入扁都口、而止宿於野馬川、蓋山口之路寬平、而山中之水草豐茂也、海氛靖、川之草木猥奥、今則披山通道、出入扁都口者、馬相接、肩相摩矣、

川在邊之扁都口南五十里、明封青海、甘州之兵從扁都口出、先是夷王扯力克在青海、欲北歸、假道扁都口入、今

野馬川為懷阿爾賴住牧、凡出入扁都口、以游牧於大草灘、盤據於馬支山者、皆其部落也、

巴汞墩川、在甘之南、西水關外、明初設墩、以通西寧四衛聲息、川有古佛寺、昔以居番僧、今鼠穴豕伏、墩四角墩圮、而遺跡不盡澌滅、飲馬川中者、非我族類、火攻擅長者、則殲回也、

巴汞墩、在甘之洪水堡南一百一十里、西水關南七十里、西寧之西衛、與甘雖阻隔山谷、實為直徑、此巴汞所以築

墩寺明初建置以處國師者今與僧居寺中亦荒廢順治八年叛回餘黨數百善鳥鎗者逃出降於涼卜涼卜覩率

諸回住牧於巴糸墩川其部落多游牧於大草灘之地焉

大都麻口在甘州東南為祁連扼塞北則內地南則要荒廣處黑番於此自青海揚波番臣於夷今夷出入草灘口為馴路矣

口在洪水堡南五十里今黑番七族住牧

小都麻口在洪水南大都麻口西與南古城近山險地狹黑番居此或散而牧於虎頼口或遷而牧於西水關口要不離乎小都麻口近地其背向之情今昔頓異不可不察也

口在洪水西四十里今黑番七族住牧

野[illegible]口在[illegible]堡南番族住牧當大草灘之扶揨夷人行李往來地也

口在南古城南一十五里黑番七族住牧夷俗取羊羔煎之謂之酥油以是名口者祁連山之雪融渙山路滑澤不異脂膏故名之耳

野兒口在花寨堡近南古城雖荒僻亦腹裡地黑番處此東西皆夷西則黃番

口在花寨堡東四十里今黑番七族於此住牧

板答口在龍首堡南近馬蹏寺事佛謹雖介於番夷特此不恐

口在龍首堡南二十里番夷即黃番最强悍視黑番蔑如也板答口今黑番七族住牧

平頂在板答口南馬蹏寺之顛山頂平衍故名為龍首居人陳地住牧其地者黃番也昔土魯番侵爪沙爪沙之夷內附中國優恤之各有分地在甘肅謂之黃達子平頂其一族也今黃番

番之納添巴、遠輸金山云、

山在龍首堡南四十里、內邊始末、詳隶金王衛中、甘肅呼黃番曰黃達子、蓋夷而番也、金山在西域平頂羅兒家族住牧、

哼囉口、在梨園堡西、西河之源、在南山南、由口流入甘州、口外為祁連山、八達之區生多番松、相枝格而無曲幹、人行水下不見其巔、蓋番夷之棄物而甘人之芻蕘也、黃番今背向頻殊矣

口在梨園西五里、甘之產松惟馬夫及此地而已、松似杉似柟、質直無節、凡物皆以松為之、他木不足用也、甘人歲則出此口伐木、及秋水方盛、浮於黑河、至於甘州、番夷以馬矢炊爨、不伐木為薪、畏其烟焰也、今黃番八個家族住牧、

哼囉口外、在哼囉口南、祁連蛇蟺蜿蟬、於群山中、馳奔雲矗延長千餘里、首注五涼、尾蟠荒徼、獨呼哼囉口外、山形若折、坦然漸夷、谷中曲徑逶迤、草木蓊翳、崖石倚仄、峭出咫尺、間不可見、折而西、迤而南、山谷間忽有斥鹵地、長林豐草隨處有之、明安特黃番於此、故梨園之戍、刀斗不擊、自黃番外附、而地非職方之所載矣、

口外在哼囉口南五十里、梨園南六十里、今夷人墨爾根部落游牧、

擺通河、亦謂之擺大川、在哼囉口南、祁連山谷之間、黑水之源發於擺大、水不患其不足、張掖伐木、常至於川、草不患其不豐、擺大之源、出石罅間若噴花、不數武而成川、川近榆水、蓋黃番縱牧之地、今青海殘孽、草茂則來、草盡則往矣、

河在甘州西南二百十里、哮囉口南百餘里、榆木山鬱東

南二十里、黑河水源、詳梨園堡中、河今為滾卜抻罕游牧、

黑河洳、在擺通河之西、河源之水、注於擺通、亦黑水源之一耳、河源與川相隔一山、水草便利、黃番於焉長子孫者數世、今且與夷往來、而張掖之樵牧、反為厲禁矣、

源在梨園堡南一百二十里、擺通河西一十五里、今黃番七族住牧、

古木澗、一作上木、或云枯木、在梨園口西哮囉口西南、澗皆山水、惡浪湍急、夾岸皆山、夏猶寒慄焉、

澗在哮囉口西南八十里、黃番八個家、依澗而處、蓋哮囉口一族也、

牛毛山、在古木澗之西、近榆木山、萬山綿亘、黃番八個家族住

牧馬、

山在古木澗西八十里左右居人强名之曰牛毛黃番與哼囉口之黃番同一族云

青坑搭、牛毛山北、榆木過南山也、地多澤澗溪澤、凡黃羊青羊沙狐兎鹿之屬皆聚焉、黃番五族享其利而聚族於斯、其入內地、東通梨園、西接紅崖、北趨高臺、其外交也、哼囉口外巴朱墩川、野馬川在其東、拜浪河在其西、紅土坡在其南、故青坑搭之黃番、富於他族矣、

青坑搭在梨園堡西南一百三十里、黃番五個擬服住牧

仄稜在青坑搭西南、榆木山之南山也、黃番皆臣服金山、獨仄稜以姻親不與焉、故黃番咸倚重之、浯山之夷、强者與之交歡弱者事之、惟謹矣、

灰發在青圪搭西南三十里、黃番羅兒家族住牧、其目之妻、嘎爾旦之妹也

榆木山口、在祁連之北、高臺所之西南、山延長百數十里、東起梨園、西盡暖泉、塞地宜榆、甘州差少、山則産之、以此得名、山寬地名各異、山口其一焉、黃番居之、

山口在暖泉堡東北二十五里、紅崖堡北四十里、黃番藉爽險勢、控紅崖諸堡、殺傷官兵、各族多與其事、而榆木山口為尤甚、今黃番七族住牧、

半個山、在甘州西南、暖泉堡東南、為榆木山之麓、北俯南仰、亦名半角、黃番七族住牧、南通紅崖、北入榆木、時有之矣、

半箇山、在暖泉東南七十餘里、

新墩子在暖泉南、半箇山西、舊築新墩、以為斥堠、其地在山僻

逶迤百折、偃伏莽馬、黃番歸命以來、世居之、

墩在暖泉南六十餘里

拜浪河在甘州西南、紅崖堡口外、河水春冬凝結、雪消氷泮、清淺無波、人以是名、其地馬、其地縱橫數里、周圍叢薄、薄外百澗千溪、南達青海、大通、東趨榆木哼囉口、巴糸墩、野馬川、西至討來川、雖崎嶇偪仄、夷乃接轡徐行也、

河在高台所南一百四十五里、紅崖堡東南二十五里、紅崖之田、資拜浪河以灌溉、故水源發祁連、而流止於田中、無他注也、南至青海十有二程、至大通河十有一程、東至榆木山麓三十餘里、又東至哼囉口一百九十里、至巴糸墩川二百餘里、至野馬川二百六十里、西有討來川、流甚長分夷努藏游牧、

紅土坡、在拜浪河南、討來川水歧而為二、環坡其中、絶水、四面山壁立、烏鳶止坡中者、恒跕跕不可止、川水合於西、觸石成潭深不可測、旋轉駛疾、木葉浮而至者、咸沒其中、惟上流散漫、河渡彼岸皆石、水齧有聲、其巔寬夷、土沃草茂、木葉常丹、望之者以為土紅云、或以紅崖之紅土山、以實坡者、誤也

坡在拜浪河南九十里、紅崖之近地有紅土山、童山不可畜牧者也、紅木坡、今夷人綽庫兒住牧、

草打班、在拜浪河南、南自紅崖西西、多石峯、不可牧、惟草打班草茂蒙茸焉、

草打班、在拜浪河西南一百里、肅州清水堡南九十里、夷人宄卜族住牧於此

水關口、在紅崖堡南、拜浪河水由口入、兩山高聳至口而伏、紅

崖之人、昔牧於此、及黃番內附、劃以畀之

綽哼口、在紅崖南、水關西、南倚祁連、北眺榆木、其間怪石橫列、

口在紅崖南三十里、今黃番七族、於此住牧、

口外則側徑不容馬足、蓋紅崖之要塞也、黃番居之、

口在紅崖南七十里、黃番七族住牧於此

石灰關口、在紅崖西南、綽哼口西北、關連肅環山、接祁連、黃番居之、

其地有石、同於蜃灰、故名、在紅崖西南五十里、黃番七族住牧、

明海子、在甘肅之交、紅崖西北之屬肅州、東接甘之黑泉、西連肅之馬營莊、固內地也、多芨萁葦草、地雖窪下、冬春間無水、不知何以名焉、

海子在紅崖西北九十里，本屬肅州地界，以其近於紅崖，

故載於此，黑泉堡、甘肅往来之大道也，在高台所西六十

里，肅州臨河堡東二十里，馬營莊在肅之臨河東二十里，

鎮夷所南一百二十里，今黄番七族住牧於此

右甘州南邊内外番夷環地，附甘州諸隘口，合三十焉，

和寍山口，西北至山丹衛一百三十里

静寍山口，北至山丹一百二十里

白石崖山口，北至山丹衛二百二十里，西北至甘州三百里

寍番口，北至山丹一百三十里，西北至甘州二百里

無虞山口，北至山丹一百三十里

扁都口，東北至山丹二百里，西北至甘州二百五十里

後所山口，西北至甘州一百七十里

大都麻口、北至甘州二百里
小都麻口、北至甘州二百里
酥油口、北至甘州九十里
野兒口、北至甘州九十里
通遠口北至甘州八十里
順化口北至甘州九十里
宣政口北至甘州一百里
陽化口、北至甘州一百里
大慕化口、北至甘州一百二十里
小慕化口、北至甘州一百一十里
板荅口、東北至甘州九十里
大磁窰口、東北至甘州七十里

小磁窑口、東北至甘州七十里

哼囉口、東北至甘州九十里

甘峻山口、東北至甘州七十里

老康口、北至高台所四十里

梢子溝口、北至高台五十里

榆林溝即榆木山北至高台七十里

花兒寨北至高台八十里

楊旗口、有楊旗堡口有關北至高台所一百二十里

大口子、北至高台一百二十里

盤道溝、北至高台一百三十里

紅崖水關口、北至高台一百三十里

甘南以山為險夷之盤據特多、白石扁都、為其孔道若紅崖諸

堡、漫無障塞也、隘口寬而且多、實難於塞、亦不勝塞也

肅州衛、雍正初年改衛為州、設州牧、高臺縣屬焉、

四郡去河東肅州獨遠三面受敵通呼吸于一綫者獨肅為危漢置都護校尉在西域之西唐亦置都護府皆遠在肅之虛空萬里外未常為危況肅為禹迹所至雍州之地者乎亦存乎其人耳、

四郡不及于燉煌者久棄于塞外也肅州為秦塞之極西當夷之極衝其去河東之蘭州且一千九百五十里涅莊甘涼皆相接連惟南北為邊塞肅州則止東接甘州其西南北三面皆屬夷疆漢代西域自武帝元封三年遣趙破奴擊車師因烏松大宛始焉、于是酒泉列亭至玉門矣漢置都護自宣帝用騎都尉鄭吉始置校尉于西域則不可勝數若班超尤卓卓者唐置安西都護自太宗始為導弱

水至于合黎、在肅州東北二百四十里、故曰禹迹所至、

肅州之東為甘州、可置勿論、其西則嘉峪關、金墉玉門在是也、南有祁連、較之甘州走集多險、但守重岡硤、則隨山三百里雖高枕也、何言乎獨肅為危也、

甘州在東四百二十里、其接界則在東之花牆兒相距二百四十里、嘉峪關在西七十里、其外則石山天險、其牆則堅固高厚、出關而外、則皆昔之赤金蒙古地、昔皆西夷據牧之金墉玉門、言其堅也、祁連在南一百五十里、祁連之北、且有觀音山、紅山、寒水石山、硫黃山、重岡複嶺深河急水、故夷大舉必不能由此、不過小竊往來耳、重岡硤在東南二百八十里、凡夷往來南邊必由此硤、肅之南邊、東自清水起西自嘉峪關止、統二百七十里、皆依山阻險故曰

隨山三百里也

雖肅州之外地皆沙漠、內地盡湖滷、不能因山遁險、塹谿谷以繕治者三之一焉、然肅屯于中下、古屯于邊、金塔屯塞外、萬里長城以人為之矣、何言乎獨肅為危也、

凡河西湖滷之地、每歲孟冬仲秋、其土湖漲、泥水自地中湧出、當此兩月、不惟牆崩、且能陷馬、肅之北邊西向嘉峪關起、東至胭脂關止、統三百九十里、西自嘉峪關至兩山口、東自胭脂而至鎮夷、皆有邊堵、惟下古城而東、至於深溝堡、統一百六十里、全無長城、雖抽兵築板、衆織卽圮、有明常濬濠穀道、然土脉潮溼、則濠亦不免于傾沒、肅州城有副戎、下古城在東北四十五里、有守備、金塔寺堡在東北九十里、有遊戎、

且河西之插入夷地、三面受敵者、西寧亦然、西寧如象脣肅州如象鼻、形勢同也、西寧撤四衛而藩籬單薄、肅州棄三衛而寇逼門庭外侮、同也、青海黄河、祁連紫塞、列于左右、萃淵同也、何言乎獨肅為危也、

西寧四衛、曰罕東、曰曲先、曰安定、曰阿端、皆明初洪武間置于青海上、以處內附之夷、為西寧西面之蔽者也、正德間、亦卜剌竄據青海、而四衛遂廢、肅州三衛、曰赤金蒙古衛、曰罕東左衛、曰哈密衛、皆明永樂間置于古燉煌地、以處西附之夷、通西域之貢道者也、正德間、土魯番侵伐哈密、而三衛遂棄、青海黄河、皆近于西寧、祁連山居西寧肅州之間、紫塞即黑山、在北、昔西之青海為達賴黄台吉住牧、河州西寧之間、捏工川、莽剌川、滾卜川、為賴僧加黄台

吉住牧、祁連山下之大通河、為麦力幹黄台吉住牧、此西寧之革淵藪也、肅南之封來川、為麦爾幹喀住牧、紅泉為阿爾賴青台吉住牧、肅之西有扇馬營、為索囊王建兒台吉、及綽力兔合首氣台吉住牧、又西有赤金湖、為藏勞滾卜及綽爾吉住牧、北之威虜城、為額力刻窟隆住牧、又北申多魯、為漢頂台吉及無素賴爾定合首氣住牧、其他達牧之夷尚多、詳新城堡中、此肅之革淵藪也、

曰非然也、西寧與肅、已有同而不同者、孤懸獨出、西南北皆夷不若西寧三面可據、河東北壞也、商旅不行、日中開市、不如西寧之貿遷輻集也、土鹻而瘠、野無餘糧、不若西寧之倉箱輦載也、流亡漸多、熟番無幾、不若西寧之户口增而土司盛也、北無扼塞、且至二百里、不若西寧住牧之夷、關市久而相安也、如是

且不得與西寧絜長短則何解乎獨肅為危也然則綢繆牖戶之計烏可不早為耶

西寧東通河州東北通莊浪西北可至甘州所謂三面可據也肅州自貿市布皮而外無他行旅止鎮夷產稻他堡雖有雜糧然皆薄收漢初徙民以實酒泉戶口一萬八千有奇明洪武時戶五千八百五十口一萬三千六百遞至嘉靖萬曆代有減少至天啟崇禎歲有減少肅之屬番屬編戶纔五百戶其黑番黃番在後堡者則已納夷添巴非可得而臣民者矣肅州一副戎二遊戎三守備合兵二千五百員名耳

肅州南邊堡

清水堡在甘州紅崖西五十里

金佛寺、清水堡西五十里、

永安堡、金佛寺西一十里、

紅山莊、永安堡西十里、

文殊口、紅山莊西四十里、

仰來泉、文殊口西南七十里、

嘉峪關、仰來泉西北四十里、

肅州北邊、

嘉峪關、肅州衛西七十里、

肅州衛、甘州衛西四百三十里、

野麻灣堡、嘉峪關東北五十里、

新城堡、野麻灣西十里、

兩山口、新城堡西三十里、

下古城堡、兩山口東三十里

金塔寺堡下古城北五十里

臨水堡、金塔寺南六十里、

雙井堡臨水堡東六十里、

鹽池驛、雙井堡東四十里

深溝堡鹽池驛東四十里

鎮夷所、深溝北三十里

沙碗堡鎮夷東二十五里

胭脂堡、沙碗東十五里

肅州近疆、

石灰關、在肅州之東南、清水堡之東

黃草壩、在清水堡之東、鎮夷所之南甘州之高臺西南

討來川、肅州之南、祁連主山之北、

達魯川、肅州之南、草打班之西

來泉、在肅州西南、

扇馬城、在肅之西、嘉峪關之外、

赤金蒙古衛、肅州之西、玉門廢縣之南

玉門縣故城、扇馬城西、赤金衛北、

晉昌縣故城、在肅州之西南、瓜州之東、

坤都魯、在肅州西北、赤金蒙古之東北、

黑山、在肅州北、

威魯城、在肅州東北、金塔寺之北、

北大路、在肅州之北、

威遠城、在肅州東北、鎮夷所金塔寺之北、

毛目城在鎮夷所北、

平朔城在鎮夷所北、

兀魯乃渤在鎮夷之北、甘州之西北、

遮魯障在肅州鎮夷之北、

肅州南邊

清水堡在南山之下、東接紅崖、南通山口、皆夷人可以馳逐之途、非若九九山狹隘者比也、堡依山而地則平、黃草榆林諸墩水利雖通、而黑番取之內府、榆之外府、不亦異哉、則扼險防奸兵宜同于明制、守宜嚴於他堡矣、西五十里至金佛寺

清水堡甘肅之接界也、肅南皆山、統謂之南山、山則始爲祁連紅崖、屬甘州、在東五十里、山口即南山口二十里、九九山在東南三十里、其山口可通西寧、然狹隘難行、多重

岡後嶺爲、堡地平衍、宜稼穡、黄草壩、榆林壩、乾壩、皆引水
來灌田、三壩皆黑番喃唔兒住牧、其目日蛇眼究仲、今其
目曰蛇眼究卜、今納烏斯藏達賴喇嘛添巴、明制騎兵二
百、步兵一百、番兵五十名、今堡有守備、北至鎮羌一百五
十里、

金佛寺堡、臨山在南、井田在北、清水東達、紅水內引、亦四達之
地也、寺建于明初、堡擴于中葉、土地平衍、水泉可通、而堡之西
南、若觀音山、紅山、寒水石山、硫黄山、山外即討來川也、楚壩橋
爲往來之谿徑、苟斷橋而守之、則堡之西南可稍紓焉、西十里
至永安堡、

臨山在南十五里、井田莊在北四十里、紅水壩河在西六
十里、其河源發南山、夏流冬涸、金佛寺建于天順間、黄番

宗釋為建寺封僧、羈縻之而已、嘉靖二十八年巡撫楊博繕廣堡城、增置戍兵、觀音山麓在堡西南二十里、其山則與祁連相去甚遠、因山有觀音寺、故俗即以此呼之、紅山在觀音山之西、與觀音山相連、寒水石山、與紅山相連、硫黃山與寒水石山相連、討來川在堡南二百一十里、棊橋在觀音山口內、山水漂浮、林木紛紜交積、水從下流其水日久堅定、漸積如橋、人馬行其上、黑番今其目曰宮代宛卜、納達賴喇嘛添巴、明制、兵一百四十三名、番兵二十名、今堡有把總、西北至肅州九十里、

永安堡、在觀音山口豊樂川原、從此而發、引渠折派、遶堡之灌溉、藉馬肅南以祁連火山為障、諸隘多險、獨觀音山口、路闊山寬、故討達魯紅泉內之天生橋棊墁橋、但一斬絕、則河水流漸、

夷固不能飛渡、渡橋迤而南、有重岡、凡犯肅南、不經此硤、更無他途、但一人守之、萬人莫能當者、二橋不斷焉可也、

堡亦謂之觀音堡、然山在南九十里、但堡在山口耳、祁連山在南一百一十里餘、火山亦在其南、與祁連相連、討川達魯川、今住牧西夷、曰麦爾幹哈、曰阿爾赖青台吉、紅泉在口南、今住牧西夷曰袁囊、南占、天生橋在南八十里、其地南面重山、而討来河水從此而至、入地伏流、不數武而出地、如橋然、可通人馬、如大道焉、故曰天生也、楚堪詳金佛寺中、明参將焦麟曾斬斷此橋、楚堪今歷年久、徙杠輿梁又成矣、河水即討来水、源出祁連、迤肅南而西流者也、重岡硤在堡西南一百九十里、重岡硤在堡西南一百九十里、各山之總硤、硤窄而陡、馬不可騎、必牽之而魚貫以

過舊堡為黑番小宛卜族住牧蓋番僧長結思冬之後也、

堡屬于金佛寺舊無戍兵、西北至肅州八十里、

紅山莊、因近紅山而得名、文殊在左觀音在右、莊居其中、左右可投之地也、其上寬衍、仰兒堪之水、遠溉田疇、沃野可耕之地也、番僧悉居于此、廣羅族類、為肅之南面外藩焉、今番族外附則左右山口、尤宜防閑、而卯來金佛、相去甚邇、必宜增屯兵于此、一以為佛佛之傳鉢沙門、一以為觀音文殊之降魔護法也西四十里則文殊口。

山色紅、故名紅山、文殊口在西四十里、觀音口在東十里、仰兒堪、即紅泉新堪也、明時烏斯藏之番僧曰晉爾咱住牧於此、傳至結思冬、其徒甚盛、乃分為大宛卜小宛卜二支、西黑番貪其貨賄飲食、多有種落焉、今黑番屬官代宛

卜所轄、仍納達賴喇嘛添巴、卯來泉、在西八十里、金佛寺在東二十里、卯金佛相去百里許、舊無戍兵、

文殊山口、鑿山為洞、覆瓦為寺、番僧之所居也、山口兩山對峙、水泉中流、南為濫泥山、可通天生橋、文殊無守、則夷由茲以前、而塔兒灣黃草壩等堡、先受其荼毒矣、有明之監司、塹斷文殊口、築嘉峪長城、而各堡始安堵焉、然斷橋塹土、恃地為險、又不若守小峽、以人踞險、鼠鬭穴中、夷之長技無所施也、西南七十里至卯來泉焉、

文殊山在南、而山口在寺後、甚多、舊云有三百禪室、皆唐初所創、俗謂之小西天、元太子喃達失有碑記在焉、濫泥山在西南百餘里、其山多水泉泥淖、故曰濫泥、一作渾泥、天生橋也、詳永安堡中、塔兒灣堡東北至肅州三十里、黃

草塤堡東北至肅州十五里、清水堡亦有塤、與此名同、實異也、兵備李涵斷斬文殊口、絕夷人南入之途也、築嘉峪關長城、絕夷人西來之路也、小硤在文殊口內、其硤峭壁窄徑、人馬難行、文殊口番族所住、舊無防兵、北至肅州三十里、

卯來泉堡、在山腰、泉流堡右、幽僻荒涼之地、黑番多居之、堡西可達腸子溝紅泉、長城所自起也、堡前後則牌樓山松山環峙如城郭、堡西南達西山崑崙、雖無居之者、切近則小雪打班、其外則達魯封來二川、為夷一大都會也、則淖泥牌樓諸山之後、凡可以渡水者、必謹遏禦之、昔人于堡此兵不為是也、今夷之在南在北者、有不以此為捷徑耶、西北四十里、則嘉峪關矣、

堡在半山西南、依山阻險、東北直達肅州、堡小地僻多山、

無由累番伯刺宪沖族住牧、今其目曰李印羅漢、與達賴喇嘛添巴、勝子溝東至肅州一百九十里、紅泉墩東北至肅州一百五十里、南山討來川及各夾、欲入腹裏、必從堡南渡河、若扼險峻防、則必從勝子溝、至紅泉墩、于長城盡處入也、牌樓山距肅州百里、形如牌樓、松山即松打班、在淖泥山之東北、距肅州百餘里、崑崙山在西南一百八十里、小雪打班、即祁連山、祁連至此漸卑、故呼為小、雪打班、即山坡、蓋夾語也、討來川、即麦爾幹喀及阿爾賴青台吉住牧、淖泥山即濫泥山、水即討來川水、自東而西繞南山之後、其勢甚急、人馬不可涉、惟天生楚堤二橋可渡、水至卯來分流一派入境、謂之卯來泉、泉水東北流向肅州堰垻灌田、兩河水差小、反合清水紅水白水沙河、從下古城

由邊東流謂之討來河至盆口鎮夷界合張掖河水謂之天倉河東北流向合黎為討來河與討來川不同川在肅南其分至肅北者謂之河也有明時兵備王忠顯置堡設兵二百二十名番兵五十名今堡有把總東北至肅州七十里

嘉峪關即璧玉山亦謂之玉石山明收河西地而以嘉峪為中外巨防此河西之極西譬諸吐舌之末也地無居人惟屯兵馬四面平川而關在坡上初有水而後置關有關而後有樓有樓而後築城長城築而後關可守也嘉峪南連卯來北接野麻東達肅州西出塞外明以哈密主西域貢故西域出入咸在嘉峪及三衛內徙閉關已久關之西一民非臣尺地非土關外則有大草灘水足草美往來番夷所停驂而駐足也西北有石關兒

石硤、天險、扼塞之區、硤外則扇馬營、昔皆屯兵、今城已為頹牆墮瓦、而降河飲池于其地者、駢北三千矣、更西則赤金蒙古衛、有山有河有城有堡、今鸛巢不為鳩居也、自此益遠、夫夷之在南方者、不過祁連西海而止、其在西在北在西南在西北者不勝數、三郡梗其中、故四方之往來、咸繞于關前、則嘉峪之為重地、豈三郡之一隅一徑所可同日而語哉、循牆而北五十里、則為野麻灣矣、

嘉峪關在嘉峪山岡上、明洪武間、馮勝取河西、西抵瓜州、而以嘉峪為限、坡下有九眼泉、夏不致竭、冬不致凍、弘治七年閒、嘉峪關絕西域貢獻、其後兵備李端建關樓、大學士翟鑾閱邊、築嘉峪關長城、使兵備築修、起于卯來泉之南、以接于野麻灣之東北、板築甚堅、鉏鑁莫入、夷常穴之

必不能穿其綜理之密可知後之閱邊經營之制殊不贍馬卯來泉在東南四十里野麻灣在東北五十里肅州在東北七十里明初哈密衛封有忠順王主西域各國貢道三衛者曰赤金蒙古曰罕東左衛曰哈密是也嘉峪而西二百四十里為瓜州即赤金蒙古衛也一千六百里為沙州即罕東左衛也一千八百四十里為哈密衛正德間三衛為土魯番侵擾多內徙于甘州二州之間而西域貢道遂絕大草灘在關外之西二十里名與甘涼間之大草灘同而大草灘之南有山亦名崑崙山以其似崑崙而名之石關兒在嘉峪西五十里扇馬營亦在西一百六十里今扇馬營城為剌麻王建兒台吉及綽力兎合首氣台吉住牧此二部乃真西夷也其他沿邊者皆北夷而臣伏于西

夷之嗄剌旦馬、赤金湖、今為勞藏涿卜及鉾爾吉住牧三

郡者、武威張掖酒泉也、嘉峪關今有邊戎自關循邊牆而

東北、至野麻灣五十里、

肅州南邊堡自清水堡而西、至於嘉峪關、凡七所、二百七十里、其卯來泉而東、皆山、卯來泉而西、則長城也、

肅州北邊

嘉峪關、肅州北邊所自起、接北野麻灣者也、嘉峪關已載南邊之末、可不復言、然野麻灣不足以冠北邊、若肅州則居中為衛、不可謂之邊堡、復載嘉峪關、為北邊之首、

嘉峪關、東至肅州七十里、東北至野麻灣五十里、

肅州衛、漢始開置酒泉郡、隋始為肅州、至今因之、衛地東依甘州、西極嘉峪、雪山南峙、叢塞北臨、三面背夷、中原根關于斯盡

也、衛城面金佛而背新城、左臨水而右卯泉城、小而堅、溪環而曲、民兵以餉為命、烽火之達為常、五郡之瘠薄孤危者、豈有過于肅哉、夷之南北往來、戕賊邊吏、不嚴遠絕、不伸撻伐、則長此安窮哉、

肅州、周為西戎地、秦為月支國、漢元狩二年、霍去病破渾邪、始開置酒泉郡、國城北一里許、有泉色黃、而味如酒、故以名郡、西涼李暠都於此、隋初始置肅州、煬帝廢州、而屬之張掖、唐為肅州、又為酒泉、宋為西夏元昊所據、元為肅州路、有明洪武二十四年、馮勝逐元守臣哈昝達魯花、乃置衛、自嘉峪關外、皆為羈縻地、于是以肅為華夷界矣、甘州在東四百三十里、嘉峪關在西七十里、雪山在南一百五十里、紫塞即黑山、在北一百八十里、金佛寺在南九十

里、新城堡在北三十里、臨水堡在東四十里、卯來泉在西南七十里、衞環城皆水、但屬小溪、盡紅水豐樂討來各水之資灌溉者哈密衞徙居衞之東關廂者三族、曰畏吾兒族、其人與漢俗微同、曰哈剌灰族、其人與夷族同、一曰白面回回、則回族也、今皆男女耕織、或為弟子員矣、商賈營五、皆有其人、城有寄住黑番為編戶、其目曰永住部五百餘家、不納夷人添巴、今不列番夷族中、肅州文有監司、武有總戎、西北至野麻灣五十里、

野麻灣堡、嘉峪列于西南、長城列于東北、負壤平川、荒涼之地也、然長城外衞、則負耒荷戈、聊足自固、惟飛沙附牆、陂為之平、雖挑之障之、防夷踰越、亦目前苟且計耳、北邊長城、恙多沙患矣、得有因地構宜者、以人力而禦天風耶、東十里則新城堡焉、

堡築于萬曆四十四年、西南至嘉峪關五十里、皆沿邊牆、東南至肅州五十里、則爲內地、堡雖荒涼、實可耕稼、而沙壅牆卑、常如平地、凡北邊近山者無沙、平原廣漠、風大沙多、沙乾如細麪、若遇塵揚于空中、在在如是、旋挑旋壅、良無益也、惟有因地措宜、或築內邊以爲重險、或築戰臺以跨邊牆、或[illegible]木于外以障風勢、在乎經營得人耳、堡有把總

新城堡、渠水可引、平原可耕、長城可守、然西北邊外、皆夷往來之路、恃一牆以隔、而苦于沙淤、從來邊堡、不在自守于內地、在乎覘外之水頭近有花城兒可爲伏奸之所、遠有缽和寺爲聚象之淵、則覆索偵候所宜密也、東三十里則兩山口焉、

缽和寺堡、引水灌田、故可耕稼、花城兒河在南三十里、可以牧馬、缽和寺有湖在西一百里、又有小缽和寺亦在西

三十五里、山口有榆樹泉、可以飲牧、鉢和西即柏楊林、路極平坦、可以通車、故以夷往来、必取道于鉢和寺也、今夷之遊牧于北邊者不可勝記、其名有分地者載於分地之堡、其往来西北住歇于新城之外頭者、曰把都兒台吉、同此名者有三、又有曰色各長素、曰占本素台吉、曰朶格思也台吉、又有曰額力刻綽加吉、同此名者有二、曰荅力漢綽爾吉、曰倒郎色楞台吉、曰阿要台吉、曰荅理矣麻把什、曰揮都魯台吉、曰滿吉大台吉、曰額各慶台吉、曰胡陰木石台吉、曰撥討台吉、曰額亦得尼合肖氣台吉、其目之多如是、則部落之衆可知矣、堡有把總、南至肅州衛三十里、

兩山口堡、城小地平、而邊垣剝落、土地皆鹻無可恃之險、有窺伺之夷、若乾海子、黑山口、雖專有責、或恐大武設矣、東三十里

至下古城

城周一百二十里、故曰小、地在下濕、土極潮鹻、橋垣自墮、漸次全傾、乾海子在西北一百五十里、夷之住敵水頭也、特設北堡以防之、黑山屹立沙漠中、望之如墨、且黑水經其下、故曰黑山、俗又謂之紫寨、其山口在西北一百四十里、亦夷飲馬休兒之地也、堡有把總、南至肅州衛二十五里

下古城堡、土脉潮鹻、不可以築邊垣、河流不定、不可以設險阻、最爲要地、而最阽于危也、邊外大乾糧山、聽其出沒、昔日勞來安集之開府、搴旗斬將之虎臣、今安得搴揃僻思之、下古城連臨水、東接雙井、雖傾仆邊城、猶近内地、若北出閘門、則鴛鴦池、水淺而草豐、又北則大口子、地闊而山卑、已如西出陽關矣、況又北出如金塔寺、北出金塔寺五十里、

討來河、因泉水會入、從堡之左側北流出邊、然其水時消時溢、溢則漬決邊牆、消則河皆平地、夷每乘而入犯、考寧夏之橫城、當黄河之堰、驅石甃砌、直接河堧、遂無夷患、今肅雖無石、豈無土木乎、是在乎留心邊計者耳、癸亥年夷目擺代拜虎、殺官兵、虜財物、皆邊備不修之故也、大乾糧山、又名沙山、其側有小口子、在東北六十里、屬堡分管、明巡撫楊博、增城堡、招流亡、給牛種、而堡又富庶、恭將馬恩指揮周欽大捷于山口、夷不敢犯者十餘年、臨水堡在南十里、雙井堡在東七十里、駕鳶在北五里、夷人至秋每牧于此、大口子在北二十里、堡有守備、西南至肅州四十五里、南至臨水堡一十里、

金塔寺堡、因有塔而名也、地無居人、懸兵塞外、一望沙漠、無甬

道以通內地可危者一、夷未薄城、沙已先登、可危者二、天倉爲夷所必由、駕鴦爲夷所必牧、東南皆梗、可危者三、南而大口子難防、北而紅口子難備、可危者四、近而威魯城之窮牧、遠而坤都魯之探几、其地狼心紅狐各山羊頭沙棗豬泉之患、可危者五、昔以金塔安插降夷、豢養西番、庶幾以蔽古城臨水耳、今之懸軍于此、一以代天倉夜檏之戍、遠候邊聲、一以塞臨水鹽池之衝、出邊按伏也、然委孤軍塞外、不如退保于腹中、是在乎因時用變者、南入內地之邊堡、六十里至臨水堡、

寺已久傾、塔今尚存、然頹壞極矣、堡外插楱架木爲衞、而

平原曠野、風揚沙石、直冶堡城、天倉河在北三十里、夷之

北來者、經雙樹兒渡水、由檉楄灣、順天倉河至堡、駕鴦池

在堡南四十里、大口子在南三十里、紅口子在東北六十

里、威魯城在北八十里、原安插瓜州魏牙族昔西夷顆力剌窟隆住牧、坤都魯在西北六百里、昔西夷罕頓台吉及綳韋佘爾定合首氣台吉住牧、猴心山在東北三百五十里、凡往來哈密北山者、必聚于此、羊頭泉在北一百二十里、沙棗泉在北一百七十里、明設堡安插西番、曰羊及闖西各夷、天倉墩在東北二百六十里、明時墩軍呼天倉墩名鬼門關、夜棋墩在天倉墩西十里、堡有遊戎、東至鎮夷境外之櫃桶灣五十里、西南至肅州五十里、

臨水堡、漢之會水城也、北連下古、南接清河、西肅州而東雙井、地居適中、為甘肅孔道、鹻地可耕、樵蘇可爨、然無隴阸可守、徒恃下古金塔以為屏翰耳、且合河口大口子、皆其要害、而夷常牧于鴛鴦池、則增防殆不可緩也、東六十里至雙井、

會水城、漢置會水縣、以封來沙河清水紅水所會也、城舊有堰水障、今廢、下古城在北十里、清河堡在東南七十里、肅州在西四十里、原有邊牆、合河口為封來紅水二河相合、沙灘隙地須防、今邊牆多為鹻所傾、隨在通行、不但防合河口矣、大口子在北三十里、鴛鴦池在北二十里、堡有把總、

雙井堡、大道平原、邊頹濠湧、交衢行且危疆也、至于照壁石板為其分地、顧此失彼、安能及之、增防不可已矣、東四十里至鹽池西至臨水、東至深溝、皆肅州之大道也、舊制邊牆且慮其傾、又濬深壕、或一道、或二道、今既築濬者且絕響矣、照壁山在西三十五里、石板墩在西北三十里、堡有把總

鹽池馹堡、產鹽池也、隨取而足、無煎煮之勞、然汗牛所載、不值

一銖堡道如砥備禦全無東四十里則有深溝焉

堡所產鹽其色甚白鎮夷鴛鴦池所產亦同甘肅二州皆取鹺池馬堡從無邊垣皆濠濠以防其北西耳堡有把總

深溝堡平川下地黑河在北草溝在南地卑濕無牆蓋西起下古臨水東至鎮夷之西無封疆以限華夷由其地鹹鹻不可築濬萬里長城至此獨缺雖曰腹中何殊邊外恃斥堠遠置修堡近防而已深溝而東由臨河以至黑泉則甘肅之孔道若沿邊而北三十里則至鎮夷矣

黑河即甘州之張掖河流至此北去而合封來為天倉河也草溝井堡在南八十里明制下古城兵三百九十名馬二百二十匹臨水堡兵九十二名雙井堡兵二百二十名馬一百四十匹臨水站兵四十名馬十四匹深溝堡兵五

十名馬十四匹臨河堡即花牆兒在深溝之東三十里黑

泉屬甘州在臨河之東二十里堡有把總

鎮夷堡古沙磧地明永樂二十九年馬博始于其地築哨馬營明置鎮夷所其城近河為黑水之所衝决天順間始改今城黑河之深在西南邊堵之崇起于北南眺深溝東連沙碗且有羌谷之天城懸橋之地利金湯之固富庶之地矣近有石硤口神工鬼斧險絶人區雖無可慮若鶖頭山則夷所鑿控也分水嶺千人墳夷所褰裳也黑山合黎夷之所登以遠眺也威魯毛目夷之時所盤據處也逵有厄魯乃湖夷所羣聚而後散也亦集居延夷所飲馬而長驅也故山谿之險不可恃不但鎮夷也而鎮夷但當自保其富庶耳又東二十里則至沙碗堡矣

黑河在西四里邊牆從黑河頃起繞城直接甘州而東郡

名羌谷、天城者、四面山崖聳制狀如城然、黑河經此而入石硤口、北流出塞外、鎮夷二門皆有吊橋、河西惟甘州產稻谷、肅州惟鎮夷而東產稻谷、由于水足土膏、水足者引黑河以灌溉也、石硤口在北七里、其口如鑿、儼然石門、黑水從此出、鵓頭山在西北五十里、分水嶺乃渠垻之水溢在西北二十五里、千人垻在東一百四十里、黑山在西北二十里、合黎山在東北三十里、山自此起、環甘州之北而盡于石硤口、壘威魯在北二百五十里、今夷人額力窟隆住牧、毛目城在北一百五十里、兀魯乃湖在北五十里、常夷住此、亦集乃海、亦名居延海、因有居延縣也、又謂之寧冠軍、在北一千二百里、自兀魯以至居延、莊涼甘肅、彼皆可通、不但鎮夷也、鎮[illegible]、所有邊戍

沙碗堡、枕邊城而面黑河、呼源之地、墨水疏通、深耕溉種、歲歲有年、若夫外患與鎮夷共之、東二十五里至胭脂堡、

堡多引黑河之水以溉田、稻麥特多、為肅道之冠、故居人稠密、既庶且富、非酒泉之樂土耶、堡北至邊牆一里、舊設有防守官、今裁汰、

胭脂堡、西夏所置胭脂城也、西接沙碗、東界九墩、南鄰黑水、北倚邊墻、其地饒以平、耕稼倉箱、遠資甘肅、與沙碗鎮夷、互為雄長、然由沙井子大花山之分地、乃堡無戍兵、距鎮夷五十里而遠、一旦有警、夫何及焉、東至九墩二十里、則甘州境矣、

黑泉屬甘州、在南二十里、故曰鄰、邊牆在北一里、西寧莊浪皆至此運米、沙井子在邊外八十里、大花山在邊外一百二十里、可通兀魯乃湖、及狼心山堡

肅州邊堡、自野麻灣而東、至于胭脂堡、依長城山濠、凡十堡三百二十里、其嘉峪則見于南、肅州則入于中、金塔則出于外、皆不與焉、

肅州近疆、自肅州東南按甘州界起、迤而西折而東、以至于甘州西北界止

石灰關、在肅州東南、清水堡東、石灰關口之北、為黃番分地、關中則黑番居之、黑番不若黃番之獷者、非居中國為尤久耶

關在清水堡東一百里、甘州紅崖堡西北四十里、關本甘之高臺地、而載于此者、以其近于清水堡也、今黑番小宛卜族住牧、

黃草壩、在清水堡東、鎮夷所南、甘州高臺所西南也、壩于榆林、榆林、甘志作茹霖、非也、乾草皆蓄水以灌田、清水之人咸賴之、昔築墩以候望、黑番居其[illegible]兵、借[illegible]守望焉、

堡在清水堡東三十里、鎮夷所南一百五十里昔為蛇眼宛沖族住牧、今為黑番喃唔兒族所住牧

討來川、在肅之南祁連支山之北也、祁連支山從北蔽之故川水夾兩山之間、原發分水嶺而西流經卯來泉分流入中國者、肅謂之討來河也、川流殆千里、山水皆赴之山石左右衝決激而成聲、怒浪如奔、人馬皆不能涉、川之崖畔、惟甘肅接壤間多平地、介于紅崖草打班者、恒有牧羊秣馬之夷矣

川水源流千里、夷所住牧也、在紅崖堡南一百里許、草打班南三十、清水堡東南一百六十里、夷阿賴清古吉住牧、

達魯川在肅州南、草打班西、祁連支派不勝數、各山之水匯為二川而西流、在山陰者為討來、山陽者為達魯、達魯達在徼水川流遙遠、其達不可得而稽、相傳草打班西夷之馬牧焉、而清

水有戒心矣、

川至肅州南山之南、源流甚遠、隔山甚多、計里無可考也、惟與草打班彼此往來、相傳夷人在其西一程、今夷力斡喀游牧

卯來泉在肅之西南、腹裏有堡、有居民、黑番居堡外、有番僧為之長、自此而西、更無番族矣、蓋番皆依于中華、沿山而西、則塞外矣、

卯來泉在肅州東南七十里、黑番伯剌究沖族住牧、

紅泉在卯來泉南、小崑崙山下、小崑崙土赤水濁、其嶺有張駿所築西王母廢祠、山南平地、水泉特美、泉以水色得名、其南有墩、中華之所候望也、水西流而北、夾岸坦夷、去肅之南山遠矣、

泉在肅之卯來泉南一百三十里、崑崙在西域甘朵思之

北去肅不知其幾千百里也、小崑崙在肅西南二百五十里、高出諸山、因以崑崙名之、後涼太守馬岌請于張駿立祠祀王母、今有遺址、墩在卯來泉南八十里、舊設墩軍、今裁、今蒙囊南占住牧、

扇馬城在肅州西嘉峪關外、回回墓在其東、赤金城在其西、固西域之大道、番族所居也、自棄三衛、城遂傾頹、乃築墩臺、嘉峪分兵候望焉、明制也、有二水貫城西流、夷往來必宿于此、今烏斯藏之爪牙據為營窟矣

扇馬城、俗稱扇馬營、在肅西二百三十里、嘉峪關西一百六十里、城東四十里、有回回大塚、赤金衛在西八十里、舊為番族牙蘭部所居、自土魯番亂、牙蘭部內附、安插于金塔寺、為築城置戍守、瞭于扇馬城、今達賴喇嘛部落、王建

兒罕力兒合首氣、于此住牧焉、

赤金蒙古衛、在肅州之西、玉門舊縣之南、春秋九姓之戎居之、漢燉煌郡治置此唐置瓜州、晉昌地屬吳瓜故也、東有三棵樹西有苦峪城衛東有河、水足草豐元丞相子居之明初傳有德兵至其地、其後率衆來歸于焉置衛及土魯肆虐、遂內徙而城荒今夷之金戈鐵馬、雄于塞外矣、

衛在肅州西三百一十里、玉門舊縣南四十里、自嘉峪而西、至哈密、皆漢燉煌郡、地在赤金城焉、晉唐為郡為州、則衛從來為重地、三棵樹在東五十里、苦峪城在西一百七十里、城東之河、或謂之湖故俗亦稱赤金湖也、洪武五年、傅有德追元岐王至瓜州、元丞相子塔力泥于永樂二年率熟達男婦五百餘人來降乃築赤金城以居之以塔力

泥為指揮若來為都督傳子曰王失加貢獻不絕成化二
年土魯番阿力侵之不已相率內附徙入肅之南山今黑
番是也衛今為西夷勞藏滾卜綽爾吉二部住牧
玉門縣故城在扇馬營西赤金衛地漢縣屬燉煌光武閉關卻
貢不通西域還玉門於此而置縣去玉門關七百里許今其地
鞠為茂草已不知幾千百年矣夷有游牧其地者無定部落也
縣在扇馬城西八十里赤金衛北四十里晉高居誨使于
闐記云肅州渡河百里出天門關又西北百餘里出玉門
關所謂玉門關者耶此玉門舊縣地此地但當稱玉門舊
縣不當稱玉門關班超所稱愿生入者遠出于西數百里
去肅州方千里也漢武帝通西域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門
光武中興西域車師等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至再不

已帝謝絶之乃移置玉門于此即今之舊縣也今舊縣夷

人游牧者部落無定不但赤金衛夷而已也

晉昌縣故城在赤金城蒙古衛北玉門舊縣之西漢曰宜安隋曰常樂唐則曰晉昌蓋以赤金蒙古為郡此則為縣也自茲以往無聞焉棄為要荒久矣

縣在赤金蒙古衛北一百三十里玉門舊縣西八十里唐以赤金蒙古衛為晉昌郡此則縣也今游牧甚多無定部落

廣至縣故城在肅州西南瓜州之東縣置于漢武時宜禾都尉常居之歷晉隋唐不易其名自宋以來非中國版圖矣明時番族居之或曰即紫城兒耳卜木耳加內族付之大漢也已

縣漢武初置在肅之西南地有昆侖障在縣東南因小昆侖山而名地小木兒加紫城兒番族之目也夷人游牧無定

坤都魯、在肅州西北、赤金蒙古衛東北、其地不載于職方、四面環山、從谷口入有湖水、清停黛蓄、有嘉魚、有榆楊、大小參差、中有枯朽者、蓋數百年物也、四境之外、禽獸繁殖、此天地生成之所、而古今咸無得者、邇來夷人居之矣

坤都魯、在肅州七百餘里、赤金蒙古衛東北五百餘里、金塔寺西北六百餘里、今罕頓無奈素定合首氣住牧、擺代拜彥亦依于此、

黑山在肅州北、即紫塞也、山在沙漠、望之黝然、故名、東控鎮夷、西俯鉢和、酒泉之北屏焉、今夷人逐水草而依山者何多也

山在肅州北一百八十里、起于鎮夷所之北二十里、赤金于大鉢和寺之東三里、大鉢和寺屬邊外、嘉峪關外八十里、夷人之游牧無定焉、

威魯城在肅州北、金塔寺北，討來之水至此為渠、所以灌浸平疇也、明置威魯衛、肅北之鐵障步馬、既而以功獲罪、軍兵咸叛、非誤于刀筆之吏與、招撫定而民內遷、乃徙羌以實之、亡羊補牢、當日籌之至計矣、

威魯城在肅州東北二百三十里、金塔寺北八十里、鎮夷所西北一百五十里、城有渠、白廣祿、明所制也、討來河水流其南、自東西來、則為天倉河矣、明時夷犯衛地、衛軍斬賊夷首上功請賞、御史趙春以為殺降當抵死、酷刑訊之、羅織甚多、于是衛之軍民皆躁反、戈以叛、單騎撫之乃定、既而悉遷其民于內地、衛軍乃能歸、嘉靖二十七年、重修其城、安插瓜州頭目臨牙族住牧、城今傾圮、夷人頭力刻窟隆住牧於此、

北大路、在肅州之北、平沙廣漠之地、當元時、諸夷之赴燕京者取道于此、轍迹猶在、路之所向、水草俱足、或謂霍去病出北地、踰居延至祁連、李陵從貳師取道轉戰、皆出于此、然無可考、今夷游牧交錯其間、未可一一數也

北大路非一定之地、自肅而北、相距可六百里、大路迹今夷人游牧部落無定、

夷人住牧部落無定、

威遠城、在肅州東北、鎮夷金塔之北、城成于唐、衛置于明、當時軍民雜處、及其聞風疑畏、遠竄曾速、撫表猶存、歸來烏有也

城在肅州東北三百八十里、鎮夷所北二百五十里、金塔北二百三十五里、明時威遠失悞、秋表儀部繩韓抗二官以法、二官恐、乃流言云、盡逐威遠之人、女子入教坊、于是

軍民盡反、遂于西域之魯迷、衣巾皆背服、以示反明民也、其地碹磨牆基猶存、明所竪招降旗、猶峙立其上云、城今夷人游牧無定部落、

毛目城、在鎮夷北、威遠屬地也、城中之人既竄魯迷、其地肥美、夷所以爭、此有明之所以設城置燧與

城在肅州鎮夷北一百五十里、游牧部落無定、

平朔城、在鎮夷北、毛目城東北、亦屬威遠、相率而逃、城小而堅、鄰郭之間、教場最廣、居人壞址、隱然存焉、

城在鎮夷北二百五十里、在毛目城東北九十里、今夷人游牧部落無定、

兀魯乃湖、在鎮夷北、甘州西北、湖水清淺、夏則涸焉、湖岸周環皆楊木不千百步、則盡黃沙、豈湖水涸而沙揚乎、湖之南岸多

短草、夷常聚此、而後分寇諸邊焉、

湖在夷北五里、今夷人游牧、部落無定、

遮虜障、在肅州鎮夷之北、古長城也、起於居延澤畔、直達哈密北山、或以為築于漢、或以為築于元、皆未可知、世傳甘肅鑿凶門之要道、障今漂沒已多、不盡沒者亦有之、

遮虜障曲折逶迤、非一定之城、在肅州東北、可六百里、在鎮夷北可四百里、史記、漢武帝命強弩都尉路博德築遮虜障于居延澤上、一云元以居延澤為亦集乃路、當時皆有居民旅肆、往來山丹之路、故築城以阻絕西夷防其奪掠云、一說秦始皇所築則大謬、城起居延、經狼心山而西、直至哈密北山、且有墩臺遺蹤俱存、或曰酒泉張掖出兵西討、此謂要道云、考漢時四郡、皆從今之塞外而入、及其

西討張掖酒泉出入之道每在居延之間史記漢書可考

也遮虜障雖不能確定其築于何時要之為出兵之路無

疑今夷游牧部落無定

右肅州西南北三面邊之內外番夷壤地附肅州諸隘口合二十有九焉

九九山口西北至肅州一百五十里

黃草墺山口西北至肅州一百七十里

榆林墺山口西北至肅州一百六十里

乾墺山口西北至肅州一百一十里

觀音山口西北至肅州七十里

重岡硤西北至肅州一百八十里

紅山口西北至肅州七百餘里

寒水石山口西北至肅州八十里

硫黃山口東北至肅州五十里

文殊山口東北至肅州四十里

黒山口東南至肅州二百五十里

榆林泉山口東南至肅州一百里

鹽溝口東南至肅州七十里

臨水合河口南至肅州四十五里

山口子西南至肅州七十里

大口子西至肅州六十里

紅口子西南至肅州一百五十里

分水嶺口東南至鎮夷二十五里

孫官兒口南至鎮夷三十里

兎兒關南至鎮夷三十里
石圏兒溝西至鎮夷一十里
乾柴溝口西至鎮夷一十里
石埧溝口西至鎮夷一十五里
牛頭溝口西至鎮夷一十五里
黑山溝口西至鎮夷一十五里
千人埧西至鎮夷一百四十里
毛目頭墩口西至鎮夷一百九十里
此肅州南北之要塞、南面皆山、最爲險峻、良可無慮、西則長城之外、石山天險、惟北面地脈潮鹹、既無遮堵、亦無深濠邊堡之外、彌望平川、無山河之阻、何地不可入、豈但區區隘口之足慮哉、且自嘉峪而北、夷之部落尤多、住牧者少、游牧者多、住牧者

可以防游牧者難于禦此肅州之所以可慮也

靖遠衛

靖遠衛有明之靖虜也當周時屬西羌及秦漢為内地無所建置秦以屬隴西漢以屬金城安定後漢以屬武威西南二十里有烏蘭關漢置祖厲縣西魏始置會州唐平李軌後仍為會州于烏蘭關置烏蘭縣宋于倚郭置施縣明正德二年總制三邊陳璐始奏置靖虜衛衛城即會州舊址明方伯戴弁所築今易名靖遠而民稱率仍明舊非傳習文而難變與衛東極慶夏西接莊蘭南界平鞏北盡龍荒

慶陽寧夏接壤于東莊浪蘭州接壤于西平涼鞏昌接壤于南衛之北鄙皆沙漠之地夷人所游牧故曰龍荒衛為固原西協所駐故所隸在内地者曰平涼營下馬關關山

營、西安州四處其他汛地、不可勝記

所隸雖多、而守黃河之塞、當極北之邊、可扶藉而犄焉、蘆塘在河西、接莊浪之長城外、安蘆溝在河東、距寧夏之邊墻、衛之重地、不在斯乎、

蘆塘營在衛西北二百二十里、在黃河之西、與莊浪之三眼堡相接、永安堡在衛北一百七十里、在黃河之東、蘆溝城在衛東北二百六十里、亦在黃河之東、與寧夏之中衛境地相接、永安不與中衛接壤、因皆屬邊地、故並及之耳、

就衛城言、其地平衍、四境環山、文武官司咸居于此、城小而堅、產蕨參僅足于食、俗勇悍善戰、水泉在其東、黃河流其北、虎豹阨于西、打剌赤衛其南、衛城蓋近塞之腹裏、以應援衛之北鄙者也、

衛土城周六里、城外平衍、文有經歷、武有衛守備、又有西協副戎在焉、水泉堡在東九十里、自衛至蘆塘蘆溝、必由之地也、黃河在北二里、分流之一派也、虎豹口在西四十里、打剌赤堡名、在南七十里、衛往平涼、必由打剌赤趨紅井子南川堡小河歡觀音店、瓦亭驛、此南面之通衛、而商賈由平涼新城向甘涼之捷徑也、蘆溝城永安、哈思吉、蘆塘在衛之東北、

衛為近塞之腹裏、何以近黃河、蓋黃河至衛之西、分六七派、踰衛折而西北、乃合為一、其在于衛城者、分流之支派耳、故衛北不盡于黃河也、謂之腹裏非與、

衛之北、有永安、有哈思吉、有裴家營、衛之東北、有蘆溝、有大滂墳、皆不渡黃河而至、蓋河無折故也、獨蘆塘則往來

必渡黃河、在衛之西北故也、循河有堰、唐刺史安敬忠所築、以捍河流、水向西北、衛始無淹沒之患、循河而至什字川、則蘭金縣交界矣、

衛為近塞之腹裏、何以建置衛、而且為固原西協之所駐乎、蓋衛之重地、莫過于北鄙、北鄙之河西有邊堵、故夷患有常、北鄙之河東止恃河、故侵凌莫測、苟非衛居中統馭左右支持、則門戶危、而求堂奥安不可得矣、衛非絕塞之重捍、北鄙之中堅乎、

北鄙之河、西即蘆塘也、其長城東起索橋、西接三眼井、非無夷患、但有常耳、北鄙之河、東即哈思吉、永安、蘆溝大涝壩也、舊無邊堵、距河為界、黃河之北、往來收獵者無一定之夷、或淺水而過、無邊無近、靡不受其荼毒、甲寅年直犯衛城一日夜乃去、衛兵閉城以守而已

當有明之時、患在河套、故花馬池之烽燧傳而後衛之戒嚴急今河套暫且息肩所憂者乃在衛之北鄙、而北鄙莫甚于河東、河東曠遠空虛無可恃之險、衛之兵守不可以分、援不可以及、向有議於黃河之北築長城東接中衛西接蘆塘、即以為荒遠而難守矣、則黃河以南、創制以守、何容已耶、

有明中晚總制、駐寧夏之花馬池、防河套之夷也、故民人萊固達靖虜者、皆以花馬池為重地、今河套之夷山旦王、吉祿王、皆內附食祿、故曰息肩也、河東即哈思吉大澇垻是也、

所謂創制者、東起中衛之鎮關墩、西抵衛之哈思吉、二三十里為一營寨、榆林寧夏之兵制可倣也、因河為折、六七營寨而已足矣、倚河為隍、壘土為城、二百餘里而已足矣、且蘭州之參、可

以順流中衛之稻、可以逆挽、又可募失業之民、順土地之宜、播菽麥之種、則可食足矣、此萬世之利也、

榆林寧夏凡三四十里、有堡寨、有墩台有官兵、而衛北自明至今獨無者、以舊日邊城起于徐斌水、至于黃甫川也、不知此邊久已湮沒、且在黃河之南數百里、雖有不能關隔、而況于無乎、衛之河東、自大勞填以至哈思吉、壕二百四十里、則循牆曲折、不滿三百里、故曰六七營寨而已足也、蘭州河州、皆在黃河上流其地產米、

且他郡邊外有一定之夷、一定之地、獨衛北夷游牧無常、其來其去、率然忽然、非無所關隔之故與、

衛北之夷、自祝囊台吉、勞藏台吉克氣台吉外、有曰尼而得呢合首氣台吉、有曰擀計台吉、有曰胡隆木石台吉、額各

慶台吉、有曰滿吉太台吉、有曰渾篤魯台吉、有曰荅裡麻吳把什、有曰倒朗色楞台吉、有曰防要台吉、有曰顆力克綽爾吉、有曰荅力漢禪台吉、有曰桑嘎思把台吉、有曰占木素台吉、有曰把都兒台吉、其部落不勝計、而游牧無定數

或曰、固原之鎮、築于平涼、衛苟有警、可以相援、何北鄙之足患耶、曰、夷騎之來、在于呼吸、夫平涼距衛、且六百里、距北鄙且千里而遥也、鞭策雖長、能及馬腹哉、則所謂創制者何容已耶

靖虜邊堡、

蘆塘營、莊浪三眼井東七十里、

索橋、蘆塘營東三十里、

哈思吉、索橋東三十里

裴家營、哈思吉東三十里

永安堡、裴家營東二十里

蘆溝城、永安堡東南七十里

大澇堧、蘆溝城東南七十里

靖虜邊疆、

銀盤水、本衛北寧夏西南

長流水、在寧夏西南中衛之西

賀蘭山後、在寧夏城西六十里

靖虜邊堡

蘆塘營外環山而內平地北繞新邊而邊盡于河堧東限黃河、而地盡于河西、西接三眼井、為莊固之交東達哈思吉、即河東之地、邊外之銀盤水、長流水、氊帳特多、南則大松山即為內地故沙井雙井路皆相通則南向防寇北向防邊于是乎在矣東

踰山坡三十里、則至于索橋

蘆塘轄於靖虜衛、而靖虜又轄於固原、故因稱之、新邊起于涼之泗水堡、止于索橋之河、黃璵黃河在東南三十里、渡河而東、則非復河西矣、三眼井屬莊浪、在西四十里、銀盤水、杓兒墳水、皆在此、哈思吉在東南五十里、大松山在南、山口有堡曰永泰、相距八十里、沙井在東南三百餘里、雙井在西南一百二十里、大松山、永泰沙井、雙井、皆在莊浪屬堡也、堡有遊戎、

索橋、黃河之津處也、名橋而實無之、索橋夾岸、査無居人、新邊所築、及河而止、寒冬河凍、夷沿河登岸、如履平地、且下流硤口、河狭山高、上下之冰解、而狭口猶堅、河東可慮、常在于茲矣、東二十里至哈思吉、

黃河獨蘭州有鎮遠連船施板、車馬可通、為河東西之大道。索橋不過鐵䋏浮舟往來、津渡而已、莊浪甘肅而往河東、自鎮遠索橋外、更無他途也、橋非大道、蓋寧夏固原往河西之捷徑耳、然西安商旅、亦有不由蘭州往河西、而取道靖虜以渡索橋者、路捷三日也、缺口在津處下流五里、河東即東岸哈思吉一帶、閘門在河堧數步、舟子日渡貲

一金于官、其利可知、渡河而東、至哈思吉、

哈思吉、西北環山、南通靖虜、低城小堡、有民無兵、數里之外、即河、一水之隔、即夷、乃上流自索橋、東南至蘆溝、以河隔閡、不築邊牆、三冬冰合、沿河諸地、何以防焉、東二十里至裴家營、

靖虜衛在東南一百七十里、城堡居民寥寥、數家、有防守

兵而無戍兵、黃河在堡北五里、築牆為邊、直接莊涼甘肅、

所謂新邊也。索橋南岸皆有河無邊，直抵于蘆溝城焉。

裴家營民堡也。城纔數尺，土屋數間，東枕雪山，巉巖壁立，而山後即為永安。南抵水泉、山谷崎嶇，而道路直通靖虜，則堡亦喉吭之地也。南則靖虜，東循河壖二十里至永安堡。

堡屋卑隘，寥寥數灶，隙地遂多，同于堡外焉。其四面皆山，無地可耕，居人伐木運水以取值，日不再食。雪山者，冬常積雪，故名雪山。其山東面特多松木，在堡一里，水泉堡在南六十里，靖虜衛在南一百五十里，西起蘆塘，東至蘆溝，往來靖虜衛必經此堡。黃河在堡北一十里，河外即夷堡，無邊牆，故為衝要。

永安堡背山面河，土寒地濕，居人苦之，米粟全無，故按籍之兵常少。至于冰合防夷，較之他堡尤甚。山有喬松，可以設疑兵阻

馳突樵採宜為厲禁、自堡而東南、則亂骨堆、荒山滿目、雞犬無聞、由此而東南九十里至蘆溝城

雪山在堡西、故曰背山、黃河在堡北、故曰西河、華夷之界、特恃一河、隔之夷不止祝囊台吉、潛藏克氣之部落已耳、夷凡收于河西者、與堡呼應相通、毛髮可見、至于冰結、則又甚焉、蕎松即雪山所產、凡靖虜需木、皆取諸此、亂骨堆、荒涼之地、而永安蘆溝之通衢也、在東南五十里、堡有守備、

蘆溝城在荒坡之間、土屋土城、兵民無幾、蓋靖虜中衛相往來止宿之郵亭耳、城之置、古無可考、黃河在北、既無高崖深谷、且無高城深塹、故河北之夷、與昔迴異、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營平之所扼腕焉、東南七十里、由烟墩溝而至大澇垻矣

靖虜中衛之往來、必止宿于此者、東西四十里、皆無居民

也有明夷患咸在中衛寧夏也西東蓋寧夏之東為河套
中衛之北為賀蘭夷皆不敢道蘆溝以為無用不屑道也
今河套久已臣服賀蘭山後之祝囊等亦不輕舉寧夏中
衛之宗較之靖虜堡為彼善于此故蘆溝而西一帶夷目
特多游牧無定且河壖無邊出波甚便蘆溝向為空虛散
地今則可虞時移而世變也黃河在此計里無可考中衛
邊牆直抵蘆溝界而蘆溝以西直至哈思吉則絕無邊牆
矣烟墩溝在東南四十里其地有居人約數十家夾溝而
居土室卑栖荒涼之甚蘆溝中衛往來所必由之地城有
守備
大澇壩寧靖之交也居人僅三五家無城堡故地志皆不載陶
穴蕭條與烟墩無大異四境岡陵北抵黃河東環邊堵則設防

築以通寧靖之呼吸、勢所不容已者、況乎北山後之夷、安知竊發之不由此耶、東南由老虎溝五十里、至中衛之常家寨

大涝壩從無城堡、東至寧夏之中衛一百二十里、西至靖虜衛三百四十里、邊墻即中衛之長城也、河北之夷、其目甚多、詳靖虜衛中、山後即賀蘭山之後也、昔祝囊等住牧于此、老虎溝在東南三十里焉、

靖虜、衛、邊堡、自蘆塘而東、至於大涝壩、或城或河、以為疆界、凡七所、三百里、

寧夏衛

雍正初年改衛為府附寧夏寧朔二縣靈州中衛平羅寶豐新渠五州縣屬焉

寧夏古朔方郡洪武二十六年七月置寧夏衛調甘州左護衛將士守之其北則左控河套右引沙漠其南則左連延慶右接固靖此三秦之被兩河之唇也

寧夏城東北至河套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沙漠九十里南至慶陽界三百六十里東南至延安界三百五十里西南至清蘭界四百里西由邊外在莊花界四百里莊浪涼甘肅在黃河外者皆曰河西其在河內者皆曰河東此全秦之河東西也

黃河中流疆惟北列河西以賀蘭為隘河東以長城為疆其東北之河套則周秦之河南地漢之定襄郡唐之六郡張仁愿徂踰河築三受降城減內地戍兵數萬歷代疆域固如彼而今縮

地千里者河套屬之繇蒙而長城所以北築也

黃河繞蘭州順流而下貫寧夏之中直趨河套而出塞日中流所以寧夏一路有河東西之河套在北之東西夏在北之西東西以河為界皆在寧夏北故曰此列河西東者寧夏之河東西也河西賀蘭環之山外即是河東築長城墻外即河套賀蘭山延亘五百餘里高者積雪不消河東三面皆阻黃河河南面切近內地在寧夏之東北榆林之北偏頭關之西前為朔方地秦塹因河為南河地地唐有六州在今套內武后之時築三受降城於河套之北史謂減者億萬計減戍兵數萬不知者謂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不知三城之屯四萬人足矣烽堠之卒每所二三人而止合而計之不少萬人此即四萬中之數受將

城守、則河套以及沿邊數千里、可以減戍、內地可以不防、
何啻數萬耶、史所云者、計供屯輓運、約言之耳、明失東勝、
而也先毛里孩吉囊淅據之、築室樹藝、遂為固有、長城楊
一清史修、余子俊所築也、築四十里、為劉瑾罷去

寧夏有豐年而無旱潦、所以有塞北江南之號
自漢唐以來、引黃河灌田、可蓄可洩、故恆言黃河為害于
汴梁、獨利于寧夏、遷五方之人、而江左尤多、故衣冠言語
類于三吳、自蕭關來者、始見林木茂美、風景頗殊、有土達
乃元之部落、謂之降夷、散處靈州瓦渠金積四堡、強壯者、
皆之為兵、

靈武之興、肅宗以復兩京而有餘、元昊割據、以韓范經營之而
不足、其為重地、概可知矣、故中國有之、足以禦外夷、外夷有之

可以擾中國、主父偃所策、特其小小焉耳、

唐名是為靈武郡、肅宗即位于此、元昊累世為寧夏節度、僭號不臣、韓琦范仲淹為經畧、不能平之、主父偃言于漢武帝曰、朔方地肥、阻黃河、蒙恬築之以逼胡、轉運廣中國也、

曰然則如之何、曰有郭子儀而後軍始振、有張仁愿而後築三城、非然者、寧夏之門、安能禁夷騎之不入乎、若梧克隱占、酷虐聚斂者、則外侵內叛、禍尤烈焉、

明巡撫黨馨以減爵償栽花市、飛語為悍卒劉東暘所殺、與哱拜誘夷助逆、參將許汝繼以用法嚴、為土達楊文遇所殺、靈州大亂、

況今日賀蘭之夷、已滿數千、有虎噬之心、有方張之勢、而且發蹤有人、後雖悉殘山後、未敢憑陵、過計者咸謂發速禍小、發遲禍

大、天祚寧夏、幸而斯言之不中乎、

賀蘭之夷、視袞勞藏巴綽氣克氣等部落三千餘、發縱者噶爾旦部落三十餘、為自隋碩克圖汗犄角之夷、綽力庫合首執台吉、王建兒台吉、撥頓支力幹黃台吉等山後即賀蘭山之後也、

今之賀蘭山後、干捍不設、賀蘭天險、即與夷共之矣、自中衛以至平虜、阨塞之地五十有奇、奈何塹壘猶為烏有耶、

賀蘭山後、自中衛起、直拉大山根止、原有邊墻拒夷于外今增險不修、聽其上下、平虜今改平羅

賀蘭自固、人盡知之、河套當守、人每忽焉、夫河套昔於我為仇、今於我為臣、所謂輔車相依者也、西夷侵之求援、得援是矣、然乞之以師、孰若資之以力、是宜于履冰道路、築城障、移彼之來、

居於沿河、足以游牧自守、誠善後之計、一勞而永逸者也

明時捍漢吉囊等駐河套、時為後患、綿延至今、封山旦王、古祿王及公貝子等部落數萬、今之調遣徵發、皆此輩也西夷即視囊凡西夷自漢人外、皆蔑視之、故視囊持附噶爾旦亦以奴隸待河套欲併山旦古祿之衆、河套沿河二千里、全築良難、但於堅永可通行者築之、則成功甚易、況今河套之夷為自守之計、宜共聽從惟命、惟築板之地、須指示資助而已、

雖然河套渝盟、不幾藉之兵而責之重乎、曰城以禦外、非以捍內也、明欲城之而不能、豈能之而不城乎、設河東之重險、復漢唐之舊疆、在此舉矣、

河套議復言者充積公車、李賢王越楊一清曾銑王瓊周尚

蟻、未詳、恐今作創蟻者、謂[illegible]鄂耳、然[illegible]

文等、尤切運用、所不欲復者㕘嵩等耳、

雖然、熙河可下興州、豈寧夏不可復河套乎、曰、黃河之水浮于積石、至于龍門、唐治舟師溯流上下、明之臨鞏巨艦遠至舟方、寧夏雄師直抵河套、皆已事也、攻守機宜固在於茲、然守之于先、為其所易、爭之于後、為其所難、設使河套方能守之創蟻之餘既為併吞、豈能攻之于兇熾之際、若果如是、是猶厚積薪于曲突、而割肉養虎以俟其猛、張空拳以縛之也、

熙河、即今之臨洮河也、興州、即今之寧夏、元昊祖居河套屬興州地、積石、河州之積石關也、龍門在韓城縣東北六十里、唐高祖時、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夷人、今可用、帝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而紅、而紹工大發卒治戰艦、明臨鞏監司劉光裕

以船筏載滅虜湧珠砲位藥罐之類至靈州以資攻叛逆、此上流而至者、李文發曰、士卒三千六人、由夏來船、直出河套、搜賊凱旋、又隊長任勇、自寧夏鼓棹、直抵偏關、此自朔方順流而下者、商市莊浪山水順流而下、日行二百里許、夏之宮室屏署皆資之、又自上流而至、可謂通行河道、但自蘭會北流、兩岸多崇崖峭壁、河狹而水急耳、宋邢恕奏乞下熙河路船五百艘、于黃、順流、直取興州、李復謂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隘狹、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能過、西安州迤東、分為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載舟、此譬若出、必為夏所侮笑云、故邢恕之謀遂寢、

寧夏邊堡、

常家寨、靖遠大灣堡東南五十里

古水井堡常家寨東北六十里

中衛古水井北三十里

鎮虜堡中衛東四十里

石空寺堡鎮虜堡北二十里

棗園堡石空寺北四十里

渠口堡棗園堡東四十里

廣武營渠口東北三十里

大壩堡廣武營北三十里

玉泉營大壩西北四十里

平羌堡玉泉營北六十里

鎮北堡平羌堡北五十里

寧夏鎮鎮北東北四十里

洪廣營鎮北堡北五十里寧夏西四十里

鎮朔堡洪廣營北三十里

威鎮堡鎮朔堡北四十里

平虜城威鎮堡東三十里

橫城堡平虜東南六十里

紅山堡橫城堡南十里

清水堡紅山東南五十里

興武營清水東南八十里

安定堡興武營東六十里

花馬池安定東南六十里

寧夏近疆

長流水寧夏西南中衛之西

賀蘭山後、寧夏之西

河套賀蘭之東

寧夏邊堡

常家寨寧靖之交衝也邊城內衛、黃河外環、北雖隣夷恃此不恐、寨固內地而近長邊山環四面寨築其中、永康宣和之間米粟轉餉居然樂郊矣、然寨為民堡而駐防不立、東向孔道則有常樂堡若夫沿邊東北、則有古水井矣

自靖虜之大湧堪、至北皆言邊城者、中衛邊城西至蘆溝堪三百一十餘里也、永康宣和二堡、皆在堡之東南其地饒、產稍參、寨屬民堡、本無汎兵、東至常樂堡四十餘里

古水井堡、曠遠邊衛之地也、南有常樂、北有長城、東則黃河西則曠野邊堵年久化為女墻、黃河冬寒、不成衣帶、山後之夷、已

難于防乃所守之北二百里而遙雖中衛近在河西而河津在於常樂道阻且長呼吸莫應則常樂常家寨之間宜設為犄角焉南至常樂渡河而北三十里則中衛矣

長城起于賀蘭山外歷河而西循墻直至廣濟界史無邊堡今之設邊常家寨大澇壩皆往來大路非循墻也賀蘭山後昔任牧之處曰祝囊勞藏兄剳三台吉古水分守之邊二百一十九里寧夏西路之河東至古水有兵防守中衛與堡相距一河然必由黃沙古渡而渡是折而南至于常樂後折而北至于中衛相距且三十里矣南至常樂堡十五里由常樂至黃沙古渡又十里堡有守備

中衛元之應理州明寧夏之中衛也衛在河南故九曲南繞邊從河起故百堵西環連寧夏而通莊固交衛要地莫重於茲其

民勇幹其資耕獵渠通美利土盡膏腴兵食足矣北之夷巙猶在乎山後長蛇封豕雖相互市存食之心且數馬齒之加長也衛之境外北有黒山嘴𧶽音山夷所游牧西南有黃沙坡長流水也夷之外頭扒里扒沙夷之捷徑今之中衛苟能自守足矣何暇及分疆之外哉其近若蒲湖水塘溝五眼防井之不可已者循墻而北則空夷柔遠迤邐而東四十里則鎮魯堡焉

有州各衛皆沒前後左右中等衛沿革紛紜獨寧夏之中衛至今始改焉黃河南五里長邊在西十五里邊起河口迤西而北直抵大山根而止長三百一十里環山于內險為我據也今邊墻不修墩臺不守夷騎出入賀蘭之險與夷共之沿山皆然是寧夏在外北三百六十里固原在西南莊浪界由邊至銀盟水繞三百二十里美利渠名引黃

河以溉田也。夷巢在控夷堡邊北，明所戮也。賀蘭山後夷人視囊等住牧，其部落甚多，散處銀盤水、長流水一帶。觀音山在北五十里，黃沙㳍在邊外西南十里，長流水在黃沙㳍西九十里，為靖虜境外之接界也。扒里扒沙即大沙子山，其山在涼莊、靖虜之交，非今之大靖，但名扒沙也。蒲湖在賀蘭山後，有明王越于此大勝。水塘溝，有明時夷由由此出入，大破之。五眼井，明將馬監於此敗夷人，論下等。

衛寧副戎，北至控夷堡六十里，東北至柔遠堡七十里。

鎮魯堡，今別為鎮羅矣。平衍臨河，耕稼之沃也。然米粟之多，尚遜河東也。迤東二十里，則為勝金關。

堡今作鎮羅，而民間相傳，但知為鎮魯也。北通柔遠，南臨黃河。黃河渠水灌田，故為沃野。河東有古水、常樂、永康、宣

和、寧安、威武、張恩、紅寺、鳴沙州等堡、俱係饒野、産稻最佳、堡有千總、

勝金關、山河之逼、一線之通、蓋中衛寧夏之鎖鑰也、迤而東北三十里則石空寺堡、

關築于弘治六年、人謂其勝于金城、故名、南臨黃河、北倚高山、中衛寧夏往來大路也、迤東為張義堡、東北則石空寺矣、

石空寺堡、其北則石空山、南近黃河堡、小而兵多者、一以為山後之防、一以為勝金之守也、其缸子渠、遶脊灌注耳、謂能限夷馬、不敢謂然矣、東北四十里為棗園堡、

山後昔現虜等住牧、距勝金關雖遠、亦足為守望之聲援

缸子口即石空渠口、狹而腹寬、灌田畝甚廣、堡有守備

棗園堡、其渠源遠而流長、其灘地而草茂、其隘則觀音口為堡分地、東四十里為渠口堡、

渠即棗園渠、灘即廣武草灘、觀音口在西北、乃棗園分守之地、堡有把總、

渠口、古墩名也、堡築于明、中為唐來諸渠、而其南有青銅硤、西山相夾、黃河經其中、昔于硤築唐來漢延渠、引水灌田、故朔方之地、饒美江南、渠之力也、東北三十里、則廣武營、

為營四十年、始築堡、唐來渠、在漢延上流數里、衛刀雍所築者、青銅硤在渠中南、硤東北至寧夏一百四十里、山名金積山、上有牛首寺、下有深林茂木、漢延渠在唐來渠下流數里、廣調所築者、寧夏之稻麥豐登、無亢陽之患、皆漢延唐來二渠之利、世所謂黃河為害于汴渠、獨利于寧夏

者此也、黃河自中衛至黃沙古渡而下、狂瀾安流、環廓帶郭、隨地决土、以溉田畝、亦異矣、渠口無防沉、蓋冈地也、

廣武營寧夏之西路營也、黃河流于東南、賀蘭峙于西北、分地既廣、山口良多、西河之衝要、從來夷患在于茲、若今山後之夷、尤為包藏禍心云、內則渠口棗園諸堡之衛、外則井濟大佛寺之防、又北三十里、則大壩堡矣、

黃河在東南、渝河五里即靈州也、賀蘭在西北三十里、山口多者營之分守、西至中衛界山後起、北至玉泉營界山後止、總一百三十里、山後之夷、即祝囊等、渠口棗園、皆營之屬堡、有明時、夷犯廣武、總兵蕭如薰敗之于井濟大佛寺口、營之衝要、出入賀蘭之夷所必由也、營為寧夏西路、有遊戍、

大壩堡、吞唐來水也、其勢奔下、俯臨城邑、若毀埧則寧夏成澤國、此内患之當毖者也、今防之口有五、最要莫如靈武、此外侮之宜防者也、況從此而至鎮朔、有山險而無亭障、則隘口宜何如慎重耶、大道在北、有小壩直通寧夏、沿邊四十里則西北至玉泉營焉、

唐來渠、黄河之水也、流至大埧、淺者及膝、深者不可測、若毀埧縱水、隨所欲灌、築堤内之、無不淹没、盖寧夏皆在下流也、分防五口、曰夔山北、曰夔山南、曰靈武口、曰林泉口、曰哈剌木、皆大山口、小者不與焉、靈武口名非肅宗即位之靈武、肅宗即位之靈武、在今慶陽府環縣、亦非寧夏之靈州也、靈此小口有沙羅模山、多水、可屯兵、有明沐英于此擒夷人驗阻脫火赤處也、大路北二十里至小埧、又四

十里至葉昇堡、又三十里至王洪堡、又六十里至寧夏爲

堡有守備、

玉泉營、寧夏之南路營也、黃河東流、賀蘭西峙、多汎地而無邊城、營之分守、有赤水閘、百馬並驅、莫之或阻、蓋賀蘭山勢至此散漫、而泉少礫多、難于版築、且低峯仄徑、可通行者、不勝築焉、有明石砌閘墻、塹斷崖谷、其跡徒存耳、他若金塔磨石、雖大異于赤水、伏不可以其隘也而忽之、況金塔今之通衢乎、又北六十里、則平羌堡矣、

黃河在東、至十里賀蘭山、在西三十五里、營之分守汎地、南至廣武界起、北至打磑口止、共二百一十里、赤水閘、明巡撫楊守礼修築、得土壤故處、因山有圍石、可以作砌、省畚鍤工、經營成之、金塔口在西五十里、磨石昔山口名、金

塔出口、通鉄盤水、紙莊浪之下、紅水所、謂通衢盖塞外之路也、營為寧夏之西路營、設遊戎一員焉。

平羌堡、山城土屋、切近賀蘭、而獨樹乾溝為堡分地、非玉泉策應、何以堪之、然守險非難、兵寡為難也、東北則寧夏、沿邊而北五十里、則鎮北堡矣、

獨樹口、乾溝口、俱在堡西、堡所分防之地也、堡屬于玉泉、故策類之、堡有把總、東北至寧夏四十里、寧夏鎮非邊堡也、而與平羌為近、以其為鎮、不可不載之、故次之于平羌、其實平羌直接鎮之北也、

寧夏鎮東繞黃河、西聳賀蘭、金城天府、西塞雄疆也、城堅不可攻、民強可以戰、徵之往事皆然矣、雖賀蘭之口約四十處、夷不可源源而來乎、灌城之攻、已至于舂水、不可以亾人國乎、冬寒

氷結、則濁水洪濤、化為平壤矣、明李賊據秦中、破楡林、遂趨寧夏、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而前、為國立功、豈不貽羞于楡林哉、今城郭之中、華夷雜踏、走險偵諜、屬式有之、則防之宜何如預也、渡河而東、則臨河堡為寧夏官津、即史鏞奪舟處也、沿河北下三里、是為橫城、乃河套之咽喉、由橫城假道馬鞍山、直達紅山堡、楡林之康衢曠如也、寧夏在腹裡、若邊堡連屬、則寧夏不與焉、

鎮漢為朔方郡、唐為夏州朔方郡、又為靈州靈武郡、唐末為李氏所有、延及宋代、元昊帝制自為、國號夏、與宋相終始、明初為寧夏府、後改為衛、落對慶府存焉、黃河在東三十里、賀蘭山在西六十里、城三丈六尺、厚二丈、明初邊衛民于長安、而徙五方之民以實之、江南之民尤多、萬歷間、哱拜之子據以叛、官民攻之七閱月、內應獻城始平、賀蘭

縣倚為固其山口大者三十有七小者十許處城淮一見于魏之攻曹兒城不援者四尺再見於明之攻哱承恩水深者八尺冬寒冰結者黃河上流之口在中衛下流之口在橫城河凍皆如平地也明季李闖既陷榆林衛而寧夏遂降榆林李闖桑梓攻圍猶血戰數日城陷巷戰而死者七十餘人衛文有監司經歷武有城守都司又有總戎五營全設衛東三十里渡黃河有臨河堡又三十里即紅山堡有明時寘鐇之變靈河參將史鏞奪渡黃河船賊乃不得渡河寘鐇本慶藩宗人窺伺神器也衛西北至洪廣營六十里衛至鎮北堡四十里

鎮北堡東抵寧夏北連洪廣堡小而近山地闊而兵少滾鍾山口宿嵬山口大有可虞今之兵制大非明北山後之出入誰與

守哉、北五十里則洪廣營焉、

寧夏在東四十里、賀蘭山在西十五里、平羌堡在南五十里、堡隸于洪廣營、滚中口宿嵬口在西五里、堡所分隘者也、有明兵制、堡軍一百六十名、馬七十九匹、今僅設把總而已、堡之敵口曰黄峽、外口曰宿嵬口、曰石關、曰高渠、曰宿墩、曰黄峽、曰敵台、曰乾渠、曰鎮墳、曰下古、曰為防綫、十有一墩也、

洪廣營、寧夏之北路營也、賀蘭在其西、平洪當其北、屬堡環于邊、五路山口之多、無踰北路、衷之近、亦無踰北路、堅壁于中、游防于外、可一日怠耶、近北三十里有鎮朔堡焉

賀蘭在西三十里、平虜城在北六十里、屬堡有九、曰鎮北、曰楊信、曰豐登、曰徐鶴、曰廣祥、曰桂文、曰常信、曰高榮、曰

鎮朔也。汛地南接玉泉營起，界北至平虜西關門止。邊墻

南至自滾鍾口起，沿山北至紅兒口止，毗計二百十里。山

口有七十里、滾鍾、黃峽、水吉、鎮北、宿嵬、拜寺、賀蘭、新關、塔

峽西番、大水、小水、汝箕、大風、小風、歸德、桃柴也。礼衆等三

大部落，皆在山後，故曰近。為寧夏北路營。設遊戎一員。

鎮朔堡，賀蘭之麓所環抱也。山口既多，士馬甚少，恃洪廣為援耳。稽之明制，倍蓰其防。蓋賀蘭口外，或出以詗夷情，六盤山前，或登以偵動靜。今鹽池淖臨，陳迹荒凉，避暑遺宮，登臨如昔。西北有賀蘭口，沙漠河套，無不可通。北四十里為威鎮堡。

山口有黃峽、水吉、宿嵬、拜寺、賀蘭、新關、塔峽、西番、大水、小

水、汝箕、大風、小風、歸德、桃柴，十有五隘口，雖屬洪廣汛防，

實為本堡汛地。明制兵二百名，馬一百匹。賀蘭口在西二

十里、自賀蘭口出、往五岔河、探松山海夷動靜、其時莊浪永華鎮邊、此明制也、六盤頂有元昊避暑宮遺址尚存、黑鹽池在黃峽口外、有明時于此斬殺夷人無算、拜寺口去黃峽口五十里、黃峽口去賀蘭口五十里、賀蘭口今設把總、口外東七十里爲麥朶山、又東五十里即河套界、堡有把總、

威鎮堡、逼近長城、夏人謂之北長城也、北長城西起賀蘭、東起河塹、北面套衝、南盡河濱、明有套患、夏秋則浮渡、偵諜、氷則合距河防邊、今之患不在河套而在賀蘭打硙諸口堡、于鎮朔平虜共之山城非險、捍禦爲險、况長城廢而不修者乎、折而東三十里、則平虜矣、

長城西南、自紅口兒起、沿山而東、歷寧朔墩、又自北山㩦

黃河墕楮河而南至鎮河堡止山北長城之大概非堡寨所專防也河套地西近寧夏東至山西偏頭關北界受降城北三面皆阻黃河也自明正德間為夷所據乃于南面隔以邊墻寧夏河東榆林北面皆守邊墻者也堡之邊墻皆防賀蘭山後之夷亦防河套之夷渡水而至今惟嚴祝袁等耳堡有把總

平虜城今作平羅城或作營寧夏之北門鎖鑰也東連河套西距賀蘭北禦沙漠三面兵險長城塞河山之缺夷厥當闌門之間隘口值土城之斷陸路之界宜嚴也河黃北流夷能溯水戰艦之兵必設也朔方之堡當夷鋒者平虜獨甚昔哱承恩之叛河西皆陷獨平虜嬰城固守賊乃南不敢渡河北不得走夷皆平虜之阨其前而議其後也城西北之將台地勢平曠可為戰

場可以練兵，雖非險要，不可棄也。城北之鎮遠關，山河之交，天設之險，平虜之扃鐍也。打磑水患，乃棄而不修，故乾閬、棗兒溝、桃坂，夷騎飈至，莫之禦焉。爲閬南之黑山，賀蘭之尾，形如虎踞，扼隘飮河。舊制，黑山營倉儲皆備，鎮遠之兵所屯也。餉缺卒逃，廢而不復，故沿河沿山，詎乎內地。及議築北門，三年不成。臨山設堡，未幾而廢，故平虜墻垣，至今單薄也。王瓊亦城平虜，而棄鎮遠、黑水，不幾失乎天險耶。自城截河而南，東至寧河台六十里，是爲橫城也。

寧夏五路，獨北路兵多，有平虜叅將，又有洪廣遊擊。城東十五里渡河，又五里即河套。西六十里即賀蘭山。北九十里即鎮遠關，今爲沙漠地。夷廠在東南二關門外，明撫夷人出氣把都兒，今廢。隘口即打磑三關口，夷常據以爲巢。

數千、平虜有明時套夷常河渡為患、巡撫張大魁于平虜以北多設戰艦、夷始寢謀、平虜當明時最多夷患、一勝于平虜墩、一勝于紫砲梁、一勝于水塘墩、一勝于沙竹梁、一勝于沙山老湾、一勝于峰窩山、其不可考●者尚多、哱承恩三攻平虜、參將蕭汝薰三却之、寧夏之復、汝薰之功也、古將台、俗傳狄青練兵處、不知宋時寧夏為夏所都、狄青安得至此、鎮遠關在北九十里、打硙口在西北四十里、弘治間不守、鎮遠關水遂沖塌、黑山在北八十里、其兵西守打硙、東守鎮遠者也、嘉靖十年、總制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已棄地百餘里矣、北門關在北四十里、正德間、有議于王兆口、起白沙河、西抵卷兒溝設險、內墻外塹約三十五里、或以其西屏甬難築、不足為有無云、有明于平虜北

十里、展築邊墻、墻之盡處設臨水堡、而臨山極北不毛若

難防守、尋廢為墩台、今則墩台且無守者、寧河台在黃河之東、津吏候卒皆在焉、城為寧夏北路、城有參將焉、

橫城堡、河東所自始、長城之馬頭、河套之津口也、自堡東統九城、亘四百里、直接於此、徐廷璋王瓊所設施者、堡之以北長城西、盡河壖、水漲則土墻皆傾、水落則平地盡出、非驅石築城猶無邊圉也、邊圉初築、起於黃河嘴、草茂之地、悉築中、王瓊縮邊、橫城美地、棄之于外、瓊能議余子俊之非、而目乃不自見其疏、哉、今之河套可謂積弱、然西夷為隣、常懷吞併、故橫城之北戍甫戍申、非守河套、為河套守、蓋亦勞矣、若長城風沙易于壅塞北邊皆然也、迤東南二十里、踰馬鞍山為紅山堡

明成化間巡撫徐廷璋築長城、起黃河嘴、至花馬池止、長

三百九十里、凡水草便利處皆築之于內、使夷絕牧、沙磧之地築之于外、使夷不虞、乃邊改築新邊、起于横城、又失築邊初意矣、邊議余子俊城榆林曰、失策正在于此、是明于議人、嗜于議已也、今河套之夷、近寧夏者曰山旦王、曰阿尔壞素、近榆林者曰吉祿王、俱奉調遣、亦處賜之康祿、所謂蒙古是也、西夷即祝素等、住牧賀蘭山後、與套隔河綫二百餘里、常欲併山旦等部落、故河套畏之如虎、今套中當氷凍時、恐力不足、乞寧夏官兵助守、其積弱如此、擁城在官津下流三里許、堡有守備、

紅山堡、極衝要害之地也、城若彈丸、兵尤寡弱、又南五十里至

清水堡、

堡城周一里、有把總、南至臨河堡三十里、則寧夏之大路也、

清水堡城不寬而夷廠在其北明于此撫夷今互市之地設官分職以蒞其間套馬駑羸惡用是塞劣為哉或以互市宜置橫城尤為非策蓋橫為寧夏轉輓之咽喉不可信夷之果革心也

> 明制營屬右司設守備兵六百馬一百六十今套中之互市不及西寧之多也榆林之紅山蓋鹽鐵皆套中所有鹽也在套內產鐵在麥朶也米麥雖禁民皆以此交易夷無他物止有馬耳其馬非老即瘦常以驢易猶不肯馬其駑可知寧夏靈州之輓粟切近橫城橫城置市脫有意外恐其中梗矣當有把總西南至毛卜喇堡四十里又有興武營共七十里

興武營寧夏之中路營也寧靈重地平慶要路北列長城南連

山巃野無青草、田不菑畬、元昊離宮于此、是邊何說與其地沙土相半、剝落、邊墻不堪保障、所恃濬濠以為重險耳、闇門啟閉、闇石渠荅、殆不可無、雖河套帖服、不可不防他盜、明之挿漢可鑒已、醜灘詹家灘、昔皆有備無患、可不務乎、迤東南永清堡、六十里則至安定堡、

寧夏在西北、靈州在西南、平涼在西、慶陽在南、河套當明時、常防虜剝侵之、及明季挿漢入套、套夷大受其患、多內附以求援、既而挿漢數侵內地、邊兵莫當其鋒、此昔之他盜也、今西夷祝囊等、虎噬河套、欲肆東封、形于奏請、此今之他盜也、有明時、夷寇興武、遊擊趙世德敗之于詹家灘、又聚衆入寇、總兵吳昇敗之于醜灘營、為寧夏中路、有遊戎、東至永清堡十里、又東三十里至安定堡、

安定堡地勢同于興武、而城外之飛沙特多、及效雲中築墪兵不勞而守自固、北面長城、安得參錯如若人哉、城黑子同、而闢門出入可不防耶、東南至高平、三十里、至花馬池、

明巡撫黄家善見堡多沙乃數里中墪式于沙科跨墻以磚石為界台敵台者四、台上有亭可以遠望、可以禦敵名曰敵墪堡、城周二里、故曰黑子關、門在此、外即河套、堡有守備、

花馬池城、古鹽州、寧夏之東路營也、平固門戶、環慶襟喉、定邊羽翼、不但榆林之接壤、寧夏之邊衝而已、其地勢之漫衍、彌望平川而四通八達、有明之總制常駐于此、為其重地、與他營千萬焉、舊花馬池在塞外、故邊所環甚寬、自王瓊改築、今城而邊城亦縮、城外楊柳廢堡、為花馬池之患、瓊寔貽之、北有長城關

閣門外通飛樓連眺可謂重險閣外邊塬延綏近防邊患可謂索情南有鉄柱泉自邊外入獨此有水往者夷患犯此最多自築城環水其中又築梁家泉等堡重関疊險而隣境皆安仁人之利不亦溥哉自城而東南三十里則榆林之塩場堡矣

平涼固原皆在西平固以其城為大門慶陽環州在南二百八十里定邊營為延綏在東南七十里舊花馬池今在套中故邊成化間余子俊所築今城新邊嘉靖間王瓊所築新故二城皆守則如雲中大邊小邊之設藩籬益徹矣乃撤舊邊而專守新邊已為失策而邊外楊柳堡遂廢食乃潛伏其中為城之患長城関在城北六十步関外有那吝井可可腦兒明制吏舍夜役探聽延綏地套內邊警鉄柱泉在城西南九十里泉廣數百步可飲萬馬夷由定

邊之干淸劇崖而入、數百步地、止有此泉、從此飲馬、或淸口峴、紀安定會寧金縣或散掠寧夏或長驅平涼華昌間、正德中總制劉天河築城周四里、環泉于中、使虜絕飲、因乙鐵柱泉又于鐵柱之南百里、亘東西為墻塹于梁家泉、築堡于甜水紅柳榆樹等泉、築墻于史把都韓家長流等水泉、俱據守之、于是虜退為新邊所扼、退為大邊所遏、每失利、弱是近寧夏地皆無虜矣、城為寧夏之東路城、有副戎、

寧夏邊堡自常家寨而東至于花馬池長城之缺、則山險焉、凡二十有三堡、九百一十里、其寧夏衛為內地、不與焉、

寧夏近疆 寧夏之西直接涼州界起以至于東直接河套界上、

銀盤水在靖虜衛北、寧夏西南、塞北百里間、有杯杓之水、必爭就之、況營盤水之據地及泉者乎、且其地有高山、望遠則百里

在目中、山陰有長林豐草、于茲牧馬、不數夕而肥、宜乎夷之住牧矣、

銀盤水在莊浪之下、紅水東北一百六十里、猜虜衛蘆塘營北七十里、寧夏之山風口西二百二十里、今夷人祝囊蓊藏克氣三部落住牧、

長流水、在寧夏西南、中衛之西、水源發于賀蘭之支山、南流入黃河、水源遠故逶遲曲折、或合或分、至此歸一道焉、且可褰裳而涉、惟盛夏則深、蓋賀蘭之雪渙也、兩岸漫延、可望見數十里焉、夷不就牧、烏乎牧哉、

長流水、在中衛西一百七十里、一說在鎮夷關北、未知孰是、今夷人祝囊蓊藏克氣三部落住牧、

賀蘭山後、在寧夏之西、漢為保靖縣地、東連河套、西通西域、南

障朔方、北引沙漠、延長五百里、高山雲表、雪霜凝積、盛夏而後溶、其林木青白、望之如駿馬、夷呼馬為賀蘭、因以名山、山巔梵剎百許、元昊有避暑宮、化為頹墻堕壚久矣、明西平侯沐英討和林、歷此山、其後朔方樵牧于其上、及其中葉、無復登者、西北之麓有穹廬也、今巢穴于茲者、隨處而有、不獨山後已焉、山後則為庭耳、

山在寧夏城西六十里、河套西二百里、山後者賀蘭山麓之西北、其地甚寬、不可一處名、按舊史稱山如駿馬、北人為馬為賀蘭、今改夷呼馬為摩林、與賀蘭之音不類、則賀蘭之名山、當別有在、但統言山後不一處也、大約距中衛地二百里、距寧夏可百餘里、為寧夏北屏、自古為中國地、明初元國公大觀亦也和林、屢為邊患、命西平侯沐英總

陝西兵討之、由赤套乃踏渡黃河、歷賀蘭山、弘治八年、夷人依山為巢穴、乃套內地之人不得往山收牧、至今朔方之人莫敢登賀蘭山者、山後今夷說衆勞藏克氣三台吉住牧、

河套、在賀蘭山之東、今別為一篇、附于後者、以河套之地甚廣東南跨榆林、西南跨寧夏也、

右寧夏西北境外夷人壤地、附諸隘口、合四十有一焉

黑山嘴、中衛

黃沙灘、中衛

觀音口、大團堡

大佛寺裡口、廣武

大佛寺小口、廣武

哈喇木口、大垻

林泉口、大垻、

靈武口、大垻、

雙山南、玉泉

雙山南岔、

雙山北舊、

磨石裡口、

磨石中、

赤木裡口、寧化

赤木新口、

全塔中口、平羌

獨樹兒口、

揚顕堡

威鎮堡、

滾鍾裡口、鎮胡、

黃峽裡口

水吉口、

鎮北堡、

白寺口、

宿嵬裡口、

賀蘭口、

新閔口、

小塔峽口、

西番口、

小水口、

大水口、

汝箕口、

桃紫口、

小風口、

大風口、

歸德口、

歸德外口、

大風外口、

打磑裡

大塔硤口、

此寧夏西北之隘口也、東北則河套以長城為界、牛堵之外、皆

凡題目下之注皆乾隆以後之人添上非原文也原書知今之著述不但不知著注者不知誰氏也

漫延平沙並無所謂隘口也即有墩臺扼要之地姑置不論河套之歸命也久矣寧夏之西則中衛有邊圍以為疆庶幾可無患惟北面則賀蘭山向所恃以為固者山為我有今則可危者山為夷有也山為夷有何地不可侵何隘不可入豈獨區區方冢之山口為然哉

延綏衛 乾隆初年改衛為榆林府附榆林一縣

延綏鎮今在榆林衛榆林古無鎮有之自明始明初亦無鎮有之自王禎余子俊始延綏之間安內攘外者莫善于唐其次則宋莫不善于明

鎮名延綏者合延綏德而名之也明正統間東勝州失守移置綏德謂之延綏鎮正統中都督王禎始于出哨之水頭曰榆林莊築榆林堡成化中始衛故曰(又)明初無鎮也

余子俊為巡撫、成化八年、乃移鎮東起清水堡之紫城、西定邊之鹽場、至一千二百里、塞河套于北、而內增三十六城堡、分為東西中三路、築邊城連墩勾堡、其高山深崖因其形勢、下厚者斲削、稍衍者壘築、每三里起對角敵樓、連北不斷、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便敵避射、至今仍之、然而邊墻崖塹多傾、皆可超越矣、

夫榆林西連寧夏、東通三晉、南引慶延、北跨河套、東西一千二百里而遙、乃盡壞守沙磧不毛之地、示夷以割河套、及今二百百年而莫之改、惜哉、

榆林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六百三十里、東至山西之岢嵐州樓子營五百四十里、慶陽府界在西南四百八十里、延安府在東南四百五十里、河套在城北十里、榆林西東二

路多黄沙環塹、中路多山、而多磽薄不毛、

何善乎唐也、延綏之邊、惟北面、唐初因河為守、仍秦漢也、既而踰河築三城、越出榆林北七百里、且未聞轉餉于內地、非善之善乎、及舉軍復兩京、兵雖单弱、依然金湯、雖有土番論恐熱之變、不旋踵而敗之矣、

唐宣宗大中元年、河東節度使王宰及朱耶赤心、敗論恐熱于盐池、

何併善乎宋也、銀夏綏宥靜、雖委于夏、而麟州以及延鄜皆為版圖、及橐胥跋扈、日尋干戈、然境內不聞飢且叛者、據可守之地、得轉餉之方也、

宋夏綏宥靜五州、按銀州即今銀州関也、夏州郡、赫連氏之號萬城、在西套中、宥州亦在河套、漢之三封縣、唐之長

澤縣。天寶中始名宥州、龍綏靜二州、今無可攷。麟州今永興堡、延今延綏府、鄜今鄜州、夏宥即元昊小字、自麟州斜而西南、以至延鄜、其地皆可耕種、且依山阻水可守、歐陽文忠公謂鄜州用粮七萬餘石、草二千一萬束、又需運輸過河供餽、即此可見轉輸有方也

力有餘者當法唐、力不足者當法宋、不再計而決焉、明初時以大將駐延安、以其為西北要地、及城東勝、則東受降之故壤也、雖未盡唐制、而黃河之內、莫非王土、綏德猶且無鎮、而况榆林乎、使祖制不湮、則卜世卜年、豈易量哉、

洪武二十七年、築東勝在黃河外、即唐之東受降城、俗所謂由城子黑城子是也、守東勝、則東南與山西之偏頭關、寧武雁門、相為唇齒、而西南可以屏蔽河套一面矣、惟東

勝所四百里為中受降城、更西四百里為西降城受未復
唐制耳、其時套內延綏寧夏之人、耕牧其中、樵採闌獵、無
不性為、且亦修城設守、防其踐水、故延慶之間、不知寇患、
則河套敵之也、其時兵屯東勝、故不但榆林無鎮、即延綏
亦無兵焉、

東勝不復、則河套空虛之地、宜其或往或來、然未嘗為王庭也、當余子俊之時、即不能踰河復三城、但因秦漢故疆、以河為界而徙之、其費僅與城榆林等、兵不加多而足守、饒野之地可以耕、水次之舟可以挽、三邊皆安、萬世之利也

東勝不復、天順六年、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始入河套、猶
貢馬獻琛、未為邊害、未幾即去、成化初、又同癿的思蘭入、
始抄掠、即追逐之北渡、嗣後或一歲一入、或間歲一入、出

套則犯大同宣府、朱永等討之皆無功、亦未嘗以河套為巢穴也、今河套乃秦之新秦河南上郡、漢之定襄郡、唐之六州、城郭特多、蓋因河為塞也、套地長一千餘里、余子俊築邊、東起榆林之清水、西止寧夏之橫城、亦一千六百餘里、故曰與河套守寧夏城堡東中二路兵八千二百七十名、榆林三路三萬八千二百名、合六萬三千六百有奇、世言套地沙深土淺、不宜耕稼、不知秦漢唐兵民所食何物、且今套內衆近十萬、麥豆青稞、無所不有、從何得耶、況上流即有河南固原寧夏、下流即有山西、偏一水旱、皆可鼓棹浮舟也、守河套則偏頭延綏寧夏、皆無夷患矣、

苟夷已據、才力不勝、以俟後之人可耳、乃猷有所不爭、力有所能為、地有所可守、顧苟焉而內縮地數百里于黃河四塞嶮崎

磽确間、累築綿引、相接為長城、延長二千里、外不足為藩屏之功、內不足有地利之益、此何為者哉、徐亨論王禎之失而余子俊因陷之矣、雖文貴更增大邊以護屯田、因仍補救、亦何益耶、

成化八年、套中無夷住牧、彼此視為甌脫、雖踰河城受降、夷不及爭、況城河南乎、河南以河為險、有地可耕、城可守之地、延長二千里、合榆林寧夏言之、皆為防河套也、自寧夏之橫城至榆林而南、則多山崖、雖少沙患、而脊不能盡地利也、

雖有王越曾銑之才能、不以為邀功、則以為起釁、蓋以榆林有邊故也、夷因築邊知套內乃中國棄地、不事兵革、公然而巢穴、居比鄰之地、排數尺之墻、小寇大舉、無日無之、故進不能如唐、退不能如宋、惟有就沙磧間、據垣株守而已、且榆林之兵多至

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人、坐食窮邊、陰耗物力、奈之何其不飢且盜也、

成化九年、總督王越因滿都魯孛羅忽等自套入寇韋州、越知其輜重子女在套之紅鹽、乃率兵倉殺焚燒之、虜被大創、號哭渡河北去、不復敢改者二十餘年、嘉靖間、虜大猖獗、總督曾銑于二十六年、大舉搜套、殺獲甚多、虜皆踉蹌北徙、而嚴嵩指為開釁、銑斬東市、嗣是言搜套、復東勝者絕響矣、于是小王子火篩俺答吉囊火落赤吉能銀定等紛紛入套、其後為患于榆林、于套、于晋、殺戮動以萬計、邊吏止以邊墻為界、不敢踰越尺寸、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虜益驕恣、攻城占野、邊將邊兵死者不可勝計、天啟元年、插漢入套、套中舊部懼其吞併、多降中國、今之套虜

昔之降虜也，崇禎間，李自成等多榆林人

有明之事往已，今欲為榆林善後計，奈何。曰，惟有因有明以變通之耳。一曰修邊堵。

昔夏初與金和好，故金得專力南侵。夏亦不受兵者八十載。及兵連不解，一勝一負，兩敗俱傷，夏至遣使議與金和詞者以報金宰臣曰，試令如此，備邊必不宜弛，金主然之。然口血未乾，而兵已犯境矣。今河套封古祿為普王子，東封山旦王子，西有公主貝子，四方征戰，每調其人。其公主貝子月有俸，即今所謂蒙古是也。乃邊城雖有及肩，墩台高不盈尺，若如金宰臣之言，將若之何。況套夷其能如遵頭哉。榆林開紅山神木黃甫川三市，寧夏于橫城開市門。隆慶六年，亦于紅山開市云。

一曰增屯兵、

經制三營及諸屯堡兵九千六百二十九員名、有明則五萬五千四百有奇、已不逮明之什二、又從而汰之、而又從而坐占之、苟變生不測、誰為占守耶、非謂必當如明之多也、擇其當增而增之、防河套之不軌、備他盜之吞併耳、河套當明時此防瓦剌之侵、內有吞併之事、其後竟為撦漢殺掠、蓋豢養之久、而人疲馬弱也、今畏西夷如虎、而番藩迯侵之視叢箐、常謀併其部落焉、

一曰墾荒地、

明制三守七屯、多在北邊、延慶二府召募軍丁、及摘發頻字號軍、分置衛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其後漸次逃逸、脫籍、而屯政大壞、今軍已盡為民矣、明制、並法商人輸粟于

邊、謂之報中、即領引于淮于浙支鹽、故邊地有募人開墾、有地方轉運、而米粟充積者、商人輸粟之功也、嗣後淮浙間、私商甚行、引鹽壅滯、而商人坐困于弘治間、商人復賂葉淇、淇乃奏罷赴邊報中、以鹽引之銀輸納戶部、而邊地之粟少矣、官屯商屯之法壞、則荒地安得不多、今榆林荒地四萬二千餘頃、開墾之弊難言之矣、有冒熟為荒者、有貪貪永不起科而起熟既荒者、有着令數年起科、而不肯有司即征者、在乎得人而政舉耳、此皆備邊之實事、有明之善政、所當因而行之者也、

一曰通運道、

河南本邑由陝州而至潼津、則黃河是也、逆及渭河數十里、由渭而洛而北上源則榆林邊堡即急水、艱于行舟

然用秦漢隋唐之法以所用于關者、何不可用于延綏、即山西之米豆、運至石州保德州、則循河而至府谷、相去甚近、且府谷去黄甫川、總二十五里、清水營亦然、其他諸堡、遠者不過一百里、惟西路諸堡為遠濶耳、明布政文貴改抛荒為折色、侍郎尚清又改本色為折色、于是邊民愈無聚矣、崇禎間、王嘉胤起府谷、神一元起于寧保、張獻忠生于柳樹澗堡、李自成生于懷遠堡、其他若李過高一功、數十賊目無一非榆林人也、

惟在鑒明季之弊、眷然更張之、所謂變通者在是矣、

延綏邊堡、

鹽場堡、寧夏花池東三十里

定邊堡、鹽場堡東四十里

磚井堡定邊東四十里
奮安堡磚井堡東五十里
柳樹澗奮安邊東南四十里
寧塞堡柳樹堡東四十里
靖邊堡寧塞堡東四十里
鎮羅堡靖邊東四十里
鎮靖堡鎮羅堡東四十里
龍州城鎮靖堡東四十里
清平堡龍州東一十里
威武堡清平堡東四十里
懷遠堡威武堡東南四十里
波羅堡懷遠東北四十里

響水堡波羅堡東南四十里

保寧堡響水堡東北四十里

榆林衛保寧堡東北四十里

紅山市榆林北十里

常樂堡紅山市南三十里

雙山堡常樂堡東南四十里

建安堡雙山堡東南四十里

高家堡建安東四十里

柏林堡高家堡東南四十里

大柏油堡柏林堡東四十里

神木縣大柏油堡東南四十里

永興堡神木縣南四十里

鎮羌堡、永興堡東四十里、

木瓜園、鎮羌東南四十里、

清水營、木瓜園東三十里、

延綏邊堡

鹽塲堡、延寧之錯繡也、西接花馬池、東連定邊營沙塞平原之地、雖有鹽池、而城堡屯兵、自古無之、及移鎮榆林而堡始設、亦定邊花馬池之亭堠耳、北則河套限于一墻、乃堡相去特遠、游牧且良、甚邊外風沙、墻常淤沒、與其挑濬徒勞、不如近堡改築之有功、東四十里則定邊營、

堡為延綏西路所自始、花馬池在西三十里、堡有鹽池、周三里許、中有开漉水其中、越宿成鹽、故堡名鹽塲也、明成化八年、巡撫余子俊移綏德之延綏鎮于榆林、乃增置三

十六城堡、築垒于外、西起于堡、東盡于黃甫川、邊墻在北二十里、榆林邊久不修、傾塌沙淤、幾為坦途、不但鹽場也、堡設把總、

定邊營隋之鹽州、唐之五原郡也、南通石澇、北枕塞垣而長城關在焉、塹門守拒、今且何如、塞外充路漢才黨窖廬相望安知其不內擾、高梁之困、可謂前車矣、營西郭外、南北二沙挑之復塞、石坑舊寺、已為沙埋、明制文有監司兵有三千、今兵已汰十之七八矣、東五十里至磚井堡、

秦時為北郡地、隋煬帝因其近鹽池、置鹽州郡、唐為五原郡、置都督府、石澇池堡、在南一百里、邊墻在北五十步長城關出塞之門也、充路漢才黨地名、在河套中、今住牧者有黃台吉、有坐扶升台吉、高梁兒亦地名、明李總兵李琪

與黃台吉戰于高梁、為虜所圍、時出奇勝之、西郭之南北
二沙、時勞春鍾、石坑寺在東北十里、元大德中所鑿、久為
沙淤、弘治中、濬地出焉、明制兵二千七百名、營有副戎、為
延綏之西協

磚井堡、宋之鹽池州也、南接新興、而梁山洛水隔之、北望恒都、
而長城烽燧障之、自堡而東、依山臨塹、有險可扼、然西接定邊、
相去五十里、踈遠空虛、則瓦劄梁之亭堠、宜增置以備應援者、
堡在平川、垣頹兵寡、自堡而東南、則新安邊、沿邊而東五十里、
則舊安邊焉、

磚井者、古有井而以磚甃之、堡舊為新興、後移新興于堡
南八十里、南有家嶺、俗呼南梁山、恒都古城在套內堡東
北五十里、漢用兵之地、明制兵八百五十名、今止一百一

十名、堡有守備、邊墻在北一里、

舊安邊營、宋之鹽州地、俗謂之深水、明初置城、石彪所轉戰而成功立威地也、余子俊以平漫沙漠、難於築濬、邊濠不利、士馬出入、乃於中山坡改築新營、所謂新安邊也、王綸仍改守此營、在平川久無壘土、明制兵近三千、新營且有六百、今二十有存一矣、東南四十里至柳樹澗、

正統二年置營、天順二年、夷寇邊、命大同總兵官石彪往禦之、與夷戰于安邊、追至昌平墩、大敗于野馬澗平坡墩、轉戰六十餘里、斬鬼力赤平章、擒獲無算、成化十年、置新安邊于中山坡、則北至邊墻六十餘里、巡撫王綸以就舊營切近大邊、東連寧塞、西接磚井、比之昔年孤懸者不同、乃復守此營、有荒田、民欲開墾、有司不許、營有守備、明制

營兵二千一百、又新營五百九十、今止一百三十名、堡南至新安邊六十里、北至大邊一里、

柳樹澗堡、宋之夏州地也、澗有柳樹、因名堡焉、堡置于明初、而余子俊南移永濟、則定邊寧塞益以孤危、董威復移于此、自堡迤東無險可據、而堡與寧塞為延安門戶、套夷盤常小窃、秋高大舉、率多由此、誠吭隘也、今且不逮明之什一、而三山石海新興、皆在腹裡、分其兵以守衝要、亦補偏救弊之一端乎、張献忠生長此堡、東四十里至寧塞堡、

永濟堡、在南三十里、嘉靖末、巡撫董威復移永濟堡寘此、因舊堡而修築焉、明制兵一千八十名、流賊張献忠本堡人、初為快手、崇禎二年、從昌美為賊、謂之西營八大王、堡有守備、至邊一里、

寧塞堡古之㭬栲城也堡在山源明移三岔堡兵守此西南有把都河堡之北若蓮花山順寧川有古塞焉金湯川鸑窩山有戰場馬河之南架炮山旗桿山亭燧存焉皆希文范公之遺蹟也審度地利自此而北皆白葦黃沙險無足據與守把都児保安可無悉與寧塞逼近邊城有明之兵多至二十倍且有神一元兄弟相繼為亂覆車之戒可不謹與東至四十五里則靖邊營矣

把都河在西南三十里蓮花山順寧川在南十三里金湯川鸑窩山在西南二十五里大盜神一元本堡人堡有守備

靖邊營宋之兀剌城也延安遠在其南長城近劃于北明撤內地兵以守此非以其衝要乎東西有哨馬營而南之黃花戍以及綏麦城范老関皆文正公所經營者營即保安軍焉其為重

也、宋且然矣、明兵十倍于今、猶有小墩寨之失、奈何平原要塞鎮以遊擊將軍、而兵總二百、耶東四十里至鎮盧堡、

兀刺、宋所築城也、即今之營馬、通志以為即寧塞、則誤矣、延安府在南三百二十里、大邊在北一里、明移保安縣兵守此、明馬營又謂之范將軍馬營、蓋文正公舊跡也、黄花城在西南五里、即黄河古戍也、營城外有蕎麥河、渡永濟橋則蕎麥城、明制、文有監司兵二千二百六十名、營今有遊戍兵二百名、

鎮虜堡、宋之夏州地也、明初未嘗有堡、因鎮靖靖邊東西遼闊而置堡適中、城小而當要塞、兵總及明之什一、非置堡之初心也、東四十里至鎮靖堡、

鎮虜今易名鎮羅、鎮靖靖邊相去八十里、堡周三百有七

文明制兵四百四十名今五十名叅將杜茂謂居人耕種于邊外云堡有把總北至大邊半里

鎮靖堡即白塔澗也南有蘆關延水出焉明初謹守塞門繼之進軍筆架余子俊乃移至此地利失矣兩為賊臣再為刀俎死者數千焉今堡宜遷高陽兵宜增設東四十里則龍州城堡又名白灘兒塞門所筆架城名嘉靖五年大水入堡四十三年又為水淹發夷于嘉靖四十年陷堡殺掠二千餘人四十三年又為所陷明制兵二千五百名今止一百二十名堡有守備南至延安府二百里北至邊二里

龍州城漢之龍州宋之站堡寨也范文正于此置馬營境有龍城關此近邊堵南為延安城乃延境首衝今鵝兒巷腦四面天險建城堡以扼吭喉足資保障城南宜家畔有荒忽都河無定

澗之上流也堡之溝澗良多善用之則為險不善用之則為害也地利豈有常勝哉東三十里則清平堡

邊堵在北五里延安府在南三百里堡在平地不若鵝兒巷為險圁水出塞外之白城兒至此于堡之荒忽都河水合南流益大謂之無定河水中之沙人馬踐之如行幕上多陷没之患淺深不一故名無定且水急流之險時或逆上如海潮唐人詩中皆指此也延綏西路止于此堡堡有把總兵五十名明制兵五百六十名

清平堡漢之白土縣地也舊名磚營兒堡在三原而城外之沙常陷車騎而距邊甚遠昔有導鮓鮑之水而邊堵以安則擇形勢以還堡亦絡焉永藏也且自堡而東居威武懷遠邊堵險阻山嶺崎嶇而谷口則平如砥西川小理河汊灞尤為扼塞干搌

之吏不戒、則白落卧牛靡有堅城矣、東四十里為威武堡、

嘉靖十五年堡為套虜所陷、酢鮑河在邊外五十里、其水

潰墻而入、址岸傾圮、水淺則河堧平沙漫衍、靖邊監司文

作爭邊外審視、得石廣數丈、水障而下、乃鑿石為穴、導水

下流、而石若梁焉、石上施城、邊墻遂固、白落城名、在西六

十里、卧牛亦城名、在南七十里、堡為延綏中路所自始也、

堡有守備兵一百名、明制兵二千二百名、

威武堡、即響鈴塔也、北有威武關、堡以名焉、堡在山阜、明始得

繕城置戍、牛心在其東、赤木峙其北、依山險阻之地也、南有狄

青原、武襄之所駐兵、于此奏膚功者、猶在邊堵未築之先、則榆

林之邊固益于守也、今海流兔之地、豈不密邇邊既不修、兵且

過少何耶、東南四十里、則懷遠堡矣、

成化五年、癸擁衆犯撒大鬼鶴堡兵守此、牛心山在東十餘里、赤木山在西二十里、狄青原有水、在南十里、成化二年、屯里入寇、總兵楊信戰于狄青原、大勝之、其時並未築邊、且能戰勝固守、及邊已築、人心懈息、更人入犯、未有若此之勝者、海流兎地名、在全內、今趙羅代台吉所住牧、明制兵六百五十名、堡北去邊四里、堡有把總、今兵五十名、

懷遠堡、即白家梁也、梁在山嶺、城如黑子、明移土門罩守北山下、苦水川合圁水而東、則無定河也、明時堡之旗桿弋戰、火出有聲、而闖賊乃生于李繼遷寨、以鍛鈇驛夫、覆八荒無外之全甌、叓不虛生哉、堡距邊甚遠、今遠蓋之地、氊帳星羅、兵不及明十二、何以禦之、東北四十里、則波羅堡焉、

城周二里、三門、子在南二十里、旗桿弋戰出火、在隆慶元

年、李自成世為李繼遷寨人、寨在堡側、自成幼牧羊、長為
鍛匠禾成、耕田無得、年二十餘、始為銀川驛馬夫、崇禎元
年、裁驛站、無所得食、四年、大首美部為賊、號闖將、父守忠、
祖海、曾祖世輔、皆懷遠農民、崇禎間、米脂諸生賀時雨、貢
生史記上書、乃燕韃揭反、堡北至邊墻二十里、米南至米
脂縣一百里、遠蓋在套內、今馬大麻台在倖遠台吉所住
牧、明制兵七百四十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名、

波羅堡堡有波羅寺、堡依山築、南通綏德、北跨馬安、東控土門、
西引三捷、然沿邊之外、沙高于墻、無定河可以為隍、戎馬不能
徒涉、所防常在冰堅、今河水即淺、安足恃乎、自堡東至保寧幾
于三舍、沿邊空虛、雖東南有響水堡、距邊遼遠、則增堡移兵、宜
何如變通也、東南四十里至響水堡、

波羅寺青依崖而構、綏德州在南一百五十里、馬安山在北五里、土門寨在東十里、三掟關在西二十里、邊城在北十三里、塞外之堯、即超羅代五楷式堡、為延綏中協副戎所駐、制今馬兵共六百六十名、

響水堡、漢之圁陰地也、堡近黑河、或呼為黑河上云、東連歸德、南通魚河、綏德在于西南、榆林出于西北、惟此甚遠于邊、苟有緩急、不介馬而趨、恐亦無及、明已移軍平夷、及余子俊復移守堡、東北四十里則保寧堡、

歸德堡在東四十里、魚河堡在南七十里、綏德州在西南二百里、榆林鎮在東北六十里、邊墻在北七十里、正統初已移平夷堡、成化間余子俊又移復、明制兵八百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名、

保寧堡、古梁城也、波羅西接榆溪、東引響水、直其南、紅山通于北、切近長城、自大川口版築雖堅、而風沙特甚、夫堡于常樂、實扼歸德魚河大川之衝、雖陰上郡、在在可虞、雖中路兵駐波羅而馬二百、兵僅倍之、明常移波羅之兵守此堡、為水澤之區、通來猪水漸涸、馬無所飲、其若之何、東北則紅山市、東三十里至榆林衛、

波羅在西八十里、紅山市口在邊外三十里、長城在北一里、大川口在西二十五里、堡在平地、明制兵一千三百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名、

榆林衛、榆溪舊塞也、春秋時屬白狄地、秦屬上郡、漢為雲中九原地、隋為榆林郡地、歷代無所建置于此土也、明失東勝而守綏德、此其出哨水頭耳、城築于王禎、鎮移于余子俊、創始增修于

且東西繕三十六堡塹山堙谷築河套于外而重兵屯于榆林于是為雄鎮矣東倚駝山西限榆溪北距邊堵南引銀州其城三面憑山一面臨水可謂天險然東南山阜參差林木隱蔽沙峰置樓則高與城埒攻擊可虞也其海潮寺逼居城下掘地可慮也夫榆林貪功習戰之士多務本力田之人少其地磽瘠芻粮不充闖賊焚殺城陷而猶巷戰忠魂毅魄直與日月爭光可也此十里則紅山市

秦使蒙恬築長城畧河南拓榆中城千里屬之上郡套河套即河南而榆林所屬皆古榆中也漢為雲中九原又謂之五原隋煬帝巡幸至此有榆林營明武宗正德十五年亦巡幸至此綏德州舊亦與鎮因東勝失而退守綏德也正統間總兵王禎始築城成化八年余子俊移綏德之兵

于榆林而榆林始有之綏鎮矣、城東有駝山城半築其二山形類駝、世呼榆林為駝城云、榆河之水西達墅于城西為西河、合榆林之水、流入于紅石硤、繞城帶郭、所謂一面臨河也、北六里有紅山、其上有款貢城、邊墻在焉、又北二里為紅山石、漢夷互市處也、城南一百四十里為銀州關、即古銀州地、榆谿無定二水皆南流至銀州關而合也、崇禎十六年、賊李過高一功王良智攻榆林城于沙峯五起飛樓、與城樓相對、矢石交至、賊又于海潮寺穴地道、城中掘地拒之、卒之東南城陷、死者頗多、巷戰死者七十餘人、鎮明時設有巡撫、今裁、今惟有總戎三營、馬步守兵二千六百名、城有都司守兵五百名、南至歸德堡四十里、東至常樂堡四十里、

紅山市為款河套而開也、始于隆慶迄今而未有已者市口有城、開市有日、貨物有禁而有明之賞則無之明制、一年無犯則許市一年、而朝款夕寇不知凡幾、今向化雖醇族類不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爛泥湾為內地草場而近什喇百黎邊女争桑、至于啟釁不可不戒也、南由榆林四十里至常樂堡

明隆慶五年、吉能乞貢、遂開市于紅山、今市口有至城不虞而掏穴以居、或設帳房正月望後開關日一市往市者烟茶梭布棉布草緞鹽所禁者軍器米麦、夷所至者馬騾驢羊各皮毛、而明時一歲止一易、賞以萬金、許元昊謂我戎人、本事戰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非策也、王忠嗣于夷互市、每高估馬價、諸夷爭以馬來、南夷馬遂少、然今套虜甚弱、套馬甚篤、蓋豢養久也、爛泥湾在市外鎮軍、蔵

時採草地也、什剌百黎在市之北、今剌迷達台吉、彭松台吉住牧、南至榆林十里、西至保寧三十里、

常樂堡、漢之榆谿也、舊堡在南、沙磧無水、弘治間移置岔兒河、即今堡焉、西接榆林、東接雙山、葭州在其南、邊圍當其北、塞外飛沙、踰垣而入、雖獐水淺不可湟、堡南駕鴦河、水草大善、鎮之芻茭咸賴焉、邊外白崖河、越出獐外、以為飼秣、保夷之不爭得乎、東南四十里至雙山堡、

成化間、築舊堡于南二十里、弘治二年、巡撫劉忠改築今堡、堡在平川、榆林在西三十里、葭州在南一百四十里、長城在北半里、獐水出本堡西塞外葫芦海之水、南流而至于獐水、合流入紅石峽邊外、白崖河為鎮軍、草地堡為延綏中路所、止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名、

雙山堡漢之真鄉縣地也初築堡于水地灣成化中移置今堡堡在山岡有險可守矣南近葭州而府谷吳堡亦皆密邇而大川雷木脂之衝則北門鎖鑰堡亦無所諉其任矣長塹在北依山阜而少風沙然山泉潰決庸或有之疏導之不可廢者白崖兒可以伏兵覆索之不可已者邊外邵家梁美地薦草易起爭端慎之哉東南四十里至建安堡

正德二年築堡水地灣余子俊移于今堡撤西南之柳樹會兵守之葭州在南九十里府谷縣在東南吳堡縣在南木脂縣在西南邊橋在北十里明時賊伏白崖兒副戰兵陳鳳死之邵家梁在邊外為鎮軍草地明制兵六百六十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名堡為延綏東路所自始

建安堡漢之圁陽縣地也古未有堡余子俊城崖寺於是為今

堡、南有延安關、南直黃河、北限障塞、堡在山畔、然塞外撞覺之
水、貫邊而入、彼有實焉、可不防與、自堡而東、岡阜交錯、蜿蜒四
百餘里、東路之固、固在險也、且逼近黃河、軍需芻豆、水陸可通、
其如世無實心任事者何、東四十里、則高家堡矣、

成化十年、始築城、黃河在南一百五十里、蓋黃河自寧夏
北流而東、幾二千里、至君子濟、則折而南流、貫太康延安
之間、故延綏東路、南近黃河也、東路之北、則為河套、河套
之北亦為黃河者、水之曲折也、邊墻在堡北五里、撞覺山
名、在邊外、水自邊外而入、經堡而南、為禿尾河、明制兵六
百六十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二十名、

高家堡、唐之豐州地、宋之飛鴉川也、堡在平原、南通葭州、北限
隍陘、萬户峪在南、趙保吉之衆從此犯麟州、幽陵在北、唐開元

中置也、南有彌勒川、衆水所會也、堡固東路中之平原乎、馬鞍山為古戰場、夷之西犯、亦從堡入、今塞外之五藍腦、鐘裴羅列、備可疏與、東南四十里則栢林堡、

葭州在南一百六十里、邊墻在北三里、萬戶峪在南一百二十里、李繼遷宋賜姓名趙堡吉、麟州即今永興堡、幽陵都督府在堡東五里、彌勒川宋置、有彌勒寺寨、下有金剛灘、皆永利河水之所經也、明初百戶宋鋭戰死于馬鞍山、俺答李北夷、入套驅并諸夷、套夷屢敗不支、崇禎六年、大落太、及古魯太、皆舉族內附以避之、插漢入邊、從堡而入、至崇禎十年、插漢西犯甘州、病死于祁連城、套夷自乞降後、榆林邊患遂息、及李過攻榆林、榆林義士且借其兵數千來援、以衆寡不敵退去、五藍腦在河套、今打兒秋貝子

哈嘆台吉引章耐台吉住牧、明制、兵一千六百、今堡有守
備兵一百四十五名、

栢林堡、唐之勝州地、堡之得名者、其地產栢多也、堡從未有風
塵之警、距山原而地利得之、南跨黃河、北距塹壍、而塹外之耿
波黨、淪為異域也久矣、雖有野麻灣之水、曾不濡馬足者、南有
軍崖、其事不經、非關隘扼塞可不通矣、東四十里則大栢油堡
矣、

黃河在南一百二十里、邊墻在北二里、耿波黨及把漢波
黨皆地名、屬河套為鼐克台吉住牧、野麻灣亦在套內、其
水自堡西流入高家堡、點軍崖在南三十里、其崖有馬蹄
及人跪坐衣迹、明制兵六百二十名、今堡設有守備兵一
百一十名

大栢油堡，唐之麟州地也。堡在山巔，水環城外，寇、虜交訌，而堡相安于無事，非河山之助耶？南黄河而北長城，與栢林同之。其石盤山，誕謾無稽，惟兵制所宜擴充耳。東南四十里則神水縣矣。

城外東西二水，俱自邊外而入，南合栢林城東。黄河在南一十里，大邊在北三里。石盤山在東南，山石有巨人跡、車輾跡，世謂周世宗駐蹕過此云。明制兵四百六十名，今設守備兵一百名。

神木縣，漢之光祿塞，魏之朔州，隋之豊州，宋之神木寨也。明因宋為縣，城在平原，南界黄河，北距市口。其鳳頭筆架，則武宗之所駐蹕也；其柴溝燐火之所常青也；其河口堡則水濱之捍衛也。河山既改，而高有才御石填海，蓋可悲矣。縣東之龍眼錦屏

山、環秦漢唐之郡縣、今又湮于套中、而塞外之五奴故兇、今分茅胙土、封建存焉、相與互市同于紅山、乃邑之屯兵、僅及明什二、不亦過少耶、南四十里則永興堡

縣四十五里、有古松二株、因以為名、元亦于此置雲州、明始為縣、而名則因宋焉、黄河在南一百二十里、邊城在北四十里、鳳頭筆架二山、皆在東一里、正德十三年十月、武宗巡幸榆林、駕駐二山、孛來入寇、總兵張欽敗之于柴溝、河口堡在西北、墻長八里許、恃為藩籬、戊子年總兵姜瓖變于大同、己丑高有才起于神木以應焉、王永強變于榆林以應焉、有才遂盡有榆林地、直趨三原、適吳三桂自漢中直趨至、有才戰敗、退保府谷、攻之逾年始克、高有才乃沉黄河死、龍眼錦屏山、其南自漢之光祿塞北、有唐之麟州

故城。又連谷城。又南四十里有秦之新秦縣，唐之靖邊寨、

恩寧堡、鎮川堡。東有元之銀州故城。五奴故兔地名，在邊

外，今封吉曾為晉王。王及吉魯什貝子捏克吉吉皆住牧

其地，互市之約子紅山市口同。明制兵二十四百名，今止

五百一十名。縣丞有監司縣令，武有副戎。

永興堡，隋之連谷縣，唐之麟州郡，宋以謂之黑城也。南近黃河，

北連長塹、榆林各堡。當有明時，套夷外侵，流寇內亂，而堡巋然

獨存者，堡在山原，以險為固也。宋欲廢州為寨，且欲棄之。歐陽

脩曰：城堡堅完，地勢高峻，天設之奇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

河府州各縣百餘里，不可棄也。以今觀之，其言不益信哉。東四

十里則鎮羌堡。

堡即宋之麟州，又謂之河城地。黃河在南九十里，邊城在

北十三里、府州今黄甫州、在東南一百二十里、明制兵一千一百名、今堡設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名、

鎮羌堡、唐麟州地也、明初守東村、繼而移堡于此、南抵府谷、北統長城堡在山原、百年無兵戈、與永興共之、境內天衆關可以守禦、堡有荒田而禁墾、惜哉、東南四十里則孤山堡

成化二年、移築今堡、府谷縣在南八十里、大邊在北十里明制兵七百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名、

孤山堡、即孤托塔營也、南接府谷、北限長城、與鎮羌同焉、堡置山巔、昔屯重兵開市、及移神木而堡日就荒涼、南有麟州、不足為重、湯撹動所謂黄沙白草、四望漫漫、一腔熱血乃委此耶、今邊外之北黄河畔、有執躬圭者、然時勢多变、邊可不為之長慮耶、東南四十里則木瓜園堡、

府谷縣在南四十里、大邊在北十五里、乙未移堡之兵及市于神木、邑州在南四五里、有明參將湯瓏勤守孫山與夾戰賊死之北、黃河畔在叅中、今掌嚴公住牧、明制兵二千六百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二十名、

木瓜園堡亦唐之勝州地也、東路城堡、木瓜園獨置於後者、古無此堡也、府谷在南而近、長城在北而遠、奔走守望、何以不勞、堡在山巔、城小而荒、一陷于闖王海、再辱于王嘉胤也、東三十里則清水營、

成化十六年始置堡、弘治十三年始屯兵、府谷在南五十里、長城在北四十里、小巷闖王海陷堡、殺掠已甚、崇禎三年、流賊王嘉胤起于府谷、攻陷本堡、明制、兵八百八十名、今堡有守備、兵止一百二十名、

清水營、唐之勝州地、宋以屬府州、西南府谷、東北長城、明初以黃甫川而屬于營者、延綏東路長邊盡于營之柴城、守及于黃河堧也、踰河則山西全秦之邊盡是矣、清水城在山坡、當極衝之地、而兵不及明之什一、東南十五里、則黃甫川焉、

清水營、成化二年城、移府谷之兵守此、府谷縣在西南八十里、長城在北二十里、明制兵一千一百名、今設有守備兵一百名焉、

黃甫川、唐之勝州、宋之府州也、明初隸于清水、而開關置戍焉、城在山畔、東濱黃河、南隣府谷、北盡長城、西北清水、一河之隔、苛嵐之樓子營也、黃河從塞外至東勝州、經君子濟、折而南、經堡之東、則出塞矣、黃河天塹、然冬寒冰合、萬馬可渡、故延綏他堡、止於防套、惟此堡則防他寇焉、小堡互市、同於紅山、豈但焦

家坪為是紛紜交易哉、延綏沿邊之城堡、實止于此、就今日之疆域籌筆耳、

天順間堡猶隸清水、弘治中始設、闇黃河在東二十五里、府谷縣在西南九十里、北邊在北二十里、清水營在西北十五里、奇嵐堡東南至灰溝營唐家會渡河、直達偏頭關、又東渡河、逼近殺虎口、故堡、與山西各處、但隔一河耳、焦家坪在河套、今索鈴貝子住牧、明制、兵一千六百名、今堡設有遊戍兵一百九十七名、

延綏邊堡、自鹽池而東、至于黃甫川長城之間、或雜山險、凡三十壘、一千九百里、其紅山為塞外不與焉、

右北邊、自肅州之野麻灣、至于延綏之黃甫川、統四千一百七十里、

河套自寧夏東北起、以至于榆林東北止、皆河套也、

河套在寧夏之東北、而榆林之北也、其地東距河、則山西之偏頭關、西距河、則寧夏衞、延長二千里有奇、長城限其南、其三面有黃河之阻、其廣或八九百里、狹隘或一二百里

河套地界、惟黃甫川與黃河稍近、以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洋、及娘娘灘羊圈渡口、交冬氷堅、夷或由坪、或自灘、或由渡口、以入河套

荒廢之城郭州郡、往往錯雜其間、河套本中國地、古未有河套之名也、自明築河套榆林之長城、棄其地于外、而河套以名、其地古國屬於趙、秦為河南新秦上郡九原地、沿河築城、扶蘇蒙恬所經營、為縣三十有奇、漢置五原郡、主父偃所謂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內省輸運、戍漕、廣中國邊備也、晉因漢領

縣于、後屬符秦、晉本始據于赫連氏、其後宇文泰據有其地、隋置勝州榆林郡、更築長城、唐初破突厥、以處頡利之衆降者、置六州、而以唐人為刺史、武后併為二州、中宗置蘭池都督府、分六州為縣、玄宗改為寧朔郡、以六縣為六州、又續增宥州、張仁愿北踰黃河、因趙武靈王故址、築三受降城、及靈武中興、而武臣帶甲之力、多出于此、唐末、拓拔思恭思忠、以討黃巢功、賜姓拜爵、奄有寧夏綏豐勝宥麟五州地、延五代及宋、遂建國為夏、及元昊僭號、以夏竦韓琦范仲淹為經畧、种世衡狄青為將、僅遏其虐、蓋土地廣大、根固盤結、非一朝一夕、終宋之世而莫之何矣、元滅夏、置中書省、亦謂之中興路、有明追元敗將于察罕腦兒、逐王保保、後城東勝州、此千里之地、墻塹墩台、居然腹裡、何以有河套之名乎、何以言棄河套於外也、明東勝不守、延河

探哨、徙草燎原于其地、及毛裡孩等往來踐蹂、李賢知爲後患、而當事者苟安目前、智不及於徙薪、而力不能救火、及益以飢加思蘭糾合滿都魯等、樹黨日多、寇邊日甚、而大同延綏寧夏數千里、烽燧不息、肇釁相聞者、則河套爲之巢穴也、昔虞詡有言、上郡沃野千里、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宜復城、宜耕之、灼灼明矣、自定城偈誕謾之論、遂墜其河套之心、嗟乎古郡縣其中者、皆移粟于他所乎、當日延寧耕植于中者、皆種荳成箕乎、河套畜牧、十倍延寧、昔苟難而今何以易乎、一言喪邦、棄盛之謂乎、于是余子俊王瓊陰用其言、後先合志、設重兵于榆林舊堡、築長城東起黃甫川、西至寧夏、乘障則燧盡壞分疆、舉北面千餘里而棄之、此河套所以至今不爲內地也、子俊與瓊之心、或先身守而後可施攻取、然城已成、已示夷人爲已棄之地、立懦

夫自守之疆河套之棄非二子作俑而誰耶英宗憲宗之世未嘗不謂搜河套復東勝也然當時膺閫外之寄者則朱勇趙輔劉聚之徒所用非其人宜其相繼無功而以搜之復之爲難以蔵杖爲梃而謂天下皆堅器亦惑矣及王越搗巢虜悉遠徙河套之易復亦明矣機有可乘而卒不能者因循久而畏懼生議論多而求備甚宜乎河套之終于棄也孝宗之際火篩入套肆爲侵陝延寧大同數千里間覆軍殺將畧地攻城而後圖搜套復東勝開屯田是猶可爲也而逆黨阻之械之入朝矣正德間是以有固原臨洮鞏昌之禍迨至嘉靖視河套爲久棄地而平涼固原延綏環慶寧夏以至涇州三原涇陽歲遭虜劉動以萬計宋之王庶有言延安陷則南三輔如建瓴而下明棄河套而全陝騷然四方震動固如是哉棄河套之效彰彰明矣其時來

手無策皆不敢議恢復之舉又未有守禦之方惟總制中丞檻車對簿固已晚矣嗟乎以天下全勝之勢困于彈丸之河套以天下之人困于火篩吉囊俺答之數夷猶謂中國之有人乎夫河套在河山之內自古為中國地有明所世守者自築長城凡踰短垣謂之出塞是委河套于敵而遺腹心憂憂不知復河套而後延綏寧復東勝而後河套固此必然之勢中國之利也唐築受降城乃禦夷于黃河之外明築榆林堡則養夷于河套之中是自損于腹裡之地使夷橫據其中豈非棄利就害徒為天下後世惜哉世宗誠厭兵端雖曾銑有壯猷兵出有功旋遭嚴嵩仇讐之構遂使[illegible][illegible]效力者盡於一網是自壞藩籬以媚盜且明示臣工以搜套復東勝為戒矣邊警益急君臣咸咎開邊之禍嗚呼銑未出師之先夷人之入犯者誰開之與夫河套者

非夷能取之乃明棄而與之非不能復乃棊人之復耳英宗而下有欲復之君而無能復之臣武宗而下有能復之臣而無欲復之君至于發言盈廷惟楊一清之議得中策楊瑤移僅防邊之議得下策其他遷度坐談皆為無策嗟乎河套非絕徼也復之固難言之亦難耶當世宗之際希肯議河套以巧言亂真者固多矣白面書生不履邊垣覩戎馬宜其失不止于半獨怪俛岳者以卓然名臣而複東勝搜河套之議猶不能無失言之譏其他復何議焉東勝之廢纔數十年棄之非久也去偏頭寧夏纔二三百里地形非難知也唐守受降城明初守東勝非別也一軍以助也則出孤軍涉絕漠勞師絕餉之大害乃漢唐通西域之陳迹因設言之以止人復東勝耶至於河套雖長二千里然三面距河黃河為塹非綿亘無際也城郭未盡傾土壘未盡

廢非如沙漠無可居也土地肥美自古迄今皆利種植非無委積也不敢勇前行而但守一墻以為固則塞垣內地之兵民歲供其殺戮可謂據全勝而取敗反逸為勞矣夫河套之與延寧無名山大川以關隔又非有高壘深溝無地不可以入寇此老成謀國者以盡心竭力以圖恢復不宜以入室剝膚之患等之邀功絶塞而為郛郭無當之說以阻之獨指摘當時之兵將則固為燎若觀火矣嘉靖間河套之議數千言娓娓可聽者莫如翁萬達萬達勳名赫奕總制宣大宜其諳于邊事乃飾浮詞以取悅奸相尤可怪焉延綏鎮撫楊守謙之議豈不之聞乃故為舛錯悖謬與之背馳何耶進戰至難何王效梁震屢有成績乎守險苟便夷人常入塞東盜西寇北擾南侵乎冬則河凍草枯膘騰已減春時氷鮮馬更尫瘦非夷馬之瘦乎厥閑而居芻荳

而收冬春間我馬不甚肥乎則我强夷弱明矣大同五堡猶屬境朱河套之地乃在河南恐其必爭則不復將必揖讓而後復乎沿河雖有二千餘里較之邊垣僅多五百里移延寧守邊之兵于沿河因河為隍繕壘為城所謂其易十倍何守兵須三十萬之衆乎套中之地一歲而耕再歲而穫所謂不費牛馬其利百倍復套移營耕墾決壞何仰給於內地乎曾銑用兵已有成效萬達非不耳而目之者勢之强弱事之難易彼已之有餘不足莫不彰彰明矣而故反其說者何耶塞上之民橫被屠戮者日益多沿邊之卒傷於鋒鏑者日益甚所宜者救焚拯溺復何套以安延綏寧夏安延寧以固關隘不宜夸張夷勢引喻失義沮志士之心杜天下之口使夷坐大舉河套而棄之也嗚呼萬達者亦媢君相耳否則久在行間憚於出師而已焉知所謂時

勢者哉套夷自吉囊而後日已式微南恐搗巢之患北備反剌之侵則亦巢于幕上焉有明苟有中賈之乘可為之時時勢取河套復東勝誰曰不可顧畏之如虎渴脂膏增市賞貪旦之安方以羈縻為得計夷豈不內笑其愚哉套夷土地肥而拳養久戰爭少而筋力疲至天啟間插漢入套以夷攻夷而套夷有舉族內附者此非成衰短祚而呼韓稽顙與插漢入套套夷始復故土德中國卵翼之恩願為北藩當賊攻榆林猶欲為敵愾之忠其若天之不祚明也何哉河套自明以來分為二大部其分地以榆林寧夏之邊界為疆今套既封以王以公月有俸祿其色目以下為差可謂盛矣然套夷自明以來多為別部所吞併未之有世守者有黃河衣帶之水而無長城戍守之防也今河套既受羈縻而西夷又眈眈欲噬之則為區畫布置所以保全

唇齒者不可緩也、

套內山川、

犁元山、在東古城南

牛心山、在黃羊城東

海子山、在窟山城東、

駱駝山、在乂罕腦兒城南

參梁山、在省嵬城東北、

月兒海子、在牛心山東北、

紅塩池、在蓮花城東北

長塩池、在蓮花城東、

北海子、在白城子東、

佛堂寺溝、在鴛鴦湖西

鴛鴦湖、
啞把湖、在駱駝山西、
郊海子、其派有三、皆北入於河、
紫河、今謂之紫河又是也、
石崖山、山文有戰馬狀、
陽山在河北
馬陰山在河東北、

套內物產

鹽紅白二色、
金銀、出麥梁山
鐵出麥梁山、夷常取用
石煤、出麥梁山、

良馬、出宗河、

野馬、不多、

黃牛羊、 青羊、 黃羊、

雉兔、甚多、

狐狼、魚、出黃河甚多、

河柳、可為箭 紅柳、

矩松、即青木香、

甘草、大而甘、

酥油草、易肥牛馬、

芀芨草、可為席、

蒿茨、皆可為薪、

河套古蹟、

富平古城、在省嵬城西北、

朔方臨戎縣故城、在屯把湖北、

臨河縣故城、在高闕東、

河目縣故城、南河南、

唐龍鎮、在勝州東至黃河二十里、

東勝州在河北東故城、在犁元山北、

佛堂寺、在鴛鴦湖東、

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西北、

省嵬城、在麦渠山西北、

叉罕腦兒、在駱駝山東、

忻都城、在叉罕腦兒城西、

狄青寨、在佛堂寺東、

交城子在白城子

白城子在北海子西

石窑川城在紅鹽池西北

紅城子在月兒海子東南

赳苗邏城在武花城西北

武花城在沙濠西

連城在沙領兒西

石牌樓在河嶺兒東

今宿城在犂元山北

外疆

赤金山在肅州西三百里其下有硤焉夷之往來者恒由于此伏兵用武此其地矣

罕東左衛即沙州城也在肅州西一千一

百三十里、唐初置沙州、天寶中、陷于西夷、大中間、刺史張朝義以州歸、遂建歸義軍、以朝義為帥、元後為沙州、明初、傅有德追敗乜元至爪州、厥後始置衛、以俺章為都督、

按俺章之弟曰苦木、皆阿卜爾加之子、阿卜爾加之父曰哥哥把勢、本烏斯藏番僧也、俺章兄弟撒撒元之耳交王、領其部屬、妄稱韃靼丞相之子孫、于永樂元年修貢、故兄弟分封于爪州沙州焉、諸說紛紛、皆不得其實也、

正德間土魯番侵擾、皆遷肅州之東西暖泉、及甘泉之高台白城哱羅口、即今之黃番也、

嘉峪關西二百四十里、至赤金城、又西二百里苦峪城、歷西阿丹六百二十里至沙州

白龍堆在沙州西門外、形如土龍、身無首有尾、高大者二三丈

畀者餘岑參詩秣馬龍堆月照營即指此堆東倚三尾北望葛
蒲蓋沙州之塞要也
鳴沙山在沙州南七里天晴氣朗則沙州城中聞鳴沙之聲冬
夏聞其聲殷殷若雷疑即禹貢所謂流沙也
三危一在沙州東南二十里俗名昇雨山三山特聳故曰三危
渥洼水漢之天馬所生也在沙州境內
壽昌縣漢之龍勒地也在沙州西一百五十里漢天馬朝登京
師夕至龍勒之北塞山後魏置縣曰壽昌歷代因之沙州未廢
而縣空焉
玉門關近龍勒在燉煌之西北在肅州之西九百里班超所願
生入者晉高居誨記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
出玉門關金河在肅州今不可攷必在沙州地無疑矣唐玄奘

西域志云塞上無驛亭又無山嶺止以丈為識玉門關外有五峯首宿峯其一也又有葫蘆河上狹下廣迴波甚急不可測上置玉門關即西域之襟喉也

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去北庭二千七百里北庭詳西域中高居海出玉門關入土魯番界西至沙州南一十里鳴沙山又東南一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則陽關東至肅州一千三百里耳

蒲類海實固班超所擊呼衍王地也海源遠出于闐廣延甚大則誠用兵牧馬之地焉海一名菖蒲海又名鹽澤又名泑澤俗謂之婆燭東距陽關三百里

班固西域傳謂海水潛行地中南出積石云其潛行無跡固不可考河有葱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菖蒲海則分晰

不明。識今人以蒲類海之水即黃河之水矣。受玉門關見

二水交流。發葱嶺趨海冥滙溢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史記

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通鑑注鹽澤在大州之土魯番西南。

哈密衛。漢曰伊吾盧烏壘城。置都尉屯田。魏曰伊吾晉郡。為涼州牧張寔所據。唐曰伊州。亦謂之伊吾。貞觀中。伊吾來降。置伊州。郭知運王君㚟相繼為刺史。五代小月氏居之。元封族子忽納失里為威武王。明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貢馬。乃建哈密衛。封忠順王。賜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使掌西域貢。凡入貢者皆取道于此。且譯番文。三傳至孛羅帖木兒。為其下迴林所殺。其母努溫答失力守國。謂之王母。國罕慎。罕慎貪殘阻貢。為土魯番阿黑麻誘而殺之。乃求西寧安定王族陝巴立之。為土魯番速檀阿力所破。執去。既歸而廢。乃立陝巴之子拜牙郎

貪殘致怨未幾走土魯番衛遂為土魯番所據而哈密都督俺克卜剌率部長兀兒哈剌灰回回三族來歸安插肅州城内

哈密在肅州一千八百四十里鑑云一千五百里至瓜州界八百里西至西州七百二十里土魯番在其西一千五百里南至沙州界一百四十里北至伊吾軍三十里又北至瓦違子一百里鑑註數百里以天山為界

嘉峪關至哈密路程

嘉峪關西二百四十里

赤金城又西二百里

苦峪城又一百二十里

王子莊八十里

卜隆吉河一百五十里

河南那只今、一百里、
紅栁泉、一百二十里、
哈剌骨、八十里、
五個井泉口、一百二十里、
古墩子、一百里、
也帖木兒泉山、八十里、
哈密衞
或自苦峪城北向
羽寂臧、一百二十里、
莽來泉、西一百四十里、
垣力、西一百五十里、
哈剌灰一百二十里

哈至一百二十里、
坡兒那一百四十里、
羽六溫一百二十里、
俄倫突九十里、
俄倒海牙一百四十里、
阿赤一百四十里、
兀力把赤一百三十里、
撒力哈密失五十里、
哈剌木提四十里、
哈密衛
嘉峪關至赤金路程、
嘉峪關外西二十里、

大草灘三十里

黑山兒七十里

回回墓四十里

扇馬城三十里

三顆樹五十里

赤金城

或由大草灘北而西䢔

大鉢和寺七十里賫至

回回墓

近疆西夷傳

視囊台吉者，故綽庫兇其把汗之別部也，多機智，好大喜功，初今西域土蕃，當七清亂，勸綽庫兇東徙，不聽，及敗，視囊預携其

仲父克氣弟羅藏三台吉三部、引弓者約六千、東走甘肅塞外為行國久之、就畜牧盍夏賀蘭山、後噶爾且稱漢臣之、其內兄麦力幹世牧青海、其少主憨頊逃避於坤都魯、祝囊時時相過從循長城繞祁連苦路迂問越邊過、則掠且殺戮、有一二書生持羊酒勞之、喜曰、所過不見有若此、此何如人、左右曰讀口秀才、祝囊曰、秀才知禮、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諸生曰、惟有德者居之、曰何為有德者、曰不殺不焚不擄掠、囊祝捧腹大笑曰、但如是耶、策馬去、戒帳下不得更踰邊犯一草一木、過憨頊曰、學佛經、不如學漢人書、近邊有秀才、可請為師傅、憨頊從之、於是近邊諸部、多厚幣延老學究、購四子武經云、賀蘭山接壤故西受降城、踰黃河則河套、欽列伯山且當其衝、河套人衆而弱、祝闌漢人為之防秋、常竊笑焉、康熙二十四年同科

科爾坤十八部由古北口入覲、預宴於盧溝橋而返、出口時迎者約萬騎云、

綽力兒阿氣黃台吉嘎爾旦之別部也、叩甘肅關通番文、達賴喇嘛遣來、擺代生事邊地、制之、請自今好相與云、番文稱甲士三千、覘之則所隱過半、扁馬城東抵肅州河二百里、王建兒黃台吉有眾二千牧其地、初不知為何部、二部合、乃知皆自西域來者、擺代在百里外、人不聞以一矢相加云、

憨頡、西域人、嘎爾旦殺其父其祖綽兒巽把什走苑、憨頡年少、方騎羊射鳥、聞敗、倉皇無所往、其祖部落曰無素奈爾定合首氣奔還、抱之大哭曰、故主骨肉尚在、足矣、敗收亡百餘人、擇善馬抱以東、奔金山、兵追之、背負矢如蝟、易四馬始脫、從者止五騎、至坤都魯、遇祝囊、以少主托、乃馳而西、號召舊部落數百人

牛馬羊騾驢駝犏是載婦人遠道抵坤都魯故沃野乃勸部落勤牧射一二年多盈餘即為之婚嫁憨頓且長就諸部議婚咸畏賽爾旦無一應無素奈爾定合首氣獨揣知嘎爾旦無素憾乃厚幣走詣嘎爾旦嘎爾旦喜曰腮漢華言好丈夫也問為言憨頓貧不能娶妻嘎爾旦以縛力兜和首氣女妻之令護隊歸於坤都魯諸部始重憨頓別部落日益歸之云無素奈爾定合首氣內奉幼主外整部落數年衆十倍於初時年未老髮鬢盡白無一莖黑者有子二長曰滾布爾罕次曰滾布力爾吉皆幼擺代拜彥身短而肥黑膂力弓矢絕人一身刀箭痕纍纍無間無所用力則射死他部牛羊以啟釁夜則竊馬以為常夷法竊一償九擺代拜彥獨不知法諸部咸指為賊犯下古城殺官兵無算其三十餘騎無一亡者塞外無所容乃依憨頓於坤都魯

常與別部並騎行，遇黃羊，分逐之，至牧圍，則舍黃羊射牧羊。或怪問之，曰：不盜食他人物，常不甘，作賊其天性也。常大言曰：與我千人，東西南北無敢當我者。

完卜，（一作完卜，又曰闊闊。）為嘎爾旦收添巴者，（添巴即賦稅之謂，沿邊西夷及黃番、黑番供納嘎爾旦添巴，完卜盡收焉。）謂之圍頭，猶之轄蓮使也。帶甲二百，祁連山諸夷羌靡不惟命，歲遣數騎驅牛羊往全山，望日月出入，行者閱兩月，各部遇之，率辟易云。或曰是嘎爾旦耳目所寄，或曰為綱羅人物，豈特圍頭哉。

墨爾根黃台吉，一手反擊，謂之亂手子。或曰永郡卜之孫，或曰亦卜剌之後，（他處言之子。）要之青海中盤據之遺孽也。兄弟四人，長墨爾根，次綽庫兎，次滾卜擦漢，次勞藏。（是名常載及滾布吉卜ㄅ。）墨爾根部落三百餘騎，隨畜牧於祁連山陰，與甘州紅

崖相接壤。勞藏掠紅崖。殺遊擊。欲進取高台。曰。中國內亂。可乘勢取河西地。墨爾根持不可。曰。失人心。開邊釁。為丈夫所笑。悉驅勞藏所部出塞云。

懷阿爾賴。達蘭太之子也。世牧青海上。初。卜兒孩稱汗。既死。部落分。稍弱。達蘭太始盛。已而卜兒孩子孫盛。達蘭太且死。懷阿爾賴與其弟瀼卜弟刀爾吉無分地。視卜兒孩之子孫為最貧。及洪水開市。兄弟獨色喜。驅馬數千。移穹廬于甘州白石崖口外之野馬川。引弓之民已滿三千。乃分為三部。兄弟皆狹獷而相得無間。初。河西諸回回叛。及敗。刀爾吉誘致三百餘人。皆善火器。懷阿爾賴曰。是善火器者。不可分為奴。使教部落。有大用。此天與我也。黎圍七族黃番。則嚴其添巴。大草灘者。橫截甘涼二州。草豐茂。南北百里。東西三百里。中有焉支山。林木禽獸繁

威然在祁連山北為甘湘喉吭三部入據之邊吏爭之甚力諸夏諸夷咸質成于達賴喇嘛乃命大寶法王往視分界當是時樞部理藩文武咸集皆謂之內地懷阿爾賴拔佩刀礪地曰大明汗江山獨我不可得一片土天何用生我為卒不肯離大草灘于是中國增官兵副將一員參將一員遊擊一員守備四員顧犬作草灘四隅頭之梗甘涼路邊吏與之對壘而軍者二旬不解一日使命方往來出不意發大礮其馬驚不可控始潰入大草灘去戮其老婦一稚子一世所傳定羌廟之捷云

永卜部落一千人同回三百住巴燕戎川刀爾吉部落五百人住白石崖口外

麦力幹黃台吉其祖卜兒孩緇亦不剌據青海有衆萬人麦力幹與諸父諸兄三分其軍皆為黃台吉麦力幹分地在青海北

與西寧莊浪涼州時接壤、麦力幹剛燥多嗜慾而落落有大志、初聞大同姜瓖、麦延慶間群起應、平西王吳三桂相與持於西安平涼間、麦力幹乃糾合各部謀大舉、諸父達賴黃台吉聞之怒曰、動即殺汝、達賴雅為諸夷所信服、時年五十餘鬚髮蒼蒼、麦力幹即不動、因開白塔兒地于北川口、中國之亡命回回叛敗者、盡招致而館穀之、分四民使各衣税畊租、察其可用者分任之、或以自隨、其不願者聽、於是歸附滋益多、其強勝為青海襌祁連諸部最、常築宮于大同河源、輒行國不一居、聞西南夷則入據涼州之黄城兒、欲以造釁、會邊吏以時方多事容忍之、達賴又時相戒飭、初爭大草灘、麦力幹獨不屑、曰、牧杭華言非丈夫也、麦力幹雅與妻兄祝囊相厚、曰、南有我、北有祝囊、何事不可為、其從兄達爾加黃台吉、從兄弟懷阿爾賴輩、咸倚之為重

麥力幹雅好結納以小利餌諸夷故各部咸聽命即偕貢於嘎爾旦無外憂益肆其利以招叛亡惟好酒耳不絕聲目不絕色大寶法王勸以少貶損麥力幹善其言而不能自制嘗與達賴黃台吉死以庶兆一逞其志無何病入涼州之水磨川求醫藥氈帳接于交衢所部馬有踐稼者麥力幹召其主牽其馬去曰以償汝乃鞭縱馬者百十近地軍吏多持牛羊酒麵進曰杯酒片肉皆軍士身上所扣來者我何忍食悉不受河西之兵聞之多涕下未幾死于水磨川子南力木[illegible]為黃台吉

麥力幹于康熙二十年故

達賴黃台吉信佛喜行善卜兒孩失兒之幼子也生長青海上日與黃衣僧講經父死襲黃台吉分部引弓之士甫二千初集慶死其子內亂達賴召之至數其罪欲斬之其子于是棄部落

去不敢復見達賴之分地直接西寧邊地無擄掠患而達賴晚年部落增至六七千無貧乏者諸從子見惟然無疾詞遽色然皆嚴事之西寧市口西域回夷相雜處多爭端乃使寧僧持平銀塔寺生菩提樹葉皆成佛像乃出黃白金三槖之漢土番夷咸不敢盜取初滇黔之變三秦方洶洶其後子達爾加攻河州閱月麥力幹取黃城兒達賴力持不可使者交馳於西南乃各罷去達賴年五十髮多白悉屏絕婦人一意學清淨及逾八十髮乃黑顏如童稚云

勞藏台吉部落二千餘

克氣台吉部落一千餘

二台吉皆游牧賀蘭山後

把都兒台吉部落四千人 游牧魚海昌寧湖

把都兒台吉部落五百餘游牧居延海

把都兒台吉部落一千餘游牧居延海北

色各長素部落三百人游牧長流水

占木素台吉部落五百餘游牧銀盤水

桑嘎思巴台吉部落三千餘游牧合黎山北

額力刻綽爾吉部落一千餘游牧大鉢和寺

倒朗色楞台吉部落五千人游牧居延海西

阿要台吉部落八百餘游牧坤都魯

答里麻吳把什部落九百餘游牧威魯城

渾都魯台吉部落四百人游牧坤都魯

滿素太台吉部落一千三百人游牧賀蘭山後

額力慶台部落八百人游牧乾海子

吳倫纂台吉、部落七百人、游牧居延海西、

撥什台吉、部落一千餘人、游牧居延海西

額爾得和首氣台吉、部落二千人、游牧居延海北

額力刻隆窩隆部落三千人、住牧威魯

額力刻綽爾吉、部落二百人、住牧青金湖

勞藏台吉部落五百人七清汗之侄、為嘎爾旦所敗、乙卯康熙十四年至此、與綽力克兜阿氣台吉相好、會與勞藏同至、住牧青金湖

滾卜台吉、部落一千人、住牧青金湖

索囊王建兒台吉部落二千人、住牧扁馬城、

索囊南占部落三百人、阿卜頼之子、為嘎爾旦所敗逃至、住牧紅泉、

答力漢綽爾吉部落七百人，游牧昌寧湖。

麦爾斡喀部落三百人，達賴喇嘛之風頭也，住牧達魯川。

阿爾額部落四百人，其父號為斷截，住牧討來川。

滾卜揀漢部落四百人，麦爾根之弟，游牧擺通河。

達爾加黃台吉部落七千人，住牧河州西南三百里，南坌滩滾卜川。

勞藏部落二百人，麦力根之弟，善為盜，游牧拜浪河。

河套部落

古祿王者，吉囊之後也。其族系無可攷。明崇禎間為插罕所侵擾，不能自支，河套地饒耕稼中，中國其士卒豢養久，不善弓馬。舉國之人，不能禦千騎，乃內附中國，謂之降夷。及李過攻榆林，舉義旗來援，乃畏賊鋒，逡巡不敢進。天下既平，始奉正朔，從征伐所向有功云。今王以下皆錫之以祿，月王俸一百兩，公及貝

勒八十兩、貝子六十兩、其部分為六掌撤、猶之五軍也、王一、掌嵗公一、古禄什貝子一、打兒仗貝子一、掃閙貝勒一、

古禄王、住牧神木縣之西、曰五奴故兎、

古禄什貝子、住牧五奴故兎、

捏克台吉、住牧五奴故兎、

索齡貝子、住牧黃甫之南、曰黑家坪、

掌嵗公、住牧孤山堡之北、曰黃河畔、

打兒仗貝子

哈漢台吉、

引章耐台吉、俱住牧於高家堡外、曰五鹽賦泉

喇迷達台吉、

彭松台吉、俱住牧於紅山寺之北、曰什喇百黎、

掃闊貝勒、住牧寧夏邊外曰什刺波里、

黃台吉、

挾丹台吉、住牧常樂堡之北曰克路漢才黨、

轟克台吉、住牧特林堡之東曰耿波黨把漬波黨、

馬麻太台吉、住牧懷遠堡之北曰速蓋、

捧速台吉、住牧速蓋、

起羅代台吉、

五搒式台吉、俱住牧波羅堡之北曰海流兔、

欽列伯山旦部落二萬、住牧寧夏横城之北、

阿兒慨素部落三千、住牧花馬池之西北、

附蒙古四十八部落考畧

科爾沁

土謝圖王、

車禮克圖王、

東圖王、

察薩克圖王名布林齊、

已圖魯王

朱爾扎漢

沙津人名肘和碩額駙管科爾沁中五旗事、

都同嘎爾公、

按科爾沁一部、在蒙古中為最勝、然科爾沁一部、又分十部、和土墨特亦非二部是也、凡稱四十八部、從所分言之、非部落總名有四十八部也、科爾沁十部、今可攷者列於左、所未詳者姑闕之、

阿魯科爾沁 但孫阿魯亦不、

朱爾扎哈漢、封多羅郡王、

土墨特、住歸化城一帶、

達爾漢貝勒、名額爾得木圖、

滾記思扎布、封固山貝子、

翁牛特、

達爾漢貝勒、名賽色、

多羅杜冷郡王、名畢禮滾達來、

敖漢、

多羅郡王、名扎蘇、

額林臣台吉、

扎魯特、亦作扎魯特、

達爾漢貝勒、名巴達札、

喀爾沁、住牧朵顏三衛地、

杜令郡王、名札世、一作札西、

鎮國公、名吳特巴拉、

多羅貝勒、名札木、

巴林、

多羅郡王、名郭齊理、

固山貝子、名果爾占、

都兒本

圖思哈爾公、

阿巴哈、

奈曼、唐紀作乃蠻、

多羅達爾汗、名鄂齊理、

吴主亦作烏朱穆親、

色冷額爾得尼、

郝齊得、

喀爾喀、住孔歸化城北、

綽克扎布公、

按喀爾喀、本北方蒙古之通稱、猶西夷之稱厄魯特也、是時喀爾喀有五部、作賓王家久矣、今四十八部亦有喀爾喀者、因其五部之外、別有狠墩大清一部來歸、乃使之附屬於察喀爾、此數於四十八部也、

杜爾伯特、

塞冷達爾汗、

札穎特、
蒙腭達爾漢、
吳喇特、
土門達爾漢、
喀喇車里克、
噶戶麻台吉、
鄂爾多斯、
古木哈諛、
四子、
直爾札木、
蘇尼特、
騰吉思墨爾根台吉、

阿壩垓、

額齊格、

索倫、

達與畢、

尼魯得、

附客爾喀七部七汗

札沙克圖汗

車陳汗、

土謝圖汗、

七清汗、一作氣應

那木尼金汗、

賽應汗、

巴爾湖額勒得汗、

鄂爾得、蒙古、

附記

阿克敦阿哈思渾額爾克代青那顏、

達賴代青那顏 長子渣薩克額爾克阿海台吉、

西域土地人物畧、

嘉峪關、西八十里、為

大草灘、其地廣而多草、西四十里為

回回墓、以地有回回三大塚故名、迤北鍚和寺西五十里、為

紫城兒墓、西四十里

扇馬城、中有二水北流、西三十里為

三顆樹、西五十里為

赤金城、明所設苦峪衛處也、東有河城、中有二墩、迤北五十里為王子莊、西二十里、則為

古墩子、墩西有塔、西六十里至

阿丹城

西北有河、河北為剌即戊卜隆吉兒、西南三十里為哈剌兀速城、西北為大班城、哈喇兀速入班倘有河、哈剌兀速西南百里為瓜洲城、其大班西南五十里為卜隆吉兒、西南入中垣爾、會於西阿丹大班之西、卜隆吉兒之北、其南路為恒力、為提乾卜剌朵提觀卜剌、顕失也大則大溫、其北路為襖音嘴水、為桓力、為哈剌哈剌灰、又為哈剌灰西阿母城、西為覓兀兒禿、為牙兒卜剌陳、為荅失卜剌、迤北為王子莊樹、西北為哈剌灰、為召溫虎都、乾失虎都、為偏

有、為阿赤、為卜兒耶、為哈卜兒喝、為賽羅西阿冉、西二百里為

沙州城

明設沙州衛、古所謂流沙城、西為虎木哥城、為苔失虎都、為牙卜剌、為哈失剌卜西卜、為哥子尔、為阿赤、為引只克、為哈密頭墩、為剌木脫云、為乜兒思赤、為克兒革乜思、沙州西三百里、為

哈密城

城東有河、河上有橋、有水磨盛北西十里為述卜哈剌灰、南三十里為畏兀兒把力、西十里為

阿思打納城

西北十里有卜古兒、西五十里至

阿打納城

又西為

乜帖木歹又西五十里為

剌木城又西有

把兒海子叟山畨把兒山又西有

叟山兒

鉢和寺城城西十里至

哈剌帖乢剌木城至哈剌帖乢寺五十里自此而西有

察黑兒有

川中隻泉城又西一百里有

中中泉又西百里有

叟泉兒墩阿思打納西為

脫合城兒又西為

北昌又西為

魯珍城兒

城南有斜土、有蘆葦草墩、有懶真城、有平截土墩、有把思瀾山、北為羊黑城兒、西五十里為

哈剌火者 又西五十里 即漢之火州、今謂之哈剌火州是也

我答剌城 城西百里、為

土魯番 回回種、田產各色果品、阿木、西北有安喜母、西二百里為

俺石城兒 城南有俺鼻城兒、北有擺剌把、又西五十里、為

纔把赤 北有兜真城兒、又西二百里為

昆迷失 其南有白山兒、其山東至俺鼻城、行六日、其北有池、有呂部剌城、西二百里為

阿剌木 又西百里為

失力失滅 南有地林河、西百里為

哈剌哈失鉄城、其南扴卜城兒、扯力昌河、北有苦㟁巴城兒、黑松林河、又西百里為

滚巴泉、又西百里為

黑水泉、泉北有倸力失城丁城兒、氝兒河其南為扯力昌城泉西百里為

叟山兒城、又西百里為

獨樹城兒、城北有兀為河及撒力滚把河、西有一晝夜川西百里為

寨力察井、井北有大尖山又西二百里為

淤泥泉、泉南為克列手城兒、其城東至扯力昌城、行八程、泉西百里為

察兀的河、其河南北俱與山相接、揺子河西十里為

古克兀城城北有雅思雅阿城、南有湯池、又百里為昔兀城、又西百里為

西牙河城城北有叉山間、有阿思馬力城、西北有迤西灘城子、西有沙的即哈、西南有花蛇河、河南有赤剌店、西三百里為

阿黑馬力城城西南百里為土力普拉城、其城東至擺城四十里、西北百里為阿速城、西二百里為

阿亦城里城城北有包列河、南有阿丹城、西有泉、又西百里為

克力賓城城南有二同岡墓及黑五河、北有石店子、又西百里為

乾泉、又四百里為

大井、井南有三棻城、西二百里為

比長店子、城南有乾羊城兒、北有石城兒、又西二百里為

亞臺泉、其地土台上有二泉、南有撈水石子城、西二百里為

根河、南義力子城、北又有居城、西五十里為

石子泉、泉西把力城、南為店子井、北為袁泥城兒、其城東至石

城圻八程、泉西二百里為河西丁城、城南有頭城河兒、南

南有海子、北二百里為

亦的哈馬城、城西南為哈失哈力城、西五十里為。

失哈力城、其南有木兒阿郁剌城、其西有河、有民運南為乞力

灰為黑沙納內思為哈劉北為黑失哈城、又西為由力、又

哦撒 西三百里為

我撒揖、其西為討撒巴失、西北為賽蘭城、又西五百里為

土剌城、其城形圓四外層雇羅之中有王子一人住同同不據

頭、帝白羊毛帽、不禮回、吃飯羊肉馬乳、又西七百里為

牙思城、經頭同回出羚羊角鉚鳧皮、西四百里為

也失卜其南有已速兒有打下你俺的速、北有他失平城西三百里為

亦尔乞咱打班其南有大熱水泉黑水黑、亦有可速巴有黑石城有賽藺城、又西二百里為

亦乞咱打班、又西為

把力干城城南為哈剌界馬哈麻打納思乞亦咱撒剌思咱力、又西五百里為

俺的干城城北有馬兒思剌又西七百里為

我失城城南有頭澗有烏哈剌撒有大者阿力麻百即哲古力又西三百里至

馬都城其城引水七派灌于其中南有高山北有沙兒泉納馬都西南五十里炊的把丹、其西有咱力都有罕都有撒力

亦剌哥北三百里、為黑寫至其西北為虎帖城、西四百里為

阿瀕答、 又西二百里至

阿力炊打思 其南有几罍雨尊、有阿拜卸力姐氏、有西六也、有

水磨其西北三百里為阿瀕答西北為阿速嘅、又西為

亦口赤城 其四面俱水出沙擁其南有荅黑荅斧有的火者有

昆都思、有剌巴的東兒咱赤卜剌、有哈兒斤、有哈沙打、有

戶衛撒、有達兒哈、有聆思的、其北有鐵門關、有克力千城

有把黑里城、有失把力城、有俺的厎城、又西為

黑婁城 至寺戳旦黑豬黑荅蘭城兒四百里、出獅子、西馬、哈剌

苦木、金銀寶石、銾錫各色果品、青紅棉花、白紙、種田、其南

有巴巴沙忽、有赤戳黑豬黑荅蘭城兒、有剌巴的剌阿力

阿城、東北有馬力城、又西為

阿倫城 城東有失黑山河又西為

火者阿剌黑蘖城 南有失黑山西北有剌扒的城又西為

阿力伯 有纏頭回回其南有阿剌都伯有失黑有阿力店子西為

雜民城 城南有阿思民西五十里為

善哈城 有回回種田出果品蒲萄撒馬罕兒在城住其南剌巴子丈馬里麻撒力瓦思北有卜剌撒剌思有克力干城又西五十里為

撒兒罕城 有纏頭回回出獅子哈剌苦术大騾子寶石金鑌鐵魚牙把力帖骨皮蠶桑出瑣瑣葡萄各色果品木撒黑剌綿花銀鼠青鼠豹皮剪絨單其北有阿力城有望日樓又西五里為

央剌思城 有纏頭回回種田又西三百里為

高山、其南有山、北有馬土力、西北有

撒子城兒、城西北為

把黑打帖、又西為

把答山城、出青金石、其南為西河城、北為阿沙把力、又西一千
五百里、為

怯迷城、有王子外達使、有四族番漢、出金子金鋼鑽、其南有千
兒打兒、有阿把的納都、又西為

新旦城、有纏頭回回種田、出糯米各樣果品、其南有把答力山
城、有回回種田、有阿力伯城、有回回出金子寶物、又西百
里為

孛思旦城、有回回種田養蚕、出各樣果品、其南為阿力河伯城、
中有回回為倭的厌城、中有纏頭回回、出五穀、又為黑者

沙乎城、兒、孛思里、西五百里至

亦思他剌八城有纏頭回回種田出攝末養蠶其南為畛的干城、出鑌鐵、獅子、哈剌、又為巴巴沙蔥城、又為戶倫城、有回回種田、出葡萄、又為剌巴的甫兒答、及喇叭的迷城、兒剌巴的把尔斤亦思剌八、西六百里、為

失剌思城、有纏頭回回、出魚牙把力、有院有樂人、有各色菓品、有長流水、又西行五日、至

亦思城、有纏頭回回、出帖乩列思雪出瑣幅各色緞綾好手巾、花也子阿魏阿芙蓉、其南為阿巴的納都打剌木用城為夫卜城、剌巴的杜帖兒滾都兒城、剌巴的米納牙、其西北俱大川路、行十餘日、又西八百里為

𧶼力旦城有纏頭回回種田、出黑狐子、其南為苦蘭城、有回回、

種田、出稻米、其北為亦的城、又西為

阿即民城 四面環以屋廬、有小王子、出羊、水稜、各色菓品、阿木、又為距的列思城、有小王子、纏頭種田、出各樣花話、東至阿力旦城、行六日、其東面為頤力城兒、其東北為征北城兒、又西行兩個月、為

苦思旦城 有纏頭回回種田、出各色樹木、其東南為也尔的其、西有水磨、又西為

沙密城 有纏頭回回、出各色菓品、瑣瑣葡萄、哈剌骨馬、又西行一個月、至

巴黑旦城 其城引水七派、灌于其中、有回回二千家、出獅子、哈剌苦水、金線豹、三梭花布、手巾、其南為欠土城、北為陝西行城、又西為

也的納城、有癖頭回回、西一百不出產物種田、又西百里至

飯店兒、又西行六程、至

天方國、其城二重、有出家回回、在城住、餘皆近城禮拜、其南有
架子井、北有阿思納城、天方國西行十五程、為

迷的力城、有癖頭回回種田、又西至

牙瞞城、有黑髮回回、出馬瑙琥珀犀羊布、各色棉花、又西為

文谷魯城、俱漢兒人、蓬頭戴帽兒、種旱田、出珊瑚樹、眼鏡石、上
有七樣花草、城東有河、舟楫以渡、又西為

阿都民城、有回回種田、出花布手巾、各色菓品、又西為

也勒朶思城、其城四隅、環以屋廬、用圍有水、水有舟楫、俱漢兒
人、蓬頭戴帽兒、種稻田、出撒黑剌鎖鉄刀、各樣菓品

撒黑四塞、其城二重、俱漢兒人、蓬頭、戴帽兒、出烏木銀朱白紫

細木各樣藥材又西為

哈利迷城有纏頭回回多養羊馬種旱田有水磨出黃葡萄又

今亞里思又西為

阿的納城有舊迷城壘有回回種麻子出棉花又西為

菲即城其城一重有小王子與漢兒人剪鬃披髮戴帽兒種稻

田養蠶織金蟒龍撒黑剌剪絨纏出金子黑石珍珠又西為

安各魯城有纏頭回回種旱田出瑣幅各樣三梭璅子鐵羊毛

鐵鍋子出大瑣瓈葡萄城西距山山上有烟檢司又西為

阿台城有纏頭回回種田出白棉花見布山下出西大紅花城西

有[illegible]河有[illegible]水磨又西

樂羅撒城[illegible]種旱田出各樣藥品又西有

海[illegible]鹽[illegible]黑風[illegible]物俱備又西為

魯迷城其城二重有自立王子有纏頭回子及漢兒人有通事

種旱田不出物產東至孛羅撒城一千二百里

此書存目作四卷、不著撰人名氏、以此書首卷河州條註內有康熙十四年二十二年等事、定為康熙間人所作、荃孫按章實齋劉湘煃傳云、甯都梁懷葛著、秦邊紀略有書無圖、湘煃得圖以較其書圖合、疑即梁圖、而與方輿紀要頗有齟齬、湘煃合訂為秦邊紀略異同攷六卷、知此書為梁著、又按劉繼莊廣陽雜記云、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燕贊為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人相與甚深、因之徧歷河西地、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著為一書、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蓋即此書、初名西陲今略、（西域水道記引之、）後改曰秦邊紀略耳、又按存目別集類、有梁份懷葛堂文集十五卷、提要云、份字質人、南豐人、嘗學於甯都魏禧、實齋云甯都梁懷葛、亦誤也、此本五冊、與

廣陽雜記所云相同、前有印曰石匏二字、朱文、後有印曰張開福印四字、白文、石匏海鹽明經、嘗就諸城劉燕亭嘉海之聘、燕亭觀察延榆綏、石匏在其幕中、此蓋行篋中物、將以考西陲故跡也、惜劉君異同攷已久佚、無從校證耳、

廣陽雜記卷二

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諱燕贊爲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人相與甚深質人因之遍歷河西地河西番夷雜沓靖逆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遊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皆洞若觀火矣著為一書凡數十卷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前在都中余見其稿果有用之書也方輿之學自有專家近時若顧景范之方輿紀要亦為千古絕作然詳於古而略於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須歷練也此書雖止西陲一隅然今日之要務孰有更過於此者在都門無晝夜刻之暇不得縱觀一過為恨蓋其書規模雖定而未脫稿塗乙頗亂端緒須余為錄而不及

係乎以人也地也天也，會合莫如與宗夏言而恨之至
中之事奈之何，人還非星沙，鈞躬相逢而其如此荒厥剏來
一載，當年實入名廣之道，遠來嘗設計一字，倉者星沙者
古句雖難此見，讀者以繼日了此，顧則河西五郡即為
我齋中物矣。書凡五冊二千餘百條，計五百餘條思
勘節其緊文，擬重綱要，並不敢大肆，亦求千四百餘條
乃縮為鈔略，以草之成形，一條可擬其四五條之意
為錄條目，遂書在下草與口，競先後，秋甚意以續之
經始於辛亥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接長沙瑩錄義以傳
此錄畢矣，書為一冊，乃西域諸國及冒萬里方略諸策
人來定稿如此，則係之異日繼為錄，為六不如等為家然
已成全璧，亦未可知之。將博天下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

可因循遷延自若苦無以為自強之事不發奮努力則此事終後
當函籌遷延南北衛大局已定繼而邊陲內地之屬緒
兩道籌議異省書之交無處不可任兼此即全局經
六年書中所謂鄰廣治如今已觀證之矣
又吳三桂先年在湖南之時宜下策為謹守清浦之地紫眾全
將屯倉田園之值較江浙幾四分之一矣人盡能之以湖南
每年人謀為請其國糧米賤不顧其利息未果議論
遲此者甚矣
又吳三桂擾湖南兵駐松滋久乙丙之間和碩安親王經
大兵自江西袁州至醴陵湖南兵至長沙之東三桂聞拜將軍
為戰將不敢拒敵兩年之二月自松滋退守長沙距我軍
人自江西為撐拆省求援三桂之兵先敗安王而後援袁安

訂於三月初一日合圍，留奕人曰：汝在壘上觀吾軍容，歸
以語吳方伯。詰旦，家僕出官山，立長沙東南，與瀏陽相值者記
王軍長沙東，三桂軍長沙西，望瀏陽門。請奕人以三桂命立
城上者記：王發兵十九路，三桂亦發十九路以應之。楊軍王鐵
先陷陣，獲全勝而返。偽將軍吳應麒出派兵于中要，斬夏國
相，力戰殺之，馬寶軍大獲。三桂見應麒備後，值大雨，奕人猶不得
聞知之事，奕未詳應麒死。
又叩二奕人云：今年于所祀鄂于張譚于龍江西南昌重城
之問人。
又叩二奕人：童江西遷居者，有度藩上人，筆火自樵。
又叩二奕人：少時輔後大方師，請病甚，好善主叢山碩野
中自遁。大方侍行數載，私念我儕出處，乃與之同行，後取

黃宗夏據賓
謁雜記石曰附
判謁此之帝王
也據國朝詩的
知為錢人

別道而至行亂石草莽中尋跡細讀甚可畏適憐白商過同大
方至不可此今猶東向思叢座看人出曰汝死矣來此何
以為吾曰平生所疑惟清初耳其人屢持索出曰作牛
者遂失聲大叫 旋至而覺此夢亦奇先生當深思之
楊賓晞髮堂集卷一 往在京師與梁質人黃宗夏論子約語十
三陵不果而質人宗夏則於某年月日往步往謁謁歸質人畫
十三陵圖為之說而宗夏帝陵前跪以啟夫國家全盛之日松
楸無恙誰復有過其地者邇以跪記其於吉之意邇近一自陵谷變
遷雖無楊璉真伽之禍而榱題繼火石馬嘶風麥秀黍離不
堪回首一二遺老孑往步出山記其處樸桎長篇出以垂不朽
不亦唐玉潛林景曦之流亞耶今質人既為圖說而宗夏又復
記跪補其缺漏君子紀載於是乎大備已

湘潭張璨豈石石漁詩鈔有七日送梁大質人往肅州詩云七載分攜楚水濱白頭吟苦見交親重逢人日題詩地猶是天涯遠客身老去筋骸還作健生來心事不憂貧行行肩聳書還著每把高文輒有神一卷光芒懷葛堂讀餘搔首望蒼蒼此生有願事千古明日思君天一方金椀荒丘悲蔓草鐵函良史凜秋霜岐陽此去應回首記聽歌聲是楚狂自注質人著有懷葛堂諸書